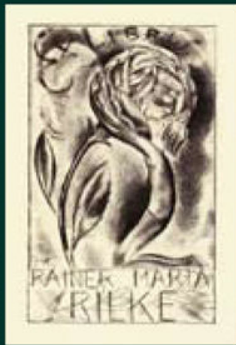


Rainer Maria
Rilke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布里格手记

［奥］里尔克 著 陈 早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里格手记：里尔克唯一一部小说/（奥）里尔克著；陈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75-3759-0

I. ①布… II. ①里…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0729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布里格手记

里尔克唯一一部小说

著者（奥）里尔克

译者 陈早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姚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出版人 王焰

说明

一、手记中以*标记的脚注均为里尔克原文，属于小说正文。其他均为解释性的注释，为方便读者对照阅读，中文版将注释均移为页下注。注释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原文为法语、拉丁语及其他非德语的字句，均有注明。

2.里尔克的许多信件对理解小说帮助极大。在给妻子克拉拉、友人莎乐美等的信件中，许多段落与手记片段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另一些则提供了个别手记的创作背景。在与《手记》其他语种的译者通信时，里尔克也多次亲自解释过手记中晦涩难解之处。某些有相似性或有助于理解小说的信件段落，也被摘录、选译，列入注释。

3.《手记》中涉及的中心问题和许多具体的母题，与里尔克后期作品如《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杜伊诺哀歌》遥相呼应，具有显著的互文性关联。这些诗歌片段也被列入注释，以资参考。

4.对于个别象征意味明显的段落（如第38节手记）和关键词（如不及物的爱），注释中会简单列举有代表性的研究。这些解读方式既非面面俱到，亦绝非终极答案，仅仅提供理解小说的某种可能的方向。

二、注释中所引用的原文及译文来源，仅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明书籍出版信息。

三、手记原文

只是在两节手记之间留出一行空白，

并未利用数字标号分节。为查阅及研究方便，中文版按国际惯例以阿

拉伯数字为手记编号。

四、除定稿出版的手记全文外，此译本还附加了里尔克原始手稿中的另外两种开头和结尾，均附于书末。

参考书目

Rainer Maria Rilke：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herausgegeben und kommentiert von Manfred Engel， Stuttgart， 1997

Rilke Maria Rilke：Samtliche Werke. Hrsg. vom Rilke Archiv in Verb. mit Ruth Sieber-Rilke， Frankfurt am Main， 1955—1966

Engelhardt， Hartmut（Hrsg.）：*Materialien zu Rainer Maria Rilke ,,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Frankfurt am Main， 1974

Stahl， August：*Rilke-Kommentar zu den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zur erzahlerischen Prosa， zu den essayistischen Schriften und zum dramatischen Werk.* München， 1979

Naumann， Helmut：*Malte-Studien.Untersuchungen zu Aufbau und Aussagegehalt der□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von Rainer Maria Rilke， Rheinfelden， 1983

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著，魏育青译：《里尔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里尔克著，绿原、张黎、钱春绮等译：《里尔克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李永平编选：《里尔克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

里尔克著，冯至绿原等译：《里尔克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里尔克著，曹元勇译：《马尔特手记》，译文出版社，2011年

里尔克著，麦湛雄译：《马尔特手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

里尔克著，方瑜译：《马尔泰手记》，志文出版社，中华民国67年

波德莱尔著，亚丁译：《巴黎的忧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波德莱尔著，钱春绮译：《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序言

1902年8月，计划撰写罗丹专题论文的里尔克离开妻女，只身前往巴黎。陌生而新鲜的大城市让不满27岁的年轻诗人颇受撼动；与罗丹的朝夕相处，及后来接触到的波德莱尔和塞尚，更促使里尔克重新反思生活和艺术。这一次的巴黎之行，开启了里尔克中期创作生涯的高峰（1902—1910年），他一改早期浪漫抒情的诗歌风格，开始有意识地排除主观情愫，学习尽可能客观地观看和言说。随着观念的改变，里尔克的个人风格日渐成熟，特色鲜明的咏物诗便是这些思考的实践产物。在同时期诞生的《布里格手记》中，更处处可见里尔克对生命和艺术的思考痕迹。

作为里尔克平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布里格手记》的创作始于1904年2月8日，完稿于1910年1月。漫长的时间跨度一则说明里尔克下笔之谨慎，二则暗藏着读者可能遭遇到的阅读危机。小说的主人公马尔特·劳瑞茨·布里格是28岁的丹麦破落贵族。这个家道衰败、茕茕零落的年轻诗人把他的巴黎生活、童年往事和阅读体验零散地记录在手稿之中；没有情节贯穿始终的《布里格手记》，正是由这71节看似各自独立的片段式随想拼缀而成。在给波兰译者胡莱维奇（Hulewicz）的回信中，里尔克曾亲自解释过小说的结构：手记片段如同马赛克，彼此错落互补，以此成就整体。

在语言使用方面，里尔克选词严谨，专而不僵，很多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本身就蕴含着多重解读的可能，它们的意义在行文过程中不断延宕拓展，更有许多意象与里尔克的其他作品遥相呼应，形成不断循环的互文结构。节奏上里尔克语言顿挫，句子相对精悍，很少拖泥带水，错愕惶恐抑或缱绻柔情，均呈现出克制的清醒。叙事诡谲，描写凝练，衔接突兀，出人意料的副词和定语，使文字质感生涩，读者则不得不因为能指符号的阻力放弃日常语言的惯性，进入另一种因无助而缓慢的阅读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里尔克写作的重要目的，就是去帮助能指符号凸显自身，由此得以表现的语言质感正是诗性之所在，

而诗恰恰是在翻译中丢失的部分。单就这一点而言，翻译本身就是陷阱，妄图对等地转化语言本身的质感，而不仅仅是它传达的信息，无论如何都是西西弗斯的宿命。

线性叙事的阙如和打破常规的诗性语言，使这部200余页的小书被誉为“第一部真正现代的德语小说”（der erste genuine moderne Roman in deutscher Sprache）[1]。然而，行文结构的陌生，因果理性的瓦解，打破空间透视和逻辑时间的个体感受，非工具性的凝视，灵光突现的直觉，却使小说中的世界时空参差、支离难解。在布里格笔下，鬼魂颠倒了生死，君王上演着命运，圣者在生活中融化，女人言说出天地不仁的大爱。这样的书写，是体味虚空的游戏，是解剖恐惧的武器，是咀嚼生死的安全之地。可是，被冠以书写者之名的布里格本人，却始终幻影般面目模糊。他没有明确的个性，没有现世的人际交往，没有物质生活的目标或动机，他永远是疏离的局外人，以观察和回忆求活，以阅读和写作为生。这个形象稀薄的人物甚至在小说结尾不着痕迹地隐匿而去，无人知晓他最后的脚步是留在普罗旺斯的牧场还是阿利斯康的坟冢，布里格的命运似乎如福柯所言：“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不论是对自身界限的追问，还是唤醒时间的历史叙事，隐约穿行在字里行间的布里格，一恍惚，就成了摆脱掉人间羁绊的里尔克。不可见、不可解、不可证的存在转化为语言，指向过去，同样指向未来，无法概括，也永远不会凝固。

面对这样一部颠覆现实主义叙事的作品，本体论理想中终极而正确的解读并不存在。读者的积极介入，必然糅杂着不同的个体感知和审美经验，在此意义上，种种理解，皆为误解。每一次专注而偏差的阅读都是对文本可能性的补充，都是在宣告文本此时此刻的重生。小说付梓百余年来，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等各类解读层出不穷，阐释的多重性，并不意味解读无能，反而证实了文本的丰富。倘若一定要为《布里格手记》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读原则，那么诡辩式的结论也许是，里尔克在用小说本身的不确定性告诉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千人一面的客观。这悖谬的真理根植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局限性：全知全能的上帝和极乐永生的彼世是自欺欺人的幻象，受制于空间的刚性和时间的不可逆，个体的人永远无法逃离偶然，其所见所思无非是随机的碎片。里尔克自省的起点恰恰是人的局限性本身。换言之，对世界碎片化的反映和反思，贯串起71节没有开场也没有结局的手记。

理性化的“祛魅”（die Entzauberung，马克斯·韦伯语）使神圣或神秘的古老世界体系坍塌，在崩溃的秩序中个体丧失了方向感和既定的生存意义。面对终极目的的沦丧，一方面是被引爆的现代性恐慌，处于

世纪转折点的众生悲观、恐惧，甚至浸透着萨特式的恶心。在小说中，初到巴黎的布里格经历了同样的惶惑：人的异化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中被对比得更加触目惊心，带着面具的人们疲于奔命，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越挣扎越疲惫，甚至彻底麻木。不知生，更不知死。病人和死者被剥夺了人性关怀，仿佛是工厂里批量生产的产品，受制于医院的安排，机械诊断、统一处理。萧索的另一端，却有振臂高呼价值重估、预言超人时代的尼采。身处现代艺术巅峰时期的里尔克也深受尼采影响。小说中，经过初期混乱后的布里格，愈来愈明确地表达出肯定当下的乐生态度。在后半部手记中，对不可预知、无法控制之事的恐惧已渐渐退出视野，文字渐趋平和。布里格不再纠缠于二元对立的胜负之争，善恶美丑无非是观念的标签，隆隆运行的宇宙从不关心春生秋杀，夏日繁花和冬日残雪同样惊人也同样平凡。

有死才有生，有静寂才有声音，生活不做分别，因此沉重而简单。从这种意义上讲，布里格体察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消除对立的泛化的审美。在他眼中，物的价值不再依附于人的分类和判断，存在即是其意义。虚构或粉饰不会让世界完满，乌托邦的大同幻梦只是一味逃避。凭借尽可能抛却偏见的冷静，拒绝抒情的布里格不仅看到窘迫和辛酸，更毫不留情地陈列出污秽和愚钝。他不相信童年的无辜，却测量着疯狂的国王藏在心底的温度。他看到的威尼斯不是恍惚欲睡的温柔之地，却是暖风笙歌背后的赤贫和挣扎。他不相信上帝廉价的救赎，却把同情给了铸成大错的教皇。他讽刺宣泄悲喜的诗和情节曲折的叙事，却让面具、镜子和废墟残酷而辉煌。滋味入骨的生命，不曲解，不隐瞒，不排斥，不执着；它认同自身局限，清楚生老病死的不可避免，让秘密以秘密存在，让注定消逝者优雅离开；它心怀敬畏，因此更能关注当下、投入此在。布里格笔端理想化的圣人和女人，其共性正在于包容婆娑世界的大爱。这种爱与情欲无关，它通达天地，不垢不净，正因为不牵绊于任何有形的对象而无际无界。所谓澄明之境，其心态上的前提正在于：“对物的从容”（die 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2] 和“对秘密的敞开”（die Offenheit für das Geheimnis）[3] 。

值得注意的是，里尔克的原始手稿中还存在其他两种版本的开头和结尾。其中一版开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出现，模糊地框定了此书的缘起：手记也许是布里格对自己生命的回忆，也许是他对不同生命的观察和体悟，更可能是作者对布里格回忆的回忆，而回忆者本人也分辨不清，哪些属于布里格，哪些属于他自己。被放弃的另一版手稿中，布里格在秋天的晚上拜访了一位匿名的朋友，他在明灭不定的炉火旁，自言自语般讲述着乌尔内克罗斯特的往事，仿佛身在远方，这段怪诞的叙事在最后定稿出版的小说里成为了第15节手记。相

比之下，里尔克最后选定的开头更为直接，甚至让人费解："那么，就是说，人们来这儿是为了活，我倒是认为，会在这儿死。"沉重的反差惊心动魄，毫无准备的读者立刻被卷入陈述者内部的张力空间，追随他向外的目光观察着城市的荒芜；然而陈述者的社会身份却被省略或刻意回避，直到第14节手记，我们对这个所谓的主人公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不论有无背景铺垫，三种迥然不同的开头却都虚实难辨，允许客观还原的现实感大概从不是里尔克的目的所在。

里尔克的草稿中，紧接在第71节手记之后的，是两则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述。晚年的托尔斯泰为了得到命运的安全感而信奉上帝，并因此放弃了他的天才，不再发自本真地创作。在里尔克看来，歪曲现世以换取彼世的救赎，是更可怕的亵渎。对死亡及无常的恐惧不会因为盲信而缓解；极力否定自我、克制生命的流动却是不可逆转的灾难。原稿的第二种结尾中，与托尔斯泰的退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无名的农奴画家，里尔克在他的画作中看到了豁达而勇敢的存在，画家的创作摆脱了教条束缚，以天真而自尊的态度，踏踏实实地尝试一切幸运和一切艰辛。真正的奇迹开放之时，从不矫饰，也从不委屈。定稿后的小说删除了对托尔斯泰的批判，另以虚笔收场，全书最后一段手记是对圣经中浪子回头这则寓言的改写。返乡之人不再执着于一己之身的个性，他无心求取宽恕，更不妄图获得理解，反而甘愿回归最庸常的世俗，以无名的孤独，接受生命的本来面目。有限的人，在天地中与万物齐生。也许，比起推卸责任的盲从或一味苛责的理性，不怨怒的超然是更清亮的彻悟。

从正午巴黎街头的熙熙攘攘到黄昏丹麦乡下悠长的晚钟，从乞丐到国王，从易卜生到波德莱尔，从塞尚到贝多芬，当亡灵淡漠地穿过厅堂，萨福炽灼的爱却随着古希腊的暖风扑面而来。成规、旧俗、僵化的历史、固执的偏见，那么多挣扎，那么多死气。可是，五层高的楼阁上，有人在看，在想，在写，在抵抗，用他敞开的、活泼的知觉，用他沉淀得愈发清晰的回忆，用当下的肉身，用沉潜的存在。布里格？还是里尔克？谁分得清？也许，真相逃遁永恒，解蔽只在当下。

---

[1] Manfred Engel（Hrsg.）：Rilke-Handbuch，Leben-Werk-Wirkung，Stuttgart &Weimar，2013，S.318.

[2] Martin Heidegger：Gelassenheit，Neske，1959，S. 25.

[3] Martin Heidegger： Gelassenheit， Neske， 1959， S. 26.

- 布里格手记

布里格手记

1

9月11日，图里埃大街[1] ［7］那么，就是说，人们来这儿[2] 是为了活[3] ，我倒是认为，会在这儿死[4] 。我出去过。我看见了：一些医院[5] 。我看见一个人，摇晃着，倒下。人们围聚到他身旁，省了我看到其他。我看见一个怀孕的女人。她艰难地挪步，沿着温吞吞的高墙，时不时摸一下，好像为了让自己确信，它还在那。是的，它还在。后面呢？我在地图上找着：产科医院[6] 。好。有人将为她接生——有人会的。再往前，圣雅克大街[7] ，有圆顶的高大建筑。地图上说是瓦德卡斯军医院[8] 。其实我不需要知道，但也无妨。小巷开始从四面八方散发气味。能分辨出来的有，碘仿，炸薯条的油[9] ，恐惧。所有城市在夏天都有味。接着我看到一幢奇怪的白内障似的房子，地图上找不到它，门上却还能依稀读出：夜容所[10] 。入口旁是价格。我读了一下。不贵。

还有呢？一个孩子在一辆停下的童车里：肥胖，发青，额头上有明显的疹子。显然已经退掉，不痛了。孩子睡着，张开嘴巴，呼吸着碘仿、炸薯条、恐惧。现在就是这样。关键的是活着。这是关键的。

2

开着窗睡觉，我做不到。电轨咆哮着穿过我的小屋。汽车从我身上开过。一扇门关上了。［8］某处有块玻璃当啷摔下，我听见大碎片大笑，小碎屑嗤笑。突然，另一边，沉闷内敛的噪声，在房子里。有人上了楼。走着，不停地走。在那里，久久地在那里，走过去。又是街上。一个女孩尖叫：闭嘴，我不愿意了[11] 。电车亢奋地驶来，开过去，开过一切。有人在叫喊。人们跑着，追着。一只狗叫起来。多放松啊：一只狗。快到早上，甚至有公鸡打鸣，这是无边的宽慰。我一下子睡着了。

3

那是噪声。但这里有更可怕的东西：静寂。我相信，大火中有时会出现这样极度紧张的时刻，水柱落下，消防员不再上上下下，没有人动。黑色的墙角悄然从上方移出，一堵高墙斜下来，后面火光冲天，无声无息。所有人都站住，耸着肩，锁着眉头，等待那可怕的一击。这就是此处的静寂[12] 。

4

我学着看 [13] 。不知为何，一切都更深地进入了我，并不在它们素来终止的地方停留。我有一个内在，我对它一无所知。现在一切都去了那。我不知道在那会发生什么。

我今天写了封信，此时才注意到，我在这刚过了三个星期。别处的三个星期，比如说在乡下，可能就像一天，这里却是几年。我也不会再写信。我为什么要告诉某个人［9］我变了？如果我变了，就不再是曾经的我，如果我不同于迄今的那个，就显然再也没有熟人。给不认识我的陌生人，我不可能写信。

5

我说过吗？我学着看。是的，我开始了。还很糟。但我会抓紧时间。

例如，我从未意识到有多少张脸。有许多人，但脸更多，因为每个人都有好几张脸。有些人常年戴着一张脸，它当然会被用坏、变脏，在皱纹处断裂，像旅途上戴的手套那样松下来。这是节省、简单的人；他们不换脸，甚至不清洗。这就够了，他们说，谁又能举出反例呢？现在自然要问，如果他们有好几张脸，其他那些怎么用呢？放起来。他们的孩子会戴。也有可能是他们的狗戴上出门。为什么不呢？脸就是脸。

另一些人，一张接一张地戴上脸，快得毛骨悚然，又把它们弄坏。最初他们以为用之不竭，但还不到40岁就已经是最后一张了。这当然是他们的悲剧。他们还不习惯爱惜脸，最后一张在8天之内就磨破，有了洞，许多地方薄得像纸，渐渐地露出衬底来，那不是脸，他们就这样走来走去。

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她弓着腰，前倾在手上。这是田园圣母院大街 [14] 的街角。［10］我一看见她，就放轻了脚步。穷人们沉思的时候不应该打扰。也许他们真的会想到什么。

街上太空了，空旷百无聊赖，抽走我脚下的步伐，四处敲打，这一下，那一下，好像是只木鞋。女人吃了一惊，弹起上身，太快，太猛，以至于那张脸留在了掌中。我能看到它躺在手里，它凹陷的形状。费了难以描述的挣扎我才停在那双手上，而不去看从中撕下来的东西。从里面看一张脸，我不寒而栗，但更让我无比恐惧的是一个赤裸、受伤、没有脸的脑袋。

6

我怕。一旦有了恐惧，就得做点什么对抗它。在这里生病会非常糟糕，如果有人想到把我弄进主宫医院 [15] 里去，我就一定会在那死掉。这是家舒适的旅馆 [16] ，门庭若市。许多车必须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穿过空地驶入它，不冒着被其中一辆撞到的危险就无法观察巴黎大教堂的正面。那是些不停鸣叫的小型公车，如果一个将死的小人物头脑一热，偏要直冲入上帝的旅馆里，那么连萨冈公爵 [17] 也得让人停下马车。将死之人是固执的。当殉难者大街 [18] 的旧货商勒格朗夫人 [19] 向城中的某个广场驶来，整个巴黎都水泄不通。要说的是，那些该死的小车都有着无比挑逗的毛玻璃，［11］人们能想象出玻璃后面最精彩的垂死挣扎；一个女门房 [20] 的幻想足矣。如果有更多的想象力，能想到别的方向上去，猜测简直就无边无际。我也见过空着的出租车开过来，车篷掀开的计时车，按普通价格载客：一个小时的死两法郎 [21] 。

7

这家优秀的医院很老了。克洛维国王时期 [22] 就有人死在这里的几张床上。现在可以在559张床上死去。自然像是在工厂里一样。在这大批量的生产中个人不会善终，然而这无关紧要。人人如此。今天谁还会精心准备一场死亡呢？没有人。就连那些本可以仔仔细细死去的有钱人，也开始漫不经心、得过且过；有场自己的死亡，这愿望日益罕见。无需多久，它就会像希求有自己生活的愿望那样渺茫。上帝啊，这就是一切。来了，找到生活，现成的，穿上它就是。要走掉或不得不走：就在此时，无需挣扎：那就是您的死亡，先生 [23] 。它来了，就死掉；人生病，死于属于疾病的死亡。（自从认识了所有的疾病，人们就知道，形形色色的终结是属于疾病的，而不属于人；如此说来，病人什么也做不了。）

在疗养院，对医生和护士心怀感激，死于一种被医院安排好的死亡，死亦瞑目。若死于家中，自然要选择体面人家周全的死，似乎一流的殡葬已经开始，还有一整套异彩纷呈的习俗。那时穷人们站在房前，一饱眼福。穷人的死自然寡淡，不费周章。但凡差不多，就心满意足。也可以不大像样子：死人总会胀大一点。只有胸前的扣子系不上或勒得太紧，才是麻烦。

8

想到如今已空无一人的家，我就知道过去是不一样的。过去，人们知道（或者料想到）死亡在自己的身体里，就像果子里有核。孩子有一

个小小的死，成人有一个长大的死。女人的死在腹内，男人的死在胸中。人拥有死亡，它给人以特殊的尊严和静默的骄傲。

看得出，我的祖父，老宫廷总管布里格，还怀揣着他的死亡。那是怎样的一场死亡啊：两个月之久，响亮得能在田庄之外听到。

对于这场死亡，狭长的老宅太小了，似乎有必要扩建厢房，因为老总管的身体越来越庞大，他不停地要求人们把他从一个屋子抬到另一个，倘若白昼未尽，却再也没有他未躺过的房间，他就勃然大怒。接下来，仆人、侍女和那群总是围在他身边的狗就会上楼，由管家带头，走进他已故的母亲辞世时的屋子。房间保持着23年前她离开时的模样，[13] 平日里谁也不准进去。现在这群暴徒破门而入。窗帘被拉开，夏日午后粗鲁的光搜查着所有战战兢兢、惶恐不安的物体，在掀开的镜子里笨拙地折返回旋。人亦如此。女仆好奇得不知把手放在哪，年轻的侍者呆呆地盯着所有东西，年长的仆人四处走动，搜肠刮肚地回忆关于这间此时他们有幸入内的屋子可叙说的一切。

特别是狗，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气味，呆在这里似乎让它们无比躁动。又高又瘦的俄国灵缇犬忙着在靠椅后跑来跑去，迈着长长的舞步，摇摇晃晃地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它像纹章上的狗 [24] 一样站起身来，细长的爪子撑在白金色的窗台板上，把急切的尖脸和后仰的额头探向院子，东张西望。手套黄色的小猎獾带着一切都似乎理所应当的神情，镇定自若地坐在窗边宽大的丝质弹簧沙发里。一只刺毛的大猎犬看上去闷闷不乐，在一张金足的桌边蹭着脊背，彩绘桌面上的塞夫勒瓷器 [25] 于是瑟瑟发抖。

是的，对于这些失神落魄、睡意正浓的物品而言，这是段可怕的时光。发生过这种事情，某人冒失的手笨拙地翻开几本书，书中飘落出的玫瑰花瓣被踩烂踏碎；孱弱的小物件被抓起来，打坏之后又立刻被放回去，[14] 有些拧坏的东西被藏在窗帘下，或是扔到壁炉栅栏的金网后。不时有东西掉下来，闷闷地落在地毯上，或清脆地砸在木地板上，或这儿或那儿，它们摔坏了，溅起刺耳的碎片，或几乎无声无息地裂开，因为这些东西娇生惯养，经不起任何摔打。

若是有人想起来问问，这一切原因何在，这间被小心保护的屋子何至灭顶之灾，——那么只有一个答案：死亡。

大总管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布里格在乌尔斯戈尔德 [26] 的死。死亡溢出他黯蓝色的制服，躺在地面正中，纹丝不动。在他那张陌生的、再也没有人认识的大脸上，双目紧闭：他看不到发生了什么。最初人们试着把他放到床上，但他反对这样做，从疾病长出来的第一个晚上开

始，他就憎恶床铺。楼上的床也的确太小了，无可奈何只好把他放在地毯上；他也不想下楼去。

他躺在那，有人会以为他死了。暮色缓缓降临，狗一只只从门缝溜走，只有那只面色阴郁的硬毛狗坐在主人身旁，把一只毛茸茸的扁平前爪搭在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灰色的大手上。现在连仆人们也大多站在了比屋内更明亮的白色走廊里，还留在屋里的人时不时偷看一眼当中那一堆昏暗的庞然大物，［15］但愿那只不过是一件罩在腐败物上的大外套。

但还是有点什么。那是一种声音，七个星期之前还没有人听过：它不是宫廷总管的声音，这声音不属于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它属于他的死亡。

如今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的死亡已在乌尔斯戈尔德生活了许多天，它对所有人讲话、向他们提出要求。它要人们忍受它，它要那间蓝色的屋子，要那间小客厅，要那个大礼堂。它要狗，要人们笑、说话、游戏、安静，它同时要求这一切。它要见朋友、女人和死者，它要它自己也死掉。它要。它要求，它尖叫。

入夜，不守夜的仆人们精疲力竭，他们想入睡的时候，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的死亡开始尖叫。尖叫着，叹息着，它咆哮得如此绵长、持久，连最初和它一起叫嚷的狗都沉寂下来，再不敢躺下，它们用细长、颤抖的腿站起，惊恐不安。当听到死亡咆哮着穿过丹麦辽阔的银色夏夜，他们就起床穿上衣服，像在暴风雨天那样，一言不发地围坐在灯旁，静静地等它过去。即将临盆的女人们被送到最遥远的房间、躺在最厚实的床铺里：但是她们听到了，好像在自己的腹中听到，她们恳求起床，苍白着走过长长的路，带着汗湿的脸去与其他人坐在一起。在这个时节产崽的母牛无助而沉默，［16］人们从一头牛的肚子里扯出已长出所有内脏的死胎，因为它根本不愿降生。所有人都搞砸了白日的工作，他们忘了添干草，因为他们在白日里恐惧着夜晚，他们因太久的不眠和猛然惊醒虚弱不堪、什么都记不起。礼拜日走进安宁的白色教堂时，他们祈祷乌尔斯戈尔德别再有什么老爷：这位老爷太吓人。牧师从布道台上讲出来人们说过、祈祷过的一切，因为牧师也再无宁夜、再不理解上帝。钟说，来了个可怕的竞争者，它整夜隆隆作响，即便用尽金属的气力去发声，仍不是它的对手。是的，一切都在言说它。一个年轻人梦见他走进宫殿，用粪叉杀死了仁慈的老爷。人们兴奋起来，最后他们过度冲动，甚至全都去听他讲他的梦，却未曾意识到他们是在判断他是否能胜任此事。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就这样感受着、谈论着，而几个星期之前他们还在爱着、同情着宫廷总管。然而，即便是这样言说，也不能改变什么。居住在乌尔斯戈尔德

的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的死亡是赶不走的。它要来这待上十个星期，于是它也留了这么久。这段时间里，它比往日的克里斯多夫·迪特莱夫·布里格更像主人，它仿佛是一位国王，后来，永远，人们称它为恐怖。

这不是某个水肿病人的死，这是邪恶的、王侯的死，宫廷总管［17］怀揣着它一辈子，并用自己养大了它。在他平静的时日里无处施展的一切多余的骄傲、意愿和权力[27]，都汇聚入他的死，这场死亡定居在乌尔斯戈尔德，横行恣肆。

如果有人要求宫廷总管布里格以另一种方式死去，他会怎样看待此人？他死于他沉重的死亡。

9

想到我见过或听说过的其他人：人人如此。他们都有自己的死。男人把死装在甲胄中，如同被囚禁的犯人；那些很老的、变小了的女人，躺在舞台般巨大的床上，在家人、所有仆人和狗面前，谨慎而雍容地离开。孩子们，就连极小的孩子，也不是随意的儿戏之死，他们全神贯注，死于他们所是的，死于他们将要成为的。

当女人怀孕了，伫立着，纤细的手不经意地放在隆起的腹部上，那里面有两个胎儿：一个孩子和一个死亡，是什么让她有了一种悲哀的美？她空旷的面庞上现出那浓稠的、几乎富有营养的微笑，这难道不是因为，她有时候感到，婴儿和死亡在一同长大？

10

我做了点事情对抗恐惧。我整夜地坐着、写着。现在我累了，就好像在乌尔斯戈尔德的旷野上走过了长长的路。难以想象，一切都已不再，狭长的老宅里住着陌生人。也许，楼上山墙中的白屋子里，［18］女仆们正睡着，睡着她们沉重而潮湿的睡眠，从晚上到清晨。

我则一无所有，在这世上游荡[28]，一只箱子，一个书匣，根本没什么好奇心。这究竟是怎样的生活：没有家，没有祖传之物，没有狗。至少应该有回忆吧。但谁有回忆呢？即使有过童年，它也好像被埋掉了。也许，得到老了，才会靠近这一切。我想，老了，于我是好的。

11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秋日清晨。我穿过杜伊勒里宫[29]。向东而立的一切都在太阳前炫目地闪烁。被照亮的物体上挂着浅灰色帘幕般的雾。

雕塑在尚未揭开秘密的花园里晒着太阳，它们是幽冥中的灰黯。一朵朵花，在长畦中挺起身子，用受惊的声音说出：红。一个极其瘦高的男人转过街角，从香榭丽舍大街 [30] 走来；他拿着拐杖，但没有拄在腋下——而是轻轻地举在身前。时不时地，他把拐杖坚定而响亮地竖起来，仿佛那是传谕者的权杖。他忍俊不禁，微笑着走过一切，走向太阳和树。他的脚步胆怯得像个孩子，却异乎寻常地轻盈，满是对过去行走的回忆。

12 [31]

那么小的月亮，却是怎样的无所不能 [32] 。那些时日，它周遭万物疏浅，在澄明的空气里几乎不着痕迹，却又清清楚楚。近在咫尺的，竟有了遥远的况味，它们被拿走，只是呈现着，［ 19 ］却触不能及。远处的：河，桥，长街，奢靡的广场，它们占据着远方，却把距离挡在身后，如同被画在绸上。说不出那会是什么，新桥 [33] 上浅绿色的车，某种留不住的红，或只是银灰色楼群外墙上的一张广告。一切都简化到几个扎实、明亮的平面 [34] 上，恍若马奈 [35] 画里的脸。没有什么是卑微的、多余的。塞纳河沿岸的旧书商 [36] 打开了他们的箱子，书籍的黄色或新或旧，卷宗的紫褐，纸夹的浓绿，一切都恰到好处，在成就，在参与，构成一种无一可缺的完满。

13

下面是这样的构图：被女人推着的小车；前面顺车身放置着手摇风琴，后面横架着摇篮，一个极小的孩子稳稳地站在里面，戴着帽子，心满意足，不想坐下。女人时不时拉开琴箱。小小的孩子就立刻跺着脚又从他的摇篮里立起来。穿着绿色礼拜服的小姑娘跳着舞，朝楼上的窗敲起手鼓。

14

我想，我得开始做点什么了 [37] 。现在，我学着看。我28岁，几乎一事无成。再说一次：我写过一篇关于卡巴乔 [38] 的糟糕论文，一部叫做《婚姻》的戏，想用双关法表现某种虚伪的东西，还有诗。可太早动笔，写不出什么诗来。［ 20 ］得等，一辈子都要去搜集意义和甜蜜，也许那会是漫长的一生，然后，在尽头，或许能写出十行好诗。诗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不是感觉 [39] （很早的时候感觉就够多了）——而是经验。为写一句诗，得见过许多城市，许多人和物，要认识动物，要感受鸟儿如何飞翔，要知道小小的花朵以怎样的姿态在清晨开放。要能想起无名之地的路，想起未料到的相遇和眼见其缓缓而至的离别——要想起尚混沌的童年，想起受伤害的父母，他们想让

你快乐，你却不理解他们（那是另一个人的快乐）[40] ，想起孩子的病，它莫名地出现，有过那么多次深重而艰难的转变，想起那些静寂、压抑的小屋里的日子和海边的清晨，尤其是那片海[41] 。要想起海，想起低啸而过、随繁星飞走的旅夜——想起这一切，却还不够。还得有回忆，回忆那许多个无与伦比的爱夜，回忆分娩的呼喊和睡着的产妇，她蜷缩着，轻柔而苍白。还要在将死之地待过，得在那间开着窗的屋子里、在断断续续的喧嚷中，坐在死者身旁。有了回忆，却还不够。回忆太多，就得忘记[42] ，一定要有很大的耐心，等待它们再回来。因为回忆本身还不是它。只有当回忆成为我们的血，成为眼神和表情，只有当它们无以名状、再无法与我们分开，［21］唯有如此，一首诗的第一个字才会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在回忆的中心出现，从那走出来。

我所有的诗都不是这样写成的，故而也就不是诗。——写戏时，我又犯了多大的错。为了讲述两个彼此纠葛的人的命运，我却需要第三个人[43] ，我是个模仿者和小丑吗？我多容易就陷入了这个圈套啊。我本该知道，这贯穿了生活和文学的第三个人，这个第三者的幽灵，从未存在过，没有意义，必须拒绝他。大自然总是竭力把人的注意力从它最深邃的秘密上引开，这第三者，他只是大自然众多借口中的一个。他是屏风，挡住了后面上演的戏。真正的冲突是无声的静寂，他则是这寂静入口处的喧嚣。也许有人认为，如果只讲述真正攸关的那两个人，迄今的一切都会太困难；那第三者，正因他如此不真实，才成为任务里最容易的部分，谁都能把握。戏刚一开始就不耐烦起来，人人都迫不及待，第三者因此到来。只要他在，就万事无忧。若他来得迟了，会多无聊，没有他，什么都不会发生，一切都站着、僵着、等着。倘若真就停在这凝滞上、这犹豫上，又会如何？剧作家先生，还有你，了解生活的观众，如果这个受欢迎的享乐者，这个像万能钥匙一样打得开所有婚姻的不自量力的年轻人，倘若他消失了，会怎样？比如，若魔鬼抓走了他，会怎样？让我们设想一下吧。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剧场里造作的虚空，它们像危险的洞穴被墙围住，［22］只有从包厢边隙扑出来的飞蛾在那没有支撑的空腔里起起落落。剧作家们再不能安享他们的别墅。所有公开的探寻者都在世上的偏僻角落为他们搜索那个不可替代的人，他就是情节本身。

然而，生活在人群中的，不是这“第三者”，而是那两个。关于他们，可说的多到无法想象；关于他们，却从未说过什么。虽然他们受难着，行动着，束手无措着。

可笑。我坐在这，在我的小屋里，我，布里格，28岁了，默默无闻。我坐在这，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个什么也不是的人开始了思考，在

五层高的楼上，在一个灰色的巴黎午后，他想着这样的想法：

有无可能，他想，人们还没有见过、认出、说起过现实的和重要的？有无可能，人们有过几千年的时间，去看，去想，去记录，却让这几千年像课间休息那样流逝，只吃了点黄油面包和苹果？

是的，这是可能的。

有无可能，虽然有发明和进步，虽然有文化、宗教和世间的智慧，人们却仍只是停留在生命的表面？有无可能，就连这本也该是些什么的表面，也被盖上了一层难以置信的无聊，让它看上去像暑假客厅里的沙发？

是的，这是可能的。

有无可能，整个世界史都被误解？有无可能，过去是虚假的，因为人们一直在言说民众，［23］一如讲述着多人的集会，却不说被众人围立其中的那一位，因为他陌生，因为他死了？

是的，这是可能的。

有无可能，人们相信一定要补回他们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有无可能，非得让每个人记住，他源于所有先人，知道此事，并因此不允许自己被另有所知的人说服？

是的，这是可能的。

有无可能，所有人们烂熟于心的过去，从未曾存在？有无可能，对于他们，一切真实都是虚无；他们的生命流逝着，与任何东西都不相干，就像空屋子里的钟？

是的，这是可能的。

有无可能，对那些还活着的少女，人们一无所知？有无可能，人们说着“女人”，“孩子”，“少年”，却未曾料到（即使受过所有的教育），这些词语早就没有了复数，而是无数的单数？

是的，这是可能的。

有无可能，还存在这样的人，他们说到“上帝”，认为那会是某种共有的东西？——只需看看两个学童：一个买了一把刀，他的同桌在同一天买了一把完全相同的。一个星期后他们拿出两把刀，结果它们只是

远看相似——在不同的手中它们已变得那么不同。（是的，对此一个孩子的母亲说：你们总是马上把所有东西用坏。——）［24］既然如此：是否还有可能相信，人们有一个上帝，却从不使用？

是的，这是可能的。

如果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即便只是渺茫的可能性，——那么，为了这世上的一切，就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任何一个有这些不安想法的人，一定得从这被错过的开始做些什么：即使他并非最合适的，即使他只是随随便便的某个人：可再没有别人了。这个年轻人，无足轻重的外国人，布里格，得在五层高的楼上坐下来，写作，日日夜夜：是的，他得写，这就是结局。

15

那年我12岁，或至多13岁。父亲带我去了乌尔内克罗斯特 [44]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去拜访岳父。这两个人自从母亲去世已多年未见。布拉赫伯爵晚年搬回去住的那座古堡，父亲也从未自己去过。外祖父过世后，那幢奇怪的房子落入他手，我之后再没有见过。我在童年的记忆里找到的，不是一幢房子，它已在我身体里七零八碎；屋子这一间，那一间，走廊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走廊被保存下来，只是一段自为的残章。就这样在我体内散落着——房间，楼层，凌乱不堪，各居一隅，另外还有一些逼仄的陡梯，在它们的昏暗中行走，就像血液在静脉里流动。一间间塔屋，高悬的观阁，从小门挤入则不期而至的阳台：［25］——这一切都还在我体内，也永远不会消失。仿佛这房子的景象从无限高处坠下，冲入我，并在我心底碎裂开来。

我心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似乎是我们每天傍晚七点聚餐时的大厅。我从未在白天见过这间屋子，我一点也记不起它是否有窗，窗开向何处；每一次，全家人一进去，枝形烛台上就燃起蜡烛，几分钟后我就忘了白昼和外面见过的一切。这间高高的、我猜是有拱顶的屋子比一切都强大；它模糊的高度，它从不曾被看清的角落，从人的身体里吸走所有的画面，却不给他任何清楚的替补。人坐在那，就像溶解了；没有任何意志，任何知觉，没有兴致，也没有抵抗。人就成了虚空。我记得，这种毁灭性的状态最初几乎让我有种晕船似的恶心，我撑不住，只能伸出腿，用脚碰了碰坐在对面的父亲的膝盖。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似乎理解了、或至少容忍了这奇怪的行为，虽然这样的举动在我们之间那种近乎冷漠的关系里无从解释。正是这轻轻的触碰，给我了熬过漫长晚餐的力量。拼命挨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以孩子那种几乎无限的适应力习惯了聚餐时的阴森，无需挣扎［26］就能在桌旁坐上两个小时；现在时间甚至过得相当快了，因为我忙着观察在座的人。

外祖父称之为家庭，我也听过其他人使用这个专横的名称。虽然四个人之间有远亲关系，但他们绝非同类。坐在我身旁的舅舅是个老人，他坚硬焦黑的脸上有几块黑斑，据我所知是火药爆炸的后果；他阴沉而幽怨 [45] ，以少校身份退伍，现在在古堡中一间我不知道的屋子里尝试炼金，听仆人说，他还和一家监狱有往来，每年有人从那给他送一两具尸体，他就把自己和尸体关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切割，用秘方处理它们，以防止腐烂。他对面是马蒂尔德·布拉赫小姐的位子。她是那种没有明确年龄的人，是我母亲的远房堂妹。她与一个叫做诺尔德男爵 [46] 的奥地利招魂师频频通信，完全听命于他，不论多小的事情都要先征求他的许可，抑或是他的恩赐，除此之外，我对她一无所知。那时候她特别胖，那松软而慵懒的肥胖浇注进同样漫不经心的宽大的浅色裙子里；她的动作疲惫而模糊，总是泪眼朦胧。然而，她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我想起我柔弱而纤瘦的母亲。［27］每一次久久地观察她，我就能在她的面庞上找到所有那些母亲去世后我再也记不清楚的微妙而温和的线条；直到那时，每日见到马蒂尔德，我才知道死者有怎样的相貌；是的，也许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直到那时，成百上千个细节才在我体内聚集成处处与我同在的死者的面容。后来我才明白，布拉赫小姐的脸上的确存在所有那些决定了母亲容貌的细节——只不过这些细节扩散开来，就像其中插入了一张陌生的脸，它们扭曲了，彼此再无瓜葛。

这位女士身旁坐着一个表亲的小儿子 [47] ，他大概与我同岁，但比我矮，比我瘦。他细细的苍白的脖子从打着细褶的领口中伸出，又消失在长长的下颌。他薄薄的嘴唇紧闭着，鼻翼微微翕动，他那双漂亮的深棕色眼睛只有一只能动。有时它安静而忧伤地看我一眼，另一只眼睛则永远盯着同一个角落，好像它已经被卖出去，不在考虑之内。

长桌上首赫然立着外祖父的那把大沙发椅，一个再无他事可做的仆人把它推到他身下，而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只占用一点点空间。有人称这位重听、霸道的老先生为阁下或者御前大臣，还有人叫他将军。他自然拥有过这些头衔，但是他任职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到这些称谓几乎不可理解。［28］我甚而觉得，没有哪个固定的称号能安在他那某些时刻格外鲜明、却又总是不断化掉的性格上 [48] 。我永远下不了决心叫他外祖父，虽然他有时对我很和蔼，还会用一种逗笑的声调叫我的名字、把我喊到他身边去。面对伯爵，全家人都敬畏交杂，只有小小的埃里克才和这位白发苍苍的一家之长有某种亲昵。他那只会动的眼睛时不时默契地飞快看他一眼，而祖父也同样快速地回应；漫长的午后，有时候能看到他们出现在幽深的画廊尽头，他们手牵着手，不说话，沿着昏暗的古画走来走去，显然，那是另一种默契。

我几乎整天都待在公园里，在外面的山毛榉树丛里，或是在原野上。幸好乌尔内克罗斯特有狗，可以陪着我；或这或那有一户佃农或者管家的院落，在那里我能拿到牛奶、面包和果子。我相信我曾无忧无虑地享受过我的自由，至少后来的几个星期我没有因为晚上的聚餐担惊受怕。我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因为独处是我的快乐；偶尔和狗简短地说几句：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再说，沉默也是家族的特性；我是从父亲那儿了解这点的，晚餐时鸦雀无声我也不会惊奇。

［29］我们刚到的那几天，马蒂尔德·布拉赫格外健谈。她向父亲询问早年国外的熟人，她回忆着遥远的印象。想到死去的女友和一个年轻人，她动容而泣。她暗示说他爱着她，对他那份恳切而无望的爱慕，她却无以回报。父亲礼貌地听着，间或点头同意，只做出最简要的回答。桌子尽头的伯爵垂着嘴角，一直在微笑，他的脸显得比平时大，好像是戴了个面具。有时他自己也会插句话，他的声音与任何人都无关，虽然很轻，却能在整个大厅听到，就像钟表那种稳定而超然的运行；周遭的静寂似乎有它独特的共鸣，抹平每个音节，空空荡荡。

布拉赫伯爵认为和父亲谈论他的亡妻、我的母亲，是对他以礼相待。他称她为希比拉女伯爵[49]，他每说完一句话都好像在询问她。不知何故，我甚而觉得，随时会有一个穿白衣的年轻女孩加入我们。我还听过他用同样的声调说起“我们的小安妮·索菲”。当我有一天问起这位似乎外祖父格外喜欢的小姐，才得知他指的是大首相康拉德·雷温特洛[50]的女儿，她曾是弗里德里希四世并不门当户对的妻子，已在罗斯基勒大教堂[51]长眠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时间顺序对他毫无意义，死亡只是他完全无视的一个小小的插曲，［30］但凡进入他的记忆，人就存在着，死亡也改变不了什么。这位老先生去世若干年后，人们都在传说，他怎样以同样的固执把未来当作眼下[52]。有一次他和一位年轻的女人说起她的几个儿子，还特别说到了其中一个人的旅行，而这年轻的女士才刚怀孕三个月，她坐在滔滔不绝的老人身旁，吓得几乎晕掉。

事情开始的时候，我在笑。我大声笑着，静不下来。那个晚上，马蒂尔德·布拉赫缺席了。几乎失明的老仆人走到她的位子上，恭敬地递过去菜肴。他就那样站住不动，过了一会儿才心满意足、又郑重其事地走开，就好像一切都照常继续着。我观察着这个场面，看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但过了一会儿，正当我把一小口食物放进嘴巴里，笑声突然在我脑中腾起。它来得那么快，我呛住了，发出巨大的噪声。虽然我十分尴尬，虽然我极力让自己严肃下来，笑意却反复袭来，完全控制了我。

似乎是为了掩饰我的行为，父亲用他缓慢低沉的声音问道：“马蒂尔

德病了吗？”外祖父以他的方式微笑着答了一句话，但我自己正手忙脚乱没有留意，那句话大概是：她只是不想见克里斯蒂娜。［31］我身旁黝黑的少校站起身来，含混地嘟哝一句抱歉，向伯爵鞠了一躬，离开了大厅，我也没看出这是那句话产生的效果。我仅仅留意到，在房主背后门口的地方，少校突然转过身，对小埃里克，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也对我，眨了眨眼、点了点头，似乎让我们跟他出去。我惊讶地止住了折磨我的大笑。我平素从未注意过少校，我不喜欢他；我发现小埃里克也不怎么重视他。

晚餐像平时那样没完没了，吃到甜点时，半明半暗的大厅深处发生了一个动作，我的目光被攫住、朝那看了过去。那扇我以为是永远紧锁的、据说是通向夹楼的门，缓缓地打开了。那一刻我又惊又怕，以全然的新鲜感盯着那里，开启的门口昏暗中，一位穿着浅色衣裙的瘦高女士走了进来，并慢慢地走向我们。我不知道我是否动了一下或是叫了一声，椅子翻倒的声响把我的目光从那个诡异的身影上扯开，我看到父亲跳了起来，正脸色死白、垂着紧握的拳头，迎向那位女士。而她，毫不为这情境所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快到伯爵的位子时，后者一跃而起，抓住我父亲的手臂，把他拉回到桌边，［32］紧紧不放，而那位陌生的女士，悠然而冷漠，穿过没有障碍的空间，一步一步地，穿过只有杯子在某处微微颤抖的、无法描述的静寂，消失在门对面大厅的墙壁里。那一刻，我注意到，小埃里克深深鞠着躬，在陌生女人身后关上了门。

还坐在桌旁的，只有我，我在椅子里沉重不堪，似乎再也无法自己站起来。好大一会儿，我看着，却看不见。接下来我注意到父亲，发现老人还一直抓着他的手臂。父亲怒气冲冲，满脸通红，外祖父笑着他面具般的微笑，手指像苍白的利爪死死地握着他。我还听到他说了什么，听到了一个个音节，却听不懂他的话。可是，它们都深深地落入了我的听觉，两年前的某一天，我在记忆底层找到了它们，那时起，我就懂了。他说：“你太冲动了，总管，这不礼貌。你怎么能不让人做他们自己的事？”“那是谁？”父亲喊道。“她有权在这里。不是陌生人。克里斯蒂娜·布拉赫。”——彼时又出现了那种古怪的、稀薄的静寂，杯子又开始微微颤抖。然后，父亲猛地挣脱，冲出了大厅。

我听见他整夜在房间踱步；因为我也睡不着。快到早上的时候，我突然从某种类似睡眠的状态中惊醒，看到床边坐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恐惧让我从心底瘫痪。［33］最终，绝望给了我力量，我把头伸出被子，因害怕和无助哭了起来。我哭泣着的眼睛突然清亮了；为了什么都不看，我在泪水下紧闭着它们。可是，一个很近的声音在对我说话，它在我脸旁温柔而甜蜜，我听出：那是马蒂尔德小姐。我立刻平

静下来，虽然已经彻底安了心，我却继续让自己被她安抚着；我觉得这种亲昵过于女性化，可还是享受着它，且认为这理所应当。“阿姨”，我终于说出话，并试图在她洇开的脸上集中起母亲的轮廓：“阿姨，那位女士是谁？”

“唉，”布拉赫小姐叹了口气，那叹息让我奇怪，她回答说：“一个不幸的女人，我的孩子，那是个不幸的女人。”

那天早上，我在一间屋子里看见几个忙着打包的仆人。我想我们要走了；现在离开，也合情合理。也许这也是父亲的打算。我却永远无从得知，在那样一个夜晚之后，是什么让他继续留在乌尔内克罗斯特。我们在那幢房子里又待了八九个星期，忍受着它诡异的压力，又见过克里斯蒂娜·布拉赫三次。

那时，她的故事我一无所知。我并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她在第二次分娩时死去，生下了一个命运多舛、经历残酷的男孩——我不知道，她是死人。［34］但是父亲知道。那个情感强烈，看重因果关系和明确性的他，故作镇定，不去过问，是想强迫自己忍受这奇遇吗？我看到，却不了解他如何挣扎。我经历过，却不明白他最后怎样战胜了自己。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克里斯蒂娜·布拉赫。这次马蒂尔德小姐出现在桌旁。但不同于往常，她像我们刚到的最初几天那样滔滔不绝，讲话没头没尾、乱七八糟。她身上有种不安，使她不停地摆弄头发和衣服——直到最后，她突然大声地叹了口气，出人意料地起身离开了。

就在那一刻，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那扇门看去，真的：克里斯蒂娜·布拉赫走了进来。我身旁的少校急遽地动了一下，这个动作也在我身体里蔓延开来，但他明显已经无力起身了。他棕色、苍老、长斑的脸转向一个又一个人，他张着嘴巴，舌头缩在坏掉的牙齿后；然后，这张脸突然不见了，他灰白的脑袋垂在桌上，手臂断掉了一样一上一下，一只枯萎的、长斑的手不知从哪里伸出来、颤抖着。

克里斯蒂娜·布拉赫走了过去，一步一步地，像病人一样缓慢，穿过无法描述的静寂，似乎只有一条老狗的呜咽在作响。这时，从那只插满水仙花的银质大天鹅花瓶左侧，突然挤进来老人那带着灰色微笑的大面具。［35］他把酒杯举到父亲面前。我看到，当克里斯蒂娜·布拉赫刚好从他的椅子后面走过时，父亲拿起杯子，仿佛那是极重的东西，把它举起来，离桌面一掌之高。

那天夜里，我们离开了。

16.国家图书馆 [53]

我坐着，读一位诗人 [54] 。大厅里人很多，却感觉不到。他们都埋头在书里。有时候他们在书页间移动，就像睡着的人在两个梦境之间辗转。停留在阅读的人群中多好啊。他们为什么不会永远这样？你可以走向其中一个人，轻轻碰碰他：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如果你起身时撞了谁一下，向他道歉，他就对着听到声音的那边点点头，他的脸转向你，却看不见你，他的头发就像睡梦者的头发。这多舒服啊。我坐着，有一位诗人。那是怎样的命运。现在大厅里可能有300个在读书的人；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拥有一位诗人。（上帝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没有300位诗人。只消看一看，那是怎样的命运。我，或许是这些阅读者中最穷的，一个外国人：我拥有一个诗人。虽然我穷。虽然我每天都穿的外套已经开始在几个地方破损，虽然我的鞋子有这点或那点可以诟病，但我的领子干净，内衣也是。像我这样，就能随便走进一家糕点铺，甚至是大街上的一家，放心地把手伸进蛋糕盘拿点什么。[36]这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会有人斥责我、把我赶出去。毕竟那是一只体面人的手，一只每天洗上四五次的手。是的，指甲下面干干净净，写字的手指上没有墨水，特别是指节，无可指摘。穷人不会洗得那么干净，这尽人皆知。因此可以从整洁上推知某些事情。人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在商店里。但也有几个人，例如圣米歇尔大道 [55] 或是拉辛街 [56] 上的那几个，他们不上当，他们对指关节不以为然。他们看看我就心知肚明。他们知道，我其实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我只是在耍小花招。那时是狂欢节。他们不想坏了我的兴致，只是微微冷笑，眨了眨眼睛。没有人看到。此外，他们像对待绅士那样对待我。如果近旁有人，他们甚至点头哈腰，就好像我穿着皮草、身后跟着马车。我间或给他们两个苏，却担心他们不要；可他们收下了。如果他们没有那样微微冷笑着眨眼，一切就完美了。这些人是谁？他们想从我这得到什么？他们在等我吗？他们从哪里认出了我？的确，我的胡须看起来没怎么精心护理，能让人略微想到他们那种总让我印象深刻的病态、苍老、褪了色的胡须。但是，难道我没有权利疏忽吗？许多忙忙碌碌的人也不在乎，却从没有人会想到因此把他们当作渣滓。我知道，他们是渣滓，而不仅仅是乞丐；[37]不，根本就不是乞丐，一定要区别开。是废物，是命运呕吐出的人的皮囊。他们沾着命运的唾液，湿漉漉地粘在墙上、灯笼上、广告柱上，或者，他们慢慢地在小巷中流淌，身后留下浑浊的污迹。这个不知从哪个洞里钻出来的老妇，她拿着床头柜的抽屉，几枚扣子和几根针在里面滚来滚去，她究竟想从我这要什么？她为什么一直走在我旁边观察我？她好像企图要用流脓的眼睛认出我，她充血的眼睑看起来就像被病人吐入了绿色的黏痰。还有那个灰白头发的矮小女人，她为什么在橱窗前和我并立了15分钟？她从她败坏的、握紧的手中无限缓慢地抽出一

支长铅笔给我看，我装作在看陈列的商品，装作什么也没有察觉。但她知道，我看见了。她知道，我正站在那里想，她到底要做什么。我很明白，这一定和铅笔无关：我感到这是个暗号，是知情者的暗号，是渣滓们熟悉的暗号；我猜她在示意我去某个地方或做点什么。最奇怪的是，我再也摆脱不掉这种感觉，这个暗号确实属于某个既存的约定，而归根结底，那场景也正是我所期待的 [57] 。

那是两个星期之前。现在几乎每天都不乏这样的遭遇。不只是在黄昏，正午最熙攘的街道上，［38］会突然出现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或一个老妇人，他们点点头、给我看点东西，就消失了，似乎那就算做完了必要的一切。有可能，某一天他们会想到去我的小屋，他们一定知道我住在哪，也会做好安排不让看门人拦住。但是这里，我的亲爱的们，在这里我是安全的。得有一张特殊的卡片才能走进这个大厅。我比你们多的正是这张卡。我如你们所想的那样，战战兢兢地穿过大街，最终站在玻璃门前，打开它，就像回了家。我在下一个门口出示了卡片（一如你们给我看你们的东西，不同的只是，他们理解我，明白我的意思——），然后就到了书中间。摆脱掉你们，如同我已死去，坐下来，读一个诗人。

你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一个诗人？——魏尔伦 [58] ……没什么？没印象？没有。在你们认识的人当中你们辨认不出他？你们不做分别，我知道。但我读的是另一位诗人 [59] 他，在山中有一幢安静的房子。他听起来像纯粹空气里的钟声 [60] 。他是幸福的诗人，述说着他的窗子和书橱的玻璃门，它沉思般映照着可爱而孤独的远方。我想成为的，正是这样的诗人；关于少女，他了解得那么多；我也想了解得同样多。他了解生活在百年之前的少女，就算她们死去也无妨，因为他知道一切。这是最重要的。他说出她们的名字，那些在细长的字母中、用旧式的曲笔轻轻写就的纤瘦的名字，［39］还有她们年长的女伴们长大了的名字，命运已在其中隐约可闻，还有一点点失望，还有一点点死亡。也许，在他硬红木书桌的一个隔层里，躺着她们褪了色的信函和日记的散页，上面有生日，夏天的聚会，生日。或者，也可能在他卧室深处鼓腹的衣橱里，有一个抽屉存放着她们春天的衣裙；是复活节第一次穿起的白裙，是有圆点的白纱裙，它本属于夏天，她却等不及了。哦，那是多么幸福的命运。继承一幢房子，在其中一间幽静的小屋里坐下，坐在全然安详的、扎根此处的什物中，听外面轻薄浅绿的花园里初啼的山雀，听远处乡村的钟鸣。坐下来，看着一束午后温暖的阳光，了解昔日的少女，做一位诗人。想一想，我也愿成为这样的诗人，只要我能在哪里住下来，世界上随便哪个地方，在一间紧锁的、无人问津的村舍。我只需一个房间（山墙里明亮的房间）。我会带着旧物、家人的肖像和书，生活在里面。我会有一把靠椅，有花

和狗，还有一支结实的手杖，去走满是石子的小路。再无他求。只需一本用泛黄的、象牙色皮面装订的本子，带着有过时花纹的附页：我会在里面写字。我会写很多，因为我有许多想法，因为我有许多回忆。

[40] 然而事非如此。上帝才知道为什么。我的旧家具在仓库里腐烂 [61] ，我只能把它们放在那。而我自己，是的，我的上帝，我上无片瓦，眼睛里下起了雨。

17 [62]

有时我走过一些小铺子：比如塞纳街 [63] 上那些卖老物件或旧书的小贩，或是把橱窗摆得满满的铜版画商。从来没有人走进去，看来他们没什么生意。向里面看看，他们就那样坐着，坐着读书，无牵无挂；不担心明天，也不害怕成功。有条狗坐在身前，怡然自得，或是一只猫，它贴着一排排书轻轻走过，好像要抹掉书脊上的名字，就这样，它放大了静寂。

啊，这就够了：有时我渴望，买这样一个满满的橱窗，和一条狗坐在后面，坐上20年。

18

大声讲出来是好的："什么也没有发生。"再来一遍："什么也没有发生。"有用吗？

我的炉子又冒烟了，我得出去，其实这也不是坏事。我觉得虚弱，着凉了，这也不意味什么。整天在巷子里闲荡，是我自己的错。我本也可以坐在卢浮宫里。但是，不，我不能去。那里是一些想取暖的人，他们坐在天鹅绒长椅上，脚并排搭在暖气的栅栏上，看起来像是空荡荡的大靴子。他们是极其贫寒的人，如果穿深色制服、带着许多勋章的勤杂工人容忍了他们，他们就感恩戴德。[41] 但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却窃笑起来。窃笑着点点头。然后，如果我在画前走来走去，他们就盯住我不放，一直盯着，用他们转来转去、目光汇聚到一起的眼睛盯着我。所以，还是不去卢浮宫为好。我总是在路上。天知道走过了多少座城，多少个市区、墓园，多少座桥和走廊。在某处，我看到了一个推着菜车的男人。他喊着Chou-fleur [64] ，chou-fleur，fleur中间有个特别模糊的eu。他身边走着一个嶙峋而丑陋的女人，她时不时推他一下。她一推他，他就叫卖起来。有时候他也会主动喊上一声，但那是白费力气，马上他又得再喊，因为到了一个买菜的人家前。我有说过他瞎了吗？没有？好吧，他瞎了。他瞎了，叫卖着。如果我这

样说，就是在撒谎，因为我对他的车避而不谈，我装作没发觉他喊的是花菜。但这重要吗？就算重要，不是也要看整个事情对于我是怎样的吗？我看到一个老人，他瞎了，在叫卖。我看到了。看到了。

有人相信存在这样的房子吗？不，你会说，我撒了谎。这次是真相，什么也没删去，当然，什么也没添加。我又能添加什么呢？你知道我穷。你知道的。房子？为了准确起见，是已经不在了的房子。是已经从上到下被拆掉了的房子。还在的，是其他的房子，是隔壁那些高耸的邻屋。自从近旁的一切都被清空，它们也明显岌岌可危了；[42] 一整具用涂满焦油的长杆搭成的支架斜着倒在瓦砾遍布的地面，从侧面撞坏了光秃秃的墙。我不知道是否说过，我指的是这堵墙。然而可以说，它不是眼前那些房子的第一堵墙（你一定是这样想的），而是老房子的最后一堵。能看到它的内侧。看到不同楼层房间的内壁，上面还贴着壁纸，偶尔还会有地板或棚顶的起点。除了房间内壁，沿墙还残留着一间肮脏的白色屋子，开裂的厕所排水管锈迹斑斑，以极其令人作呕的、蛆虫般绵软的、消化似的蠕动，爬行着穿过房间。煤气管路在天花板边缘留下灰色蒙尘的痕迹，它们左右扭曲，出人意料地转着弯，绕进彩色的墙壁，钻入恣意裂开的黑洞。最难忘的是墙壁本身。这间屋子坚韧的生命不会被踩死。它还在那，黏在残留的钉子上，站在一掌宽的地板块上，蜷缩着蹲在角落衔接处尚存的一隅室内空间里。能在年复一年、缓慢变化着的颜色中看到它：蓝色成了霉绿，绿成了灰，黄色成了衰老变味的白，它腐烂着。然而，它也停在镜子、画、柜子之后那些留下来的更新鲜的地方；它一次又一次地勾画着轮廓，这些如今暴露出来的藏匿之处也布满着蛛网和灰尘。[43] 它在每一条擦破的纹路上，它在壁纸下缘潮湿的气泡中，它在碎布里摇晃，它从久已有之的丑陋的污渍中分泌而出。坍塌的隔墙残段界定着这些曾经是蓝的、绿的、黄的墙，生命的气息也从中升起，那坚韧、缓慢、发霉的气息从未被风吹散。那里是中午、疾病、咽气，是经年的烟，是腋下渗出的、让衣服变重的汗，是嘴巴里的寡淡，是发酵的脚上烈酒的气味。那里是尿臊的刺鼻，是煤炱和灰色的蒸土豆的灼烫，是陈年油脂沉重而光滑的臭气。无人照管的婴儿甜蜜而绵长，他们的气味在那里，还有上学的孩子们身上的恐惧，还有即将成人的少年床铺的湿热。也加进去了许多东西，那些从下面来的，从雾蒙蒙的巷子深处，另外一些随着城市上空并不干净的雨从上面掉下来。有一些是房子里的风带来的，它孱弱而驯顺，永远留在同一条街上。更多的，是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我说过吧，所有的墙都拆掉了，只留下最后这一堵——？现在我一直在说这堵墙。你会说，我在它前面站了好久；但我愿意对此发誓，一认出它来我就夺路而逃。因为，认出它，这就是可怕之处。我在这儿认出一切，它因此不由分说地闯入我：它在我里面安了家。

[44] 这一切之后，我有点累了，可以说是身心俱疲，可他偏偏还要等着我，对我来说这太过分了。他在我想去吃煎蛋的小食铺 [65] 里等着；我饿了，一整天都没吃上东西。但现在我还是不能吃；蛋还没好，我就又被迫出去，大街上浓稠的人流迎面扑来。因为是狂欢节，是晚上，人们有的是时间，他们四处游荡，接踵摩肩。他们脸上涂满流动舞台的光，笑声从口中滚出就像裂口中涌出的脓。我越是不耐烦地试着往前走，他们就笑得越响、挤得越紧。一条女人的围巾不知怎地钩到我身上，我挂着它往前走，人们拦住我笑起来，我觉得我也应该笑，但我笑不出。有人在我的眼睛里撒了一把五彩纸屑，灼痛得就像挨了鞭笞。人被紧紧地楔入街角，相互推搡，移动不了，只是轻柔地上上下下，好像他们在站着交配。虽然他们站住了，虽然我在车道边发狂似的跑向人群中出现的裂隙，可事实上，是他们在前移，而我则原地未动。因为什么都没变；抬头看去，总是那几座房子在这边，流动舞台在那边。也许一切都是固定的，是我和他们的眩晕，使一切都看似在转动。我没时间想这些，我流着汗，沉重不堪，[45] 一种让人麻木的疼痛在我身体里盘旋，仿佛我的血液在推动某种过于庞大的东西，它走到哪，就把那儿的血管撑开。此外，我觉得早就没有了空气，我只是一再吸入被呼出的，它让我的肺停了下来。

但现在过去了，我挺了下来。我坐在房里的灯旁；有点冷，因为我不敢再点炉子了；如果它再冒起烟，我就又得出去，那怎么办呢？我坐着想：如果我不穷，我会租另一个房间，里面的家具不会这么破旧，不会像这里充满过去租客的气息 [66] 。最初我真的难以把头枕在靠椅上；绿色椅套上那个油腻腻的灰色的凹陷好像适合所有人的脑袋。很久以来我都需要小心地把手帕垫在头发下面，可现在我太累了；我发现这样也过得去，那个微微凹陷的地方像量身定做的一样，刚好合适我的后脑。但是，如果我不穷，我会先买一个好炉子，烧山里坚硬的纯木，而不是这种令人绝望的碎煤块 [67] ，它烧出来的烟让我无法呼吸、头昏脑涨。也一定会有人不那么大声地清扫房间，会按我的需要烧火；我经常得跪在炉子前煽风足足十五分钟，离火太近，额头的皮肤绷紧，睁开的眼睛灼烫，这就耗尽了我一整天的力气；之后我再到人群里去，自然敌不过他们。[46] 如果有时候人太多太挤，我就会乘车从他们身旁开过，我会每天在杜瓦尔餐厅 [68] 吃饭，再也不会缩在小食铺里……他也会在杜瓦尔吗？不。他不可能在那等我。人们不会让临死之人进去。临死之人？我现在坐在我的小屋里，可以试着平静地回想我遭遇到了什么。不让任何事情模糊是好的。我走进去，起先只看到我平时总坐的那张桌子被人占了。我向小柜台打了招呼，点了餐，在旁边坐下。但是我感觉到了他，虽然他没有动。正是因为他纹丝不动，我才感觉到，才一下子明白了。我们之间产生了关联，我知道他是吓呆了，我知道在他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吓着了他，惊得

他动不了。也许有一根血管裂开了，也许他担忧很久的毒恰在此时进入了他的心室，也许一大片溃疡像太阳似的在他脑中升起，改变了他的世界。我难以描述地挣扎着，强迫自己朝他看过去，因为我仍还希望这只是想象。但我却跳起来冲出门去：我没弄错。他坐在那，穿着冬天厚厚的黑大衣，他灰色的紧绷的脸低垂在羊毛围巾里。他紧闭着嘴巴，好像承受着巨大的冲击，但没法说他的眼睛是否在看：蒙着雾气的烟灰色镜片挡在前面，微微颤抖着。他鼻翼张开，一切都从太阳穴被掏走，盖在上面的长发好像在极高的热度里枯萎了。［47］他又长又黄的耳后有巨大的阴影。是的，他知道，现在他远离了一切，不仅仅是远离人。只需一个刹那，一切都会丧失意义，桌子、杯子和他抓住的椅子，一切日常的和身边的东西都将变得无法理解，陌生而沉重。因此他坐在那，等着这结束。再也不反抗了。

我还要反抗。反抗，虽然知道我的心已经掉了出去，虽然知道即使现在折磨我的放过了我，我也活不了多久。我对自己说，什么都没发生，可是我之所以能明白那个人，正是因为我的身体里也发生了什么，它开始让我远离一切、与一切隔绝。每次听到垂死者说：他谁都认不出了，我就毛骨悚然。我想象一张从枕头上抬起的孤独的脸，它寻找着，找一点认识的东西，找一点见过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如果我的恐惧不是这么强，我就会安慰自己说，也有可能，看到一切都变了却还是活着。但我怕，我莫名地恐惧着这种变化，我还没习惯这个看起来不错的世界呢。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会是什么？我喜欢意义，我愿意留在意义之下[69]，如果一定要有什么变化，那我至少能和狗生活在一起，它们有相似的世界、有同样的东西。

还有一点功夫，让我能写、能说出一切。［48］但总有一天，我的手会远离我，如果我让它写，它就写下非我所想的句子。别样阐释的时代即将来临，任何词都不会在另一个词上停留，每一个意义都像云一样散掉、像水一样流走。纵然有这一切恐惧，我却像一个站在某种伟大事物前面的人。我回忆起，在开始写作之前，我也经常有类似的感觉。可这次，将被写下来的是我。我是那个将要变化的印象。哦，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能明白一切、赞同一切。只要一步，我深重的痛苦就会成为极乐。但我迈不出这一步，我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因为我粉身碎骨。我还一直相信会出现某种帮助。我夜夜祈求的东西，现在就在我面前的手稿中。我把它从书上抄下来，让它贴近我，就好像它出于我自己的手。现在我要再抄写一遍，在这里，跪在我的桌子前写它；如此一来，我就能比读它的时候更长久地拥有它，每一个词都持续下去，都有时间回响。

“不高兴所有的人，也不高兴我自己；我真想在黑夜的静谧与孤独中

赎回罪身，自行孤傲。啊！我所爱的人们的灵魂，我所歌颂的人们的灵魂，快来支持我、援助我吧！把世界上的谎言和腐蚀人心的乌烟瘴气给我赶远点吧！您啊！我的上帝！让我写出几句美好的诗句，以此向我自己证明，我并非是卑劣的人；我并不比我所轻蔑的人更低贱。”[70]

“这都是愚顽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71]。

……筑成战路来攻击我……[72]

……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73]

……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74]

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75]

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76]

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77]

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78]

19

医生不理解我，根本不懂，这也很难描述。他想试试电疗。好吧。我拿到一张纸条：一点钟到硝盐院[79]。我去了，得走很长的路，经过形形色色的板棚，穿过几个院子，里面有人戴着白帽，像囚犯一样站在光秃秃的树下。终于走进一个又长又暗、走廊一样的房间，一侧是四扇发绿的、不透明的玻璃窗，窗子被宽宽的黑色隔墙分开。窗前顺放着一条长木凳，长凳上坐着那些认识我的人，他们在等。是的，他们全都在那。适应了房间的昏暗后，我发现，在人们并肩而坐、没完没了的长排里［50］还有其他几个人，是小人物，手艺人、女侍者、运货的马车夫。走廊深处横放着几把特殊的椅子，两个胖女人在上面摊开，说着话，她们可能是看门人。我看了看钟；还有五分钟一点。只要五分钟，就算十分钟吧，就一定轮到我了；所以没那么糟。空气很差，沉闷，充满衣服和呼吸味道。乙醚浓烈且不断加重的寒意从某处门缝里夺路而出。我开始来回走动。我意识到是他们把我赶到这儿，赶到这群人中间，在这个人满为患的普通门诊时间。也就是说，这是我属于渣滓的第一个公开证明；医生从我身上看出来了吗？可我看病时穿的西装还不错，而且递去我的卡片了啊。尽管如此，他总归还是知道了，或许是我自己泄了密。如今，这一旦成为事实，我也没

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人们安静地坐着，并未留意我。有人很痛，为了更容易忍过去，他轻轻地晃着一条腿。形形色色的人都把头埋在摊开的手掌中，另一些熟睡着，带着沉重的、颤抖的脸。一个脖子红肿的胖男人俯身坐在一旁，他盯住地面，时不时啪地一声把痰吐在他以为合适的地方。一个孩子在角落里抽噎，他把瘦长的双腿缩到凳子上，紧贴身体抱着它们，好像即将与之分别。一个矮小、苍白的女人，头发上斜戴着一顶有黑色圆花的绉纱帽，［51］薄薄的嘴唇狞笑着，受伤的眼睑里却不停地涌出泪水。有人把一个小女孩放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她的圆脸干干净净，眼睛外凸，毫无表情；她张着嘴，能看到粘滑的白色牙床上残败的坏牙。还有许多绷带。一圈圈缠在头上，只留下一只不属于任何人的眼睛。隐瞒着什么的绷带，标明着下面东西的绷带。有人打开绷带，里面有一只不再是手的手，好像躺在肮脏的床上；一条包扎着的腿从长队中伸出，它庞大得仿佛是个完整的人。

我来回走着，极力让自己平静。我审视着对面的墙，发现上面有许多单扇门，门高不及顶，没有切断房间外的走廊。我看看钟；我已经来回走了一个小时。过了一会儿，医生来了。先是几个年轻人带着漠然的脸走过，最后终于是那个我去找过的医生，他戴着浅色手套，一顶有八个光面的帽子[80]，外套无可指摘。看到我时，他轻轻举了举帽子，心不在焉地微笑。当时我希望会被马上叫到，可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不记得是怎样熬过来的。时间过去了。一个系着污渍斑斑的围裙的老人碰了碰我的肩膀，他是护工。我走入相邻房间中的一间。医生和年轻人们围坐在桌旁，看着我，有人给了我一把椅子。［52］好。现在我该讲一讲我到底怎么了。劳驾[81]，请尽可能简短。因为这些先生没多少时间。我感觉怪怪的。年轻人坐着，用他们学到的那种冷静、专业的好奇看着我。我认识的那位医生摸了摸他黑色的山羊胡子，心不在焉地微笑。我想我会哭出来的，但我听到自己用法语说："先生，我有幸把我能说的所有情况都告诉您了。如果您认为这些先生也有必要知情，那么在我们谈过之后，您几句话就讲得清，但这对于我实在太难了。"医生带着礼貌的微笑起身，和助手们走到窗边说了几句话，与此同时他的手水平地晃了晃。三分钟后，一个慌慌张张的近视的年轻人走回桌边，他尽量严肃地看着我说："您睡得好吗，先生？""不，很差。"于是他又跳回到那群人中。他们在那又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医生转向我说，他会让人叫我的。我提醒他我预约的是一点钟。他微笑着，用两只小白手做了几个迅速而跳跃的动作，意思是他非常忙。我于是回到走廊里，空气更闷了，我又开始走来走去，虽然我已经累得要死。聚积起来的潮湿的气味终于让我眩晕；我在入口处停下，开了点门。我看到外面还是下午，还有一点阳光，这让我说不出来地舒服。［53］可是，这样站了不到一分钟，就听到有人喊我。两步之外，一个坐在小桌边的女人对我嘶嘶啦啦地说着什

么。谁让我开的门。我说，我受不了这儿的空气。好吧，那是我的事，可门必须关起来。是否可以开一扇窗。不行，那是禁止的。我决定重操旧业，来回走动，这总归是一种麻醉，也伤不着谁。但小桌边的女人现在连这个也讨厌。问我是否有座位。不，没有。不许乱走；一定得找个位子。那边马上就会有一个。女人说得对。在那个凸眼少女旁边真的很快就有了位子。现在我坐在那，觉得这种状态必定会酝酿出什么可怕的事。左边是牙肉腐烂的少女；右侧是什么，我过了好久才认出。那是一大团阴森的静物，它有张脸，一只巨大、沉重、一动不动的手。我看到的侧脸是空的，没有任何特点或记忆，西装就像棺材里尸体身上穿的，这太可怕了。细窄的黑领带以同样无个性的方式松松垮垮地扎在领子上，看得出，大衣是另一个人套在这具无意志的身体上的。有人把那只手放在裤子上，就在它所在的地方，甚至头发也是由清洗尸体的女人梳的，就像动物标本变僵了的毛发。我仔细地观察一切，［54］突然想到，这注定就是我的位子。我想，现在我终于到了生命中那个要停下来的地方。是的，命运走的路总是出人意料。

突然，就在耳边，响起了一个孩子受惊的、抗拒的叫喊，一声又一声。紧接着是轻轻的被捂住的哭声。当我还在努力寻找声音来源的时候，微弱而克制的叫喊声又抖动起来，我听到问询声、压低了的命令声，接着一台冷漠的机器隆隆地响起，任何事情都与它无关。现在我想起那半面墙，我明白了，一切都是从门后传出来的，有人在那工作。果然，那个系着脏围裙的护工时不时地出来招手。我根本没想到那会是在叫我。是我吗？不。那有两个男人推着一架轮椅，把那一大团东西抬了进去，现在我看到，那是一个瘫痪了的老人，他还有另一面较小的、被生活用坏了的侧脸，上面睁着一只混浊悲伤的眼睛。他们把他推进去，我身旁腾出一大片地方。我坐着想，他们要怎样处理那个痴呆的少女？她是否也会叫喊？门后的机器像在工厂里一样惬意地隆隆响着，没有什么不安的。

突然一切都静了，静寂里我听出一个冷静自负的声音说：“笑啊！”停顿。“笑啊，笑一笑。[82]”我已经笑了。想不通那边的人为什么不笑？机器咔咔作响，［55］马上又沉默了。句子变了，那个有力的声音再次升起，命令着：“说这个词：avant。[83]”拼出来：“a-v-a-n-t。”静寂。“听不到，再说一次……。[84]”

那边就这样温暖而模糊地响着，这时它又出现了，这是许多许多年来的第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发烧卧床的孩子，它让我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惊恐：那个大家伙。他们全都围在我床前，摸我的脉搏，问是什么吓到了我，我一再说：那个大家伙。他们叫来医生，他在那和我说话

时，我就请求他，只要那个大家伙走开就没事了。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他赶不走它，虽然我那时很小，帮助我本应该很容易。现在它又在那了。后来它再未出现，即使是发烧的夜里它也没再来过，可现在，它就在那，虽然我并没有发烧。现在它来了。现在，它像肿瘤一样从我身体里长出，像第二个头，是我的一部分，虽然它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因为它太大了。它在那，像一只死去的巨兽，还活着的时候它曾是我的手或我的胳膊。我的血流过我，也流过它，就像流淌在同一个身体里。我的心脏耗尽气力，才能把血推入那个大家伙：血几乎不够了。血勉强流入那个大家伙，回来时就病了、坏了。但那个大家伙膨胀着在我面前长大，像温暖发青的肿块，它长到我的嘴巴前，它边缘的阴影已盖住我最后一只眼睛。

[56] 我不记得怎样从那么多的院子里走出。晚上了，我在陌生的地方迷了路，沿着一个方向走上有无数墙垣的林荫道，如果没有尽头，就折回来走到某个广场。从那走进一条街，另一些我从未见过的街道出现了，一条又一条。有时电车刺眼地停下，又带着坚硬的敲击声从我身旁呼啸而过。站牌上是我不认识的名字。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座城，不知道我是否在这里的某处有一个居所，不知道我得做什么才能不继续走下去。

20

现在又是这种病，它总是那样特异地染上我。我确信人们一定低估了它，正像人们总是夸大其他疾病的严重性。这病没有稳定的症候，它侵袭到谁就沾上谁的特性。它能以梦游般的精准掏出每个人似乎已经过去了的最深的危险，将其再次置于身前，近在咫尺，就在下一个小时。曾在学生时代诱惑过他们的不可救药的恶习又出现在男人身上，少年那可怜而坚硬的手曾是它上当的信徒；或是孩童时已治愈的病再次发作；抑或一个丢掉了的习惯又回来，也许是几年前他们特有的那种犹豫不决的转头。随之而来，泛起了一整团发疯的记忆，就像缠在沉落物体上的潮湿海藻。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浮出来，[57] 混入曾经的真实，挤走人们自以为了解的过去：因为重生的是休息好的新力量，而一直存在的则因频繁的回忆而疲倦。

我躺在床上，五层楼高，没有什么打断我的白天，它就像没有指针的表盘。就好像某一件丢失已久的东西，一天早上回到了原位，它被照顾得很好，几乎比丢掉时更新，简直就像是被送到某个人那里保养了起来——：童年时丢掉的东西就这样落在我的被子上，像新的一样。所有丢掉的恐惧都回来了。

怕被子边缘刺出的一小根线太硬，硬且尖，像钢针；怕睡衣上的小扣

子会大过我的头，大且重；怕现在从床上掉下的面包渣脆碎地摔到地上，深恐它终究会砸烂一切，一切，永远；怕撕破的信边是无人应看到的禁物，是无法描述的贵重的东西，小屋内无一处对它足够安全；怕我睡着时会吞掉炉前的煤块；怕某个数字开始在我脑中长大，直到身体里再无空间；怕我躺在花岗岩上，灰色的花岗岩；怕我会叫起来，怕人们都跑到我的门前、最后破门而入，怕我会泄露自己，说出我恐惧的一切，怕我什么都说不出，因为一切都不可说——还有其他的恐惧，恐惧。

[58] 我曾祈求童年，它回来了，我感到它仍像当时那么重。变老，也无济于事。

21

昨天我的烧好了些，今天像春天一样开始了，画里的春天。我试着出去，到国家图书馆找我的诗人，我很久没读过他了，也许之后我会慢慢地穿过花园。也许风会吹过大池塘，那里有真正的水，孩子们会来，放进去带有红帆的船，盯着看。

今天我未料到它，我勇敢地走出去，好像那是最自然、最简单的事。可还是有什么在那，它把我像纸一样揉成团、扔掉，那是我闻所未闻的事。

圣米歇尔大道 [85] 空荡且宽阔，走在它微倾的斜坡上很是轻松。上方的窗扇清脆地打开，闪光白鸟般飞过大街。一辆轮子淡红的马车驶过，远远的低处有人拿着浅绿色的东西。马套着亮晶晶的挽具，跑在喷成深色的干净车道上。起风了，新鲜，温和，一切都升起来：气味，呼唤，钟声。

我走过一家咖啡馆，晚上穿红衣服的假吉普赛人在里面演奏。彻夜未眠的空气内疚地从敞开的窗子爬出，头发梳得光亮的侍者们在门前扫洒。一个人弯腰站着，将一把把泛黄的沙撒到桌下。 [59] 一个路人推了推他，指着下面的路。满脸通红的侍者紧盯着那看了一会儿，笑容在他没有胡须的脸上散开，好像是被泼上去的。他向其他侍者招了招手，为了叫来所有人、自己也不错过什么，他的笑脸很快地左右转了几次。现在所有人都站过来往前看着、找着，他们笑起来，或是因为没发现可笑之处而恼火。

我感到身体里开始了一点点恐惧。某个东西催促我走到另一边；但我只是开始快走，不由自主地扫了一眼前面的几个人，没有觉察到什么特别。然而我看到一个系着蓝围裙的小仆役，他肩上扛着空篮子，在

盯着什么人看。看够了，他就朝房子原地转过身来，向对面一个笑着的侍者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熟悉的动作，他在额前摆了摆手。然后他的黑眼睛闪着光，心满意足地朝我摇晃着走来。

我想，一旦眼睛有了空间，就能看到一个醒目的怪人。可走在我前面的，只有一个干瘦的高个子男人，他穿着深色大衣，苍黄的短发上是一顶黑色的软帽。我确定，不论是衣着还是举止，这个人都没什么可笑的，我已经想忽略他、朝大道前方看过去，这时候，他在什么东西上磕绊了一下。因为我跟在他后面，[60] 就留了心，可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我们两人继续往前走，他和我，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变。现在到了一个人行通道，这时，我前面的那个人用不平衡的腿跳下通道楼梯的台阶，就像有时候小孩子高兴起来蹦蹦跳跳地走路。到对面的楼梯，他干脆一个大步跨上去，但还不等走到上面，他就微微缩起一条腿，用另一条腿跳了一下，紧接着一下又一下。如果让自己相信那里有点小东西，果核，湿滑的果皮，或是随便什么，就满可以把这突然的动作再一次看成是磕绊。可奇怪的是，好像那人自己也相信障碍物的存在，因为他每次都用此时人们常有的那种半是恼怒半是责备的目光四下搜寻着那让人难堪的地方。再一次，街道对面的一个警告召唤起我，但我没听，继续待在这个男人后面，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腿上。大概有二十几步，那种蹦跳没再出现，我得承认，这让我莫名其妙地放松下来。可是，当我抬起眼睛，才发觉这个人又有了麻烦。他的大衣领子立了起来，他想把它放下来，一会儿用一只手，一会儿用两只手，但不论怎样努力都做不到。发生这种事我没有不安。但很快，我无比吃惊地意识到，这个人上上下下的手上有两个动作：[61] 一个隐蔽而迅速，他用这个动作鬼使神差地竖起衣领，另一个应该弄好衣领的动作细致持久，好像被夸张地分解了。这个观察让我不知所措，两分钟之后我才辨认出，在这个男人高高的衣领和烦躁挥动着的手之后，他脖子上的正是那个刚刚离开他双腿的可怕的两节拍跳动。这一刻起，我和他有了关联。我明白这个跳动在他的身体里横冲直撞，试图在一些地方冲出去。我理解了他在人前的恐惧，我自己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检查路过的人是否注意到什么。他的腿突然微微抽搐了一下，我背后猛地一冷，但是没有人看见。我想，若有人发现，我也会轻轻绊一下，这个方法会让好奇的人相信路中间有一个不明显的小障碍，我们两个人都不小心踩了上去。然而，当我还在考虑帮忙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找到了很好的新出路。我忘了说，他拿着一根手杖；它是一根简单的深色木手杖，有一个弯成圆形的朴素手柄。在摸索着的恐惧里，他想到先用一只手（谁知道第二只手还得做什么呢？）把手杖直直的靠在脊柱上、撑住后背，一端紧紧抵住腰骶，圆杖柄一端塞进领子里，这样很牢靠，就好像颈椎和第一节脊椎后有了一个支撑。[62] 这是个不显眼的动作，最多有点放肆，却可

以因为不期而至的春天得到谅解。没有人转过头看，这就行了。好极了。在下一个人行通道又出现了两次跳动，两次轻微的、克制住大半的跳动，这无关紧要；一次的确能看出来的跳动则很巧妙，也无须担心（刚好有一只喷水管横在路面上）。是的，一切都很好；时不时的，第二只手也会抓住手杖，把它按得更紧一点，危险也就马上过去了。然而，我的恐惧依然在增长，我没法应付它。我知道，他走着路，不尽挣扎，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淡然闲散，与此同时那可怕的抽搐却在他体内积聚；他恐惧地感到它不断增长，我也有同样的恐惧，当他的身体里开始震动时，我看到他怎样死死地抓住手杖。这双手表现得那样生硬无情，我竟一心希望他会有强大的意志。可意志又是什么。必然会到某个时刻，他耗尽气力，再也无法继续。而我，我走在他后面，心脏剧烈地跳动，像凑钱那样积攒起一点点力量，我看着他的手，请求他，如果需要，请拿走。

我想，他拿走了。可只有这一点点，我又能如何。

圣米歇尔广场上有许多车，急匆匆的人来来往往，我们常常是在两辆车之间，那时他就会喘口气，随它去，像是在休息，它于是轻轻跳一下，点点头。［63］也许这是被囚禁的疾病想要战胜他的诡计。意志在两个地方崩溃了，在着了魔的肌肉里服从留下轻柔且诱人的美，还有那强制性的双节拍。手杖仍在原位，手看上去邪恶而愤怒；我们就这样走上桥，不错。不错。现在行走中出现了某种不稳定的东西；他跑了两步；他站住了。站住。左手轻轻松开手杖，手举了起来，举得那么慢，我看得见它在空气中颤抖；他向后推了推帽子，擦了一下额头。他轻轻转着头，目光游移，划过天空、房子和水，却什么都抓不住。然后，他投降了。手杖不见了，他展开双臂，好像要飞翔，它从他体内冲出，如同自然之力，使他弯下腰，将他扯回来，让他点头、俯身，把跳舞的力量从他体内甩到人群中。已经有许多人围住他，我看不见了。

再去某处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空了。像一张空荡荡的纸，我沿着房子，漂浮着回到大道上。

22 [86]

我试着给你写信 [87] ，虽然无奈分别之后根本没有什么。我还是试着写，我想，我得这样做，因为我在先贤祠看到了圣人，那个孤独神圣的女人 [88] ，屋顶，门，里面光圈稀薄的灯，对面睡着的城市，河流，月光里的远方。圣女守护着睡着的城市。我哭了。［64］我哭了，因为一切都太出乎意料。我因此而哭，不能自已。

我在巴黎，听说的人都很高兴，大多羡慕我。他们是对的。它是个大城市，很大，充满稀奇的诱惑。至于我，我得承认，在某些方面我被打败了。我想，只能这样说了。我没有经受住诱惑，这导致了某些变化，如果不是我性格中的，就是我世界观里的，无论如何是我生命的变化。在这些影响下，我心里逐渐脱胎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对万物的观想，某些差别前所未有地将我和其他人分开。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一种充满新意义的新生活。眼下我有点为难，因为一切都太新了。我是我境遇里的起步者。

有无可能看一次海？

是的，考虑一下吧，我想象你会来。也许你能告诉我是否有医生？我忘了打听。不过现在我也不需要了。

你记得起波德莱尔那首不可思议的诗《腐尸》[89] 吗？有可能我现在理解了。他是对的，除了最后一节[90] 。一旦遭遇到，他又能做什么？他的任务是，从恐怖中、从看似只能憎恶的东西中，看到一切在者中的在者。没有选择和拒绝。福楼拜写了他的圣朱利安[91] ，你以为这是偶然吗？在我看来决定性的是：是否有勇气［65］躺到麻风病人身边，以爱夜里的心之暖温暖他，这只会是好的结局。



图1 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圣·日南斐法的一生》

千万别以为我在这里因失望而痛苦，相反。有时让我吃惊的是，我多么愿意为了真实放弃一切期待，哪怕真实是丑恶的。[92]

我的上帝啊，但愿这能分享。可那还会是它吗，还会是吗？不，唯以孤独为代价，它才是。

23

空气的每个成分里都有可怕的存在。你吸入时它是透明的，却在你体内凝聚，变硬，在器官之间长成尖锐的几何形状；因为与痛苦和恐怖有关的一切——在审判场、刑讯间、疯人院、手术室，在晚秋的桥拱下——一切都有种坚韧的不朽，它们嫉妒所有在者，冥顽地黏附于可怖的真实。人们想要忘掉许多；他们的睡眠轻柔地锉着脑中的这些沟壑，梦却把睡眠挤开、补画上纹路。于是他们醒来，喘着气，让烛光在黑暗中融化，像糖水一样喝下这半明半暗的慰藉。然而，唉，这安全感又能在哪个棱角上坚守。只需一个最轻微的转动，目光就离开了熟悉和友好的东西，刚刚还是那么令人安心的轮廓却更清晰地成了恐怖的边缘。当心光，它会让房间更加空洞；别四处望，说不定影子会在你身后主人般站起。［66］也许留在黑暗里更好，你那尚无界限的心会试着成为万物之心，无别而沉重。现在你全神贯注于自己，你看见自己终止于面前的双手，你时不时以不精确的动作抚过脸庞。你体内几乎再无空间；即便是闻所未闻之事也得内化进来、按比例限制自己，你却太狭小，容不下庞然大物，这几乎让你平静下来。可是外面，外面无法逆料；倘若它在外面升起，那它也就填入你，但并非填入那些由你部分掌权的动脉，也并非你那冷漠器官的黏液：它在毛细血管里长大，向上虹吸入你枝枝蔓蔓的此在最远端的桠杈。它在那里升高，超出你，高过你的呼吸，而那里却似乎是你能最后逃去的藏身之所。然后去哪，去哪？你的心把你赶出去，你的心在你身后，你几乎已站在自己之外，再也回不去。就像被踩的甲虫，你也从自己体内流出，你那一点点表面的坚硬或调整毫无意义。

哦，没有对象的夜；哦，晦暗的外窗；哦，小心锁起的门；古已有之的陈设，被接受、被公认，却从未被彻底理解。哦，楼梯间的静寂，隔壁屋子的静寂，高高的天花板上的静寂。哦，母亲[93]：你是唯一挡住了静寂的人，在很久以前的童年。你把它承担下来，说：别怕，是我。为了那害怕着的，为了那因恐惧而颓丧了的，你有勇气在深夜里成为这静寂。你点了灯，那声音就是你。［67］你把灯举在面前说：是我，别怕。你把它放下，缓缓地，无疑：是你，你是笼在常用的贴心物品上的光，它们存在着，没有言外之意，善良，单纯，明确。如果某处的墙壁躁动起来，或是门厅里响起脚步，你就只是微笑，在明亮的背景中笑入那探寻着你的惊恐的脸，好像你就是那隐约

的声响，好像你和它有共同的秘密，有约定，有默契。统治尘世的力量有哪个能和你相比？看，国王们躺着，呆望着，讲故事的人也无法让他们散心。恐怖在情人极乐的乳房上追到他们，让他们瑟瑟发抖，灰心丧气。可是，你来了，把那庞然大物挡在身后，完完全全地遮住它；你不是能随时被掀开的帘幕。不，似乎有个召唤需要你，你就战胜了它，你已经领先于一切将会出现的，背后只有你匆匆赶来，是你永恒的路，是你爱的飞翔。

24

我每天经过的那家造型店 [94] 门前挂着两张面具。一张是溺水而死的年轻女人的脸 [95] ，人们从验尸房 [96] 取样塑模，因为这张脸很美，因为它在微笑，因为它笑得那样幻灭，好像它都知道。下方是他卓具识见的脸 [97] 。在那些聚集起官能的坚硬结节上，总想要蒸发掉的音乐无情地自我浓缩了。这是他的面庞，上帝关上他的听觉 [98] ，因此天地寂然，除了他自己的鸣响。因此他不会惑于声音的颓靡无常。他内里的，是它们的清明长久；因此，唯有无声息的感官为他输入世界，［68］万籁俱寂，一个紧张等待的世界，它尚未完成，在音调被创造之前。

圆满世界者：化为雨落在地上、水中，漫不经心地落下，偶然地发生，——越发不可见，依律而喜，于一切中重生，升高，漂浮，形成天空：如是，我们沉降下的东西又升起，从你中出现，音乐的穹庐笼盖世界。

你的音乐：它应该为世界存在，而不是为了我们。应在底比斯 [99] 为你造一架锤击钢琴；将有天使带你穿越荒野中长眠着国王、情人 [100] 和隐士 [101] 的重峦，到那孤独的乐器前。他会高飞并离开，他忐忑着，怕你开始。

你就会奔涌而出，是奔涌者，无止无息。把只有天地能承受的归还天地。迷信的贝都因人 [102] 在远方 [103] 被你追上；商人却倒在你音乐的边缘，仿佛你是风暴。只有几头狮子，夜里远远地绕你徘徊，它们被自己吓到，受到它们澎湃的血的威胁。

现在，谁把你从纵欲的耳中接回？谁把那些可买卖的、淫而不育的贫瘠听觉从音乐厅赶走？精液射出，他们却妓女般取乐玩弄；他们躺在不作为的满足 [104] 里，就像奥南 [105] 的精液洒在他们之间。

在哪里啊，主，将有未受污的处女的耳朵躺在你的音调旁：她将死于极乐，或她将娩出无限，她受孕的脑定会因这纯粹的生育破裂。

25

［69］我不低估此事。我知道这需要勇气。但我们想一下，假如一个人有这种奢侈的勇气 [106] 去追踪他们，就会永远（谁又能再忘掉或弄错呢？）知道，他们后来钻去了哪里，他们如何开始其余的许多天，他们夜里是否睡眠。特别要查明这个：他们是否睡眠。但只有勇气还不够。因为他们来来去去，并不像那些太容易跟随的普通人。他们在那儿，又消失，像铅兵那样被摆好，又被拿走。找到他们是在几个偏僻但不隐蔽的地方。灌木丛后退了，小路微微地从草地边绕过，他们就站在那，周围有大片透明的空间，好像站在玻璃罩下。你可能会把他们当作沉思的散步者，这些不显眼的男人是处处卑微的小人物。但你错了。你看那只左手，看它怎样探入旧大衣歪斜的口袋里寻找着什么；找到了，掏出来，把那个小小的东西笨拙而醒目地举在空气里。不出一分钟，就来了两三只鸟，几只麻雀好奇地蹦过来。如果那个人成功地符合它们对静止的确切理解，就没有理由不再靠近一点。终于第一只麻雀飞起来，紧张地在那只手的高度上扑腾了一会儿，那只手（上帝知道）用无求的、明显放弃了的手指递出一小块破碎的甜面包。他身旁聚起了人，当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人越多，他就越与众不同。他站在那，就像一架即将燃尽的烛台［70］，残余的烛心闪烁着，十分温暖，一动不动。这许多小小的笨鸟根本无法判断他在如何招引，如何诱惑。如果不是有观众，如果让他站得够久，我确信总归会有个天使过来，屈尊吃下枯萎的手中那一口古老的甜食。现在，人们挡住了天使的路，历来如此。他们关心的只是鸟儿的到来；他们认为这就够了，他们宣称他等待的也无非就是这个。他还能等什么呢？这些被雨浇坏了的老木偶倾斜着插在土地上，就像家中小花园里的船偶 [107] ；他们保持这个姿势，是否因为某次，某处，在生命最动荡的时候，他们也站在前方？如今他们这样暗淡，是因为他们曾经斑斓吗？你想问他们吗？

只是，若看到女人在喂食，什么也别问。甚至能跟上她们；她们边走边喂；这很容易。随她们去吧。她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们突然在手袋里有了许多面包，她们从薄薄的面纱下拿出一大块，咬过一点的、湿润的一块。让唾液浅浅地经历世界，小鸟们带着她的滋味飞来飞去，即便它们很快就忘掉，这也让她们愉快。

26

那时我坐在你的书旁，固执者 [108] ，试着让它们有意义，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拆散你，选择他们关心的部分，就心满意足。因为那时，我还没有领会，名誉是对生成（das Werden）的公开损害，它大量闯入生成的工地，挪走了后者的石块。

[71] 年轻人 [109] ，不论在哪，心中出现了让人发抖的东西，利用好无人认识你的机会。即使认为你一无是处的人反对你，即使你与之打交道的人放弃了你，即使他们因你可爱的想法意欲铲除你，可这些让你内心振作的粗暴危险，比起以后名誉狡诈的敌意又算得了什么。名誉让你涣散，你因此再无法为非作歹。

不要请求任何人谈论你，哪怕是鄙薄地谈起。时间走过，如果你发现你的名字在人群中流传，别去在意，就像你从他们口中听到的其他一切，这并不值一提。你要想：这个名字坏了，扔掉它。用一个别的，随便哪个，这样上帝才能在夜里呼唤你。千万藏好它 [110] 。

你这孤独者，你这怪人，他们怎样用名誉收买了你。是多久之前，他们还彻彻底底地反对你，现在他们和你打交道却像对待自己人。把你的话放入他们自负的牢笼，随身带到广场上展览，挑衅它们，因为他们是安全的。你所有可怕的猛兽。

那时我才读到你，当它们从我中冲出，在我的荒原上袭击我，那些绝望的困兽。就像你自己临终时那样绝望。你，所有的地图都画错了你的轨迹。你道路的无望曲线，它跳跃般穿过天空，唯有一次与我们擦身而过，又惊骇地离开。你在乎什么？一个女人是留是走，一个人眩晕，另一个疯狂，死了的活着，活着的却装死：你在乎什么？ [111] 对于你，这一切都太自然；于是你走过去， [72] 就像穿过前庭，并不停留。但在那，你停住，弯下了腰，我们的事件在那里沸腾，冷凝，变色 [112] ，在里面。比任何有人去过的地方更深；一扇门为你弹开，现在你就在火光中的烧瓶 [113] 旁。那里，你从未带人去过，你这多疑者，你坐在那分辨一个个转化。因为你生性是要揭发，不是建造，也不是述说，于是在那儿，你做出可怕的决定，要独自一人，立刻放大那些你自己最初只能透过玻璃瓶发觉的细微，使它在千万人前，在一切之前，无比巨大。你的戏产生了。这几乎不占空间的、被千百年挤压成液滴的生活，你不能等它被其他艺术找到，逐渐为几个人所见，一点点聚集出观点，最后要求这尊贵的谣言被证实普遍可见，就好像在人前展开了一幕戏。你等不了 [114] ，你在那，你必须确定、留住那几乎不可测的：一份升高半度的感情，一种几乎无重量的意志，你在极近处读出了它指针的角度，一滴嫉妒里稀薄的浑浊，一个信赖的原子里微乎其微的色差；因为现在这些过程里竟然是生活，是滑入内部的我们的生活，它退到里面，退得那么深，深到从未被想过。

像你这样，生来就要展示，永恒的悲剧诗人，你必须在反掌之间把毛细血管转化为最可信的手势、最实在的物品。 [73] 于是你开始了作品中史无前例的暴行，在可见中寻找内心所见的等价物 [115] ，越来越急躁，越来越绝望。那是一只兔子，一间阁楼，一个大厅，里面有人

走来走去：那是隔壁一只玻璃杯的声响，窗前的大火，那是太阳。那是教堂，山谷中教堂般的石崖。但不够；最后塔楼也得进来，还有整列的山脉；还有埋葬风景的雪崩淹没了舞台 [116] ，为了不可捉摸之事而堆满实物的舞台已不堪重负。此时你无法继续了，你折在一起的两端彼此弹开；你疯狂的力量源于有弹性的棍棒，你的作品什么也不是。

否则谁又能理解，你临终前不愿离开窗前，如你一贯的固执。你要看路人；因为你想到，倘若某一天决定开始，是否也能让他们变成什么 [117] 。

27

那时我第一次注意到，关于一个女人，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我意识到，他们讲述她时却省略了她 [118] ，他们提到并描写其他那些环境、地点、物品，直到某一个位置，以围绕她的那条从未被画下的淡淡的轮廓为界，一切都停止了，停止得轻柔又似乎小心翼翼 [119] 。她是怎样的？我接着问。“金发，差不多像你这样”，他们说，又列举了其他所知的种种。但她仍然模模糊糊，我再也想象不出什么。［74］唯有妈妈讲起那个我总想听的故事时，我才能看到她——

——那时，每次讲到狗的那一幕，她总会闭上眼睛，把她缄默却处处明亮的脸哀求似的支撑在抚着太阳穴的冰冷双手中 [120] 。“我看到了，马尔特”，她信誓旦旦地说：“我看到了。”我从她那听说此事，已是她最后的几年。那段时间她再也不想见任何人，不论去哪，甚至是途中，她都随身带着一只厚实的银质小滤网，过滤她所有的饮料。她再也不吃有固定形状的食物，独自一人时，她把饼干或面包弄碎，像小孩子那样一点点吃下碎屑。那时，对针的恐惧完完全全地控制了她。为了请求谅解，她只是对别人说：“我吃不下任何东西了，可是千万别妨碍你们，我感觉非常好。”但她会突然转向我（那时我已经有点长大了），强笑着说：“有那么多针啊，马尔特，到处都是，想想吧，它们多容易就掉下来……”她故意说得像是在开玩笑；但想到所有那些没固定好的针随时随地可能掉下来，她就不寒而栗。

28

可讲起英格博格，她就平静无事；她不再谨小慎微；她大声地说着，回忆起英格博格的笑，她也笑起来，我就能看到英格博格有多美。［75］“她让我们所有人开心，”她说，“你父亲也是，马尔特，真真正正地开心。但后来，虽然看上去她只是得了小病，却必死无疑。我们所有人都避而不谈，隐瞒此事。有一次她从床上坐起来自顾自地说

话，就像一个人想听听什么东西的声响 [121] 。她说：‘你们不要这样小心；我们都知道，你们放心我，顺其自然很好，我别无他求。’想像一下，她说：‘我别无他求’；那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开心的她。你长大后会有一天明白吗，马尔特？以后你要想一想，也许你会想起来。如果有人明白这些事情就好了。”

一个人的时候，妈妈就忙着“这些事情”。而最后的那几年，她总是独自一人。

“我永远达不到，马尔特”，她有时说，带着她特有的无畏的笑，那种微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笑过就圆满。“但没人有兴趣搞明白它；如果我是男人，是的，只要我是个男人，我就会思考，真正有条有理地思考，从头开始。总要有一个开始，可抓得到它的时候，它却总已经是什么别的东西了。唉，马尔特，我们就这样走过去，我觉得走过去的时候所有人都漫不经心，忙忙碌碌，从未真正留意。就好像一颗流星落下，没有人看到，没有人许愿。永远别忘了许愿，马尔特，不应该放弃愿望。我相信，没有满足，但有长久的愿望，一生之久，根本等不到满足。”

[76] 妈妈让人把英格博格的小写字柜放到楼上她的房间里。我可以直接推门进去找她，所以常常能看见她在小柜子前面。我的脚步完全消失在地毯中，但是她感觉到了我，就把一只手从另一侧的肩上递给我。那只手没有一丁点重量，吻上去几乎就像晚上入睡前递过来的象牙受难像。低矮的写字柜桌板被打开，她坐在一旁就像在乐器边。“里面有那么多太阳”，她说，真的，黄色的旧漆让里面不可思议地明亮，漆上画着花，总是一朵红一朵蓝。在三朵花并列的地方，中间那朵就成了紫罗兰色，隔开其他两朵。这些颜色和细长水平涡纹的绿色均已变暗，底色有多耀眼，它们就有多惨淡，一点也不清晰了。色调间出现了一种朦胧的关系，它们彼此暗自关联，却从不说出口。

妈妈抽出空空荡荡的小隔板。

“啊，玫瑰”，她说，身体稍稍前倾，进入那不绝如缕的气味中。还不止如此。她总是想像着，会按到某个秘密的弹簧，就能突然在无人料及的暗格中找到什么。“它会一下子跳出来，你会看到的”，她认真且不安地说，匆匆拉开所有的隔板。真的留在隔层中的纸张却被她小心地收起、锁好，并不阅读。“我反正读不懂，马尔特，那对我一定太难了。” [77] 她确信一切对于她都太复杂。“生活中没有初学者的班级，它总是要求马上就开始最难的。”有人向我保证，在她的姐姐、女伯爵于勒伽尔德·斯基尔惨死之后，妈妈才变成这样。女伯爵是被烧死的，那是舞会之前，她在烛台边的镜前，想用另一种方式把花插在

头发里。但似乎，妈妈临终前最难理解的，是英格博格。

现在我写下这个故事，就像我恳求时妈妈讲述的那样。

“那是仲夏，英格博格葬礼后的星期四。从喝茶的阳台空地上，能看到大榆树之间祖宅的山墙。桌上摆放得刚刚好，仿佛从来没有另一个人在这里吃过东西，我们也均匀地围坐着。每个人都带了点东西，一本书或是一只手工篮子，所以甚至还有点挤。阿贝罗娜（妈妈最小的妹妹）倒着茶，所有人都在忙着递东西，只有你的外祖父在靠椅中向房子看去。那是等邮件的时辰，平时总是英格博格带过来，她要安排食物，会在室内待得久一点。在她生病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习惯她不来；因为我们也知道，她来不了。但那个下午，马尔特，她真的再也不会来的时候——她来了。也许是我们的错；也许是我们把她叫来的。因为我记得，我一下子坐在那，拼命地想，［77］现在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突然说不出是什么；我全忘了。我抬起头，看到所有其他人都转向房子，不是以特别的、引人注目的方式，而是那种确实很平静的、日常的等待。这时我几乎——（想到这，马尔特，我很冷）但，上帝保佑我，我几乎脱口而出‘她在哪？’——就在那一刻，加弗利尔已从桌下冲出、迎着她跑了过去，就像平时那样。我看见了，马尔特，我看见了。它跑向她，虽然她没来；对它来说，她来了。我们明白，它向她跑去。它回头看了我们两次，好像在询问。然后向她奔去，像平时那样，马尔特，完全像平时那样，跑到她身旁；因为它开始绕着圈跳，马尔特，围着一个不在那的东西，然后扑到她身上舔她，直直地站着。我们听到它因喜悦而呜咽，它就那样窜到空中，迅速地连续跳了好多次，你真的会以为是它的跳跃挡住了她。但突然一声吼叫，它在空中、在自己的跳跃里转过身，冲了回来，意外地笨拙，然后十分奇怪地平趴下来，一动不动。另一边，仆人拿着信从房子里走出。他犹豫了一会儿；显然，正对着我们的脸走过来并不十分容易。你父亲也已对他摆了摆手，让他别动。你父亲，马尔特，不喜欢动物；但那时，他却走过去，在我看来，很慢地，在狗身旁弯下腰。他对仆人说了什么，一个很短的单音节的词。我看到，仆人急忙跑过来要去抬起加弗利尔。但那时你父亲自己抱起了狗，带它走进了房子，仿佛他清楚地知道要去哪。”

29 [122]

有一次，讲完这个故事时，天快黑了，我刚想给妈妈讲讲那只“手”：那一刻我还讲得出。我已经松了一口气想要开始，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我多么理解为什么那个仆人不敢正对着他们的脸走过去。如果妈妈看到了我看到的东西，即使天色昏暗，我也会害怕她的脸。我很快又深吸了口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几年之后，经历过乌尔内克罗斯

特画廊的那个奇怪的晚上 [123] ，我好几天都在打算向小埃里克吐露秘密。然而，我们夜谈完，他就再次对我封闭起来，他躲着我；我觉得他看不起我。正是因此我才想和他讲讲那只“手”。我自以为，如果我能让他明白我真的经历过那件事，就能赢得他的敬意（出于某种原因我急切地希望如此）。可是埃里克太机灵，总能躲开我，我没成功。很快我们也就离开了。所以，也够怪的，这竟是我第一次讲出这件尘封在童年里的往事（而且居然是讲给我自己的）。

当时我跪在靠椅中画画，这样才能舒服地达到桌子的高度，这也能看出我当时多小。那是晚上，冬天，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在城中寓所里。桌子在我的房间的两扇窗之间，屋子里只有一盏灯，照着我的画和小姐的书；小姐 [124] 坐在我身边稍稍靠后的地方读书。她读书的时候，就很远。我不知道［80］她是否沉浸在书里；她能读上几个小时，却不怎么翻页，我有种印象，好像书页在她眼下越来越满，好像她一边读一边添进去某些对她必不可少、却不在书中的词。我画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受。我画得很慢，没有明确的打算，如果画不下去，我就微微向右转一下头，盯着看所有的东西；这样我总能很快地想到还缺什么。那是在战场上骑着马的军官，如果他们正在战斗中可就容易多了，因为只需要画出笼罩着一切的烟尘。可妈妈总说我画的是小岛，一座有大树、宫殿、台阶、岸边有花的岛，它还应该在水中反射出倒影。但我觉得那是她虚构的，或者那是后来的事了。

那天晚上我画了一个骑兵，一个单独的、非常清楚的骑兵，骑在一匹装配怪异的马上。他五颜六色的，我得经常换铅笔，红色尤其重要，我总是一再用它。现在我又需要它了；它却（我现在还能看到）滚过被照亮的纸、滚到桌边，掉了下去，我还来不及阻止，它就从我身边落下消失了。我真的急需它，爬下去找它实在太讨厌。我不怎么灵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下去；好像是我的腿太长了，我没办法把它们在下面伸开；跪得太久，我的下肢麻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椅子的。最后，我有点稀里糊涂地到了地上，［81］发现自己在桌下一张铺到墙角的兽皮上。但这时又有了新麻烦。我的眼睛习惯了上面的明亮，还在为白纸上的色彩兴奋不已，桌子下面什么也看不清，似乎黑暗把我锁了起来，我很怕，不敢去碰。我跪着，左手撑地，另一只手全凭感觉在凉凉的、长绒毛的地毯里摸来摸去，地毯摸上去很亲切，只是找不到笔。我自以为过去了很长时间，正想叫小姐，请她帮我举灯，这时我发现，对于我不知不觉挣扎着的双眼，黑暗一点点透明起来，我甚至能分辨出后面的墙壁，它终止于浅色的地脚线；我找着桌腿；最先认出的是我自己五指张开的手，它有点像水生动物，孤零零地在下面移动，搜寻着地面；我还知道，我几乎是好奇地看着它；它在下面以一种我从未观察过的动作一意孤行地摸索

着，我似乎觉得它会一些我从没教过它的东西。我紧紧盯着它，看它怎样向前推进，这很有意思，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切。但是，我怎么会相信，突然从墙壁中伸出来另一只手，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异常枯瘦的大手。它以类似的方式在另一边寻找着，两只张开的手都盲目地移向对方。我的好奇尚未耗尽，但突然就到了尽头，留下的只有恐惧。［82］我感觉其中一只手是我的，它正在参与一件再也弥补不了的事。以我对它拥有的所有权利，我让它停下来，平平地、缓缓地把它收回来，这期间我的眼睛没有离开另一只继续寻找着的手。我明白它不会放弃。我说不出怎样回到了上面。我深深地坐在椅子里，牙齿上下打战，脸上血色尽失，我觉得眼睛里的蓝色也快没了。小姐——，我想说，但说不出，那时她自己也被吓到了，扔下书跪在椅子旁叫我的名字；我相信她还摇了摇我。可我十分清醒。我吞了几口唾沫；因为我想讲出来。

但怎样讲呢？我难以置信地控制住自己，可这无法表达，没人会明白。即使这件事有言语可用，那时我却太小，什么也想不出。突然，恐惧攫住了我，这些言语，它们也可能超越我的年龄一下子出现，那就得说出来，对我而言这似乎比一切都更可怕。我没有力气以另一种变化了的形式，从头开始，再经历一次下面的那种真实；也没有气力去听我将如何陈述它。

有什么东西进入了我的生命，偏偏是我的，我得独自对付它，永远，永远。如果现在我宣称，那时候我就有了此种感受，这当然是幻觉。我看到自己躺在有护栏的小床上，没有睡觉，不知怎地我模模糊糊地预料到，这就是生活：充满极其不寻常的东西，它们只对一个人有意义，且不可言说。［83］当然，我心中渐渐升起了一种悲伤而沉重的骄傲。我想象着将要怎样浪迹四方，内心充实，却沉默不语。我对成年人有了强烈的同情；我佩服他们，我打算对他们说我佩服他们。我打算下次就和小姐说。

30

然后就来了一场这样的病，它意在向我证明，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独特的经历。高烧在我体内翻腾，从最底部挖出我一无所知的经验、图像和事实；我躺在那，被自己堆满，等待着那个被命令把这一切重新放回我之内的时刻，层层堆放，有条不紊，依次排开。我开始了，但它在我手下生长，它抗拒着，它太多了。这时愤怒攫住了我，我把它一股脑儿地扔入自己，让它们压在一起；可我再也合不拢了。我因此尖叫，半敞开着，我尖叫，尖叫。当我开始从自己向外看去，他们已经围在我床边多时，握着我的手，有一支蜡烛，它巨大的影子在他们身后摇动。父亲要我说怎么了。那是种友好、温和的命令，但毕竟是命

令。我不答，他就不耐烦起来。

夜里妈妈从不过来——，或者只来过一次。我叫了又叫，小姐来了，还有女管家希弗森和车夫乔治；但没用。［84］所以最后就派车去找父母，他们在一个大舞会上，我想是在王储那儿。一听到车驶入院子，我就安静了，坐起来看着门。另一个房间里沙沙作响，妈妈穿着她根本不在意的宫廷大礼服走了进来，她几乎是跑过来的，任由白色皮衣掉在身后，用赤裸的手臂抱住我。我从未那样惊喜地摸着她的头发，她保养得很好的小脸，她耳朵上冰冷的钻石和肩膀边缘有着花香的纱绸。我们就那样温柔地哭着、吻着，直到我们感觉到父亲在那，我们必须分开了。“他发着高烧”，我听见妈妈嗫嚅着说，父亲抓过我的手数着脉搏。他穿着猎骑兵长的制服，系着漂亮的水蓝色大象宽腰带 [125] 。“喊我们回来真是胡闹”，他对着房间说，没有看我。他们答应说若事情不严重就回去。这当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我在被子上找到了妈妈的舞会卡和我从未见过的白茶花，当我发觉它有多么清凉，就把它放在了眼睛上。

31

然而，漫长的是那些病中的午后。糟糕的一夜之后，上午总是在睡着，醒来时以为还早，却已是下午了，一直是下午，没完没了的下午。我于是就那样在清空的床上躺着，或许在关节里长了大一点，太累了，什么都想不出。［85］苹果慕斯的味道久久不散，能做的一切无非是让这味道展开，不由自主地，让纯粹的酸味代替思维在体内盘旋。之后，力气回来了，就在身后垫起枕头，可以坐起来玩锡兵；但在倾斜的床桌上它们太容易倒下，紧接着一排都倒下：而我尚无十足的生命力每一次都从头再来。突然就觉得难以忍受，请人马上把一切都拿走，重新看到不远处空荡荡的被子上只有两只手，这很好。

有时妈妈过来半个小时读童话（真正长时间的朗读是希弗森），却不是为了童话。因为我们两个都不爱童话。我们对奇妙有另一种定义。我们觉得，如果一切都顺其自然地发生，就总是最为奇妙的。我们不太看重在空中飞翔，仙女让我们失望，对于变化成另外一种东西我们所能指望的也只是十分表面的替换。但为了看起来有事可做，我们还是会读一点；有人进来时还得先解释我们在做什么，这让人不舒服；我们尤其要以一种夸张的明确性面对父亲。

只有当十分确定不会被打扰，外面天也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沉溺在回忆里，为那些我们俩都觉得很老了的共同回忆笑起来，因为打那以后我们两个都长大了。我们记起，有段时间［86］妈妈希望我是个小姑娘 [126] ，而不是现在这个男孩。不知怎地我猜到了，于是我想出

个主意，有时下午去敲妈妈的门。如果她问是谁，我就很高兴，把我的小声音弄得很细弱，喉咙痒痒的，在外面喊“索菲”。接下来我进屋去（穿着我总归要穿的小小的女孩子气的便服，高高地挽起袖子），我就是索菲，妈妈的小索菲，在家里忙来忙去，妈妈得给她编一个小辫子，就算淘气的马尔特回来了，也不会和他弄混。根本不希望他回来，他不在，妈妈和索菲都很舒服，她们的谈话（索菲还继续着那样尖细的声音）主要是列举马尔特的顽皮，再抱怨一下。“唉，这个马尔特呀，”妈妈叹着气说。索菲知道男孩子们通常都有的许多坏处，就好像她认识一大堆男孩。

“我想知道索菲是什么样子了，”回忆时妈妈会突然说。现在马尔特当然给不出答案。但如果妈妈提到她一定死了，他就会固执地反对，恳请她别这样想，虽然这也无法证明。

32

现在细细思量，我惊异于自己竟然总能从高烧的世界里全身而回，顺从于极其普通的生活，这里人人都处于熟悉的境况中，并愿意受这种感觉支撑，［87］这里人们小心翼翼地在可理解的事态中相处。某种东西被期待着，它来或不来，第三种情况被排除在外。有悲伤的事，万劫不复，有惬意的事，还有许许多多无关紧要。如果有人被给予快乐，那就是快乐的，他要按照快乐行事。说到底一切都非常简单，一旦懂得，就顺理成章。一切也就都会进入这约定好的界限之内；如果外面是夏天，则有漫长而平稳的课堂；一定要用法语描述散步；客人来了就被叫进去，如果你刚好正在悲伤，他们就觉得滑稽，他们拿你取乐，就像在逗弄某些长着独一无二忧郁面容的鸟。当然还有生日[127]，那一天请来了许多你几乎不认识的小孩子，难为情的小孩子也让你难为情，或者是粗鲁的孩子抓破你的脸、打碎你刚刚得到的东西，从箱子和抽匣里扯出来一切，乱堆一气，又突然跑开。如果自己玩，像平常那样，就可能意外地走出这约定好了的、大体上无害的世界，陷入全然不同的、绝对无法预料的境遇。

有时候，小姐的偏头痛格外严重，那几天很难找到我。我知道，父亲问起我时，我若不在，他就会派车夫去公园找。我能从楼上的一间客房看见他跑出去，在长长的大道开始的地方喊着我。［88］这些彼此相邻的客房在乌尔斯戈尔德的山墙中，那段时间我们很少有客人，所以它们几乎总是空的。紧挨着它们的是那间对我有着强烈吸引力的角屋。里面除了一尊古旧的胸像什么也没有，我想那是海军上将尤尔[128]，四面的墙都被深深的灰色壁橱围着，甚至窗户都安在壁橱上方空空的白墙上。我在一个壁橱的门上找到了钥匙，它能打开所有其他柜子。我就很快地翻了个遍：18世纪宫廷总管的大礼服，织入衣料的

银线让它冷冰冰的，还有配套的漂亮的针织马甲；丹麦国旗和大象勋章 [129] 的特殊服装，最初我以为那是女装，它们那么华丽繁冗，衬里摸起来那么柔软。然后是真正的女礼服，它们被支架撑开，僵硬地挂在那，仿佛是一出大戏里的木偶，戏终究过了时，它们的脑袋被用在了别处。打开旁边的柜子时里面一片昏暗，那是些看上去比其他所有衣服都穿得多的高领制服，它们本来也没希望被保存下来。

没有人会惊讶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拖出来，让它们垂在光里；拿这件或那件在身上比量、披上；我匆匆穿上一件多少有点合适的戏服，好奇又兴奋地跑到相邻的客房去，站在由一块块不等大的绿玻璃拼成的细长柱形镜子前。啊，镜子里的人会怎样颤抖，如果它就是他，那会多么迷人。［ 89 ］有什么东西从昏暗中出来、走近，走得比他慢，因为镜子好像不相信它，镜子太困了，不愿意立即重复他说的话。然而，最后，镜子当然得重复。现在，它是让人极其惊异的、陌生的东西，与他的所想截然不同，是某种突兀而独立的存在，为了能随即认出自己，他迅速地扫了一眼，并非毫无讽刺，而那一丝嘲弄差点毁掉所有乐趣。可如果他马上开始讲话、鞠躬，如果他对自己眨眼，不断向后看着离开，再果断且昂扬地回来，那么只要他愿意，骄傲的就是他。

那一次，我领教了某一件特殊衣物能产生的直接影响。几乎还没穿好一件，我就得承认，它掌控了我；它已事先规定好我的动作，我脸上的表情，甚至是我的想法；有花边的硬袖口一次次翻落到手上，它绝非平日里我的手；它如演员般动作，是的，我想说它在观察着自己，虽然这听上去如此夸张。这些装扮从未过分到让我感觉自己陌生；相反，愈是多变，我愈是对自己深信不疑。我越来越大胆；把自己抛得越来越高；我很灵巧，能接住自己，这毋庸置疑。我没有意识到，在这迅速增长的安全感中有一种诱惑。离灾难只有一步之遥，直到有一天，我一直以为打不开的最后一个柜子妥协了，它交给我的，并非某些特殊的服装，［ 90 ］而是形形色色的模糊面具，它们幻影般的朦胧让我的血冲上面颊。无法一一列举那里所有的东西，除了一个我能想起的包塔面具 [130] ，还有不同颜色的化妆舞衣，有缝着硬币清脆作响的女裙，有让我觉得傻里傻气的小丑服，多褶的土耳其裤子和波斯软帽，装樟脑的小口袋从里面滑出，还有冠状头饰，镶着无表情的冥顽的石头。所有这些都难入我的法眼；它们蹩脚的虚假，像剥下来的皮，惨兮兮地挂在那，拖到光里就松松垮垮地摊在一起。让我心醉神迷的是宽大的斗篷、布块、围巾、面纱，所有那些柔顺的、未使用过的大块织物，它们绵软且谄媚，或者光滑得抓不住，或者轻盈得像风一样从身边飞过，或者干脆是沉甸甸的，带着它的全部负担。在它们之中，我才看到真正自由、无限灵动的可能性：一个被出售的女奴，圣女贞德，老国王或魔术师，一切都在我手中，特别是还有面具，那

些恐怖或是惊人的大脸，它们有真正的胡须，浓密或高扬的眉。我之前从未见过面具，但我立刻意识到面具必须存在。想起我们曾有过一条看上去就像戴着面具的狗，我不禁笑起来。我想像着它真诚的眼睛，它们好像总是从多毛的脸后面看出来。打扮的时候我还在笑，彻底忘了我到底想演什么。现在，打扮好之后，到镜子前才能判定出角色，这新鲜且充满悬念。［91］我戴着的那张脸闻上去有种古怪的空洞，它牢牢地罩在我脸上，但我可以不费事地看出去，戴上面具后我又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布料，像穆斯林的头巾那样缠在脑袋上，这样一来，下缘插在黄色大斗篷里的面具上面和侧面也完全被包住了。直到再也缠不上，我想裹得已经够好了。我还抓起一根大棍子，尽量伸开手臂，在身旁拖着它走向客房中的镜子，虽然不轻松，但我自以为威严十足。

可真是出人意料地气派。镜子刹那间就把它映照出来，它太有说服力了。根本不需要动来动去，即便什么也没做，那表象也是完美的。但需要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所以我微微转过身，最后举起了双臂：那是驱魔般的宏大动作，我已经意识到，这就是唯一合适的。可就在这庄重的时刻，我听到身边传来闷响，那是被我的装扮缓冲了的混杂噪声；我大吃一惊，丢下对面的那个人不再看它，十分扫兴地发现我弄翻了一张小圆桌，天知道上面有什么，大概是十分易碎的物件。我尽可能弯下腰，证实了我最坏的预感：看来所有的东西都碎了。两只多余的绿紫相间的磁鹦鹉显然都摔烂了，以各自不同的糟糕方式。从一个罐子里滚出的糖果［92］就像被纱茧缚住的昆虫，罐子盖甩出去很远，罐身也只能看到一半，另一半则彻底消失了。最可气的是一只碎成了几千片的香水瓶，某种古老精油的残液从中飞溅而出，在明净的木地板上形成一块样貌恶心的污渍。我很快地用身上垂下来的什么东西擦干了它，但它只是变得更黑、更讨厌了。我真的绝望了。我站起来，寻找着能弥补这一切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我不方便看，每个动作都受阻，面对这种掌握不了的荒唐处境，我勃然大怒。我扯着身上的一切，它们却缠得更紧了。斗篷的带子勒住了我，我头上的东西重重压下来，好像越来越多。这时空气也浑浊起来，好像泼出来的液体挥发出的腐败气息让它发了霉。

我气急败坏地冲到镜前，透过面具吃力地看我的双手如何工作。这正中了镜子的下怀。它复仇的时刻来了。当我在无限增长的憋闷中挣扎，要逃离包裹我的衣物，镜子却逼迫我抬头看它，我不知道它用了什么花招，图像操纵着我，不，那是一种现实，一种陌生的、不可捉摸的、怪物般的现实，我被它彻底浸透，违背自己的意志：因为现在它是强者，我是镜子。我盯着面前这个巨大而可怕的陌生者，和它独处令我不寒而栗。但就在我想到这的那一刻，［93］发生了最可怕的

事：我丧失了所有知觉，我彻底失灵了。那一秒钟我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而徒劳的渴望，我渴望着我自己，可那里只有它。除了它什么都没有。

我跑开了，但跑着的是它。它横冲直撞，不认识这栋房子，不知道去哪；它从一段楼梯上摔下，摔到走廊里的一个人身上，后者喊叫着挣脱了。一扇门打开了，几个人走出来：啊，认出他们可真好啊。那是希弗森，善良的希弗森，还有女佣和管理银餐具的仆人：现在就要见分晓了。但是，他们没有跑过来救我；他们的残酷无边无际。他们站在那笑，我的上帝，他们竟能站在那笑。我哭了，可面具让泪水流不出来，泪水在里面流过我的脸，马上干了，再流下来，再干掉。最后我跪在他们面前，从未有人那样下跪过；我跪下，向他们举起我的手，乞求说："让我出去吧，如果可以，留下我。"但他们听不到；我失声了。

直到死前希弗森都在讲着我怎样慢慢倒下，他们还在继续笑，以为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已经习惯我这样。但我却一直躺着，不作声。他们终于发现我昏过去时，大吃一惊。我躺在那，像所有布料中的一块，真的就像一块布。

33

时间快得无法估量，一下子就又到了请牧师耶斯伯尔森博士来做客的时候。那顿早餐对所有人而言都辛苦难熬。［94］他习惯了那些很虔诚的邻居们总是因他而不知所措，在我们这他简直就是离水之鱼，可以说他躺在陆地上，嘴巴开开合合。他在自己身上练成的腮式呼吸难以为继，吐出气泡也并非万全之策。较真起来看，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最后一点零头以难以置信的价格出让了，所有的库存都结算成了现金。在我们这，耶斯伯尔森博士得限制自己做一个凡夫俗子，可他偏偏从来都不是。按照他的想法，他是在灵魂领域执事。灵魂是他要维护的公共机构，而他也绝不会玩忽职守，甚至和妻子打交道也不例外，正如拉瓦特尔有一次说过，她是"他的朴素、忠诚、因生育而神圣的丽贝卡。"[131]

（至于我父亲，他对上帝的态度毫无瑕疵，礼貌到无可指摘。有时候在教堂里，他站在那，等待着，鞠着躬，我会觉得他真就是上帝的猎骑兵长。反之，在妈妈看来，有人居然能对上帝以礼相待，这几乎让她受到伤害。如果她也要用明确且详细的礼俗投入到一种宗教里，那么对她而言数小时之久的长跪、俯地、在胸前和两肩之间划标准的大十字，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其实她从未教过我祈祷，［95］但我愿意跪下合拢双手，这对她确是一种安慰。有时我屈指交叉，有时两掌

合十，这要看当下哪种姿势让我觉得更有表现力。我无忧无虑，很早就经受过一列度化，可是很久之后，在绝望的日子里，我才将这些度化与上帝联系在一起，这关联发生得如此猛烈，几乎在形成的刹那同时崩毁。显然，此后我必须全部从头开始。有时在那样的起点，我会觉得需要有妈妈在，虽然独自经历一切当然更为正确。况且那时她早已死去。）[132]

面对耶斯伯尔森博士，妈妈几乎有点淘气。她加入一些他认为严肃的谈话，当他喋喋不休起来，她却听够了，突然就忘了他，好像他已经走了。“他怎么能”，有时她提起他：“在人临死的时候，突然过来探望。”

他也是在这种境况下来看她的，但她当然再也看不见他了。她的官能死去了，一个接一个，首先是视觉。那是秋天，本应该搬到城里，可她恰在那时候病倒，或者毋宁说，她立刻开始了死亡，从整个表面，缓慢而荒凉地，一点点死去。医生们来了，某一天他们全都在那，占领了整个房子。几个钟头之久，好像它只属于内阁大臣和他的助手们，好像我们再也无话可说。但很快，他们就失去了所有兴趣，纯粹出于礼貌才零星地来几个人，拿一支雪茄或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这时妈妈死了。

要等的只是妈妈唯一的哥哥克里斯蒂安·布拉赫伯爵，我还记得他有一段时间在土耳其服役，［96］总有传闻说他在那里表现极为出色。一天早上，他在一个外国仆人的陪同下到来，我吃惊地看到他比父亲还高，看起来也更老。两位绅士立刻说了几句话，我猜是关于妈妈的。一阵沉默。然后父亲说：“她脱相了。”我不明白这个词，听到时却不寒而栗。我有种感觉，好像父亲说出来之前也挣扎过。但也许，承认此事，首先受到伤害的，是他的自尊。

34

几年之后我才再次听人说起克里斯蒂安伯爵。那是在乌尔内克罗斯特，马蒂尔德·布拉赫很喜欢谈论他。那时我确定，她随心所欲地夸大了每一桩轶事，关于舅舅，社会上永远是流言蜚语，谣言甚至也渗到家里来，他却从不辩驳，因此他的生活也能被无限阐释。乌尔内克罗斯特现在是他的产业，但无人知晓他是否住在那，也许他还在一如既往地游荡；也许从最遥远的某处正传来他的死讯，讣闻还在路上，由那位外国仆人手写，用的是蹩脚的英文或某种未知的语言。也许有一天，这个人会独自隐遁，悄无声息。也许他们两个人早已经消失，只存在于某艘下落不明的游船的名单上，而上面写着的亦非他们的本名。

[97] 当然，如果那时有车驶入乌尔内克罗斯特，我总是盼望能看见他走进来，我的心会异常地跳动。马蒂尔德·布拉赫宣称：他的特点就是，总在最让人料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到来。他从未来过，但我几个星期里都在忙着想象他，我有种感觉，仿佛我们之间亏欠着某种关联，我很想了解一些他的真实情况。

不久后，我的兴趣变了，当我由于一些事情 [133] 彻底关注起克里斯蒂娜·布拉赫时，却奇怪地并不想知道她的生活境况。让我不安的念头反而是，长廊中是否有她的肖像。要查明此事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它如此偏执、如此折磨人，以至于我几夜不眠，直到那个晚上，十分意外地，上帝知道，我竟然起了床，带着一盏似乎心惊胆战的灯，走了上去。

至于我，我没有想到恐惧。我根本没想，只是走着。高高的门游戏般对我投了降，穿行而过的房间鸦雀无声。我终于觉察到那拂面而来的深邃，它告诉我已经到了长廊。我感觉到右侧是伴着深夜的窗，那么左侧一定是画了。我尽量举高了灯。是的：那就是画。

最初我只想找女士们的肖像，可后来我辨认出一个又一个人，乌尔斯戈尔德也挂着类似的画。当我从下面照上去亮，他们就活动起来，想要靠近光，我至少也应该等一等，否则显得太无情了。总是有克里斯蒂安四世 [134] ，[98] 他宽阔的、慢慢隆起的脸颊旁编着漂亮的辫子。那些估计是他的妻子们，我只认识克里斯蒂娜·蒙克；突然，穿着寡妇丧服的艾伦·马尔斯文夫人 [135] 不信任地盯住了我，她高高的帽檐上还是那同一串珍珠。那些是克里斯蒂安皇帝的子嗣们：他的新夫人们给他生出源源不断的后代，“无与伦比”的丽昂诺拉 [136] 骑在前行的白马上，那时她风华正茂，尚未惹祸上身。吉尔登吕夫家族，汉斯·乌尔里克 [137] ，他面赤如血，以至于西班牙女人认为他给自己画了脸，乌尔里克·克里斯蒂安 [138] 则令人难忘。几乎有乌尔菲尔特全家。一只眼睛涂得乌黑的大概是亨利·霍洛克 [139] ，他三十三岁时成为帝国伯爵和陆军元帅，是这样的：在迎娶处女希勒博格·克拉夫泽（Hilleborg Krafse）的路上，他梦到被赐予了一柄无鞘的箭，而非新娘：他遂将此事放在心上，掉头返回，开始了短暂而莽撞的一生，最后死于鼠疫。这些人我都认识。连奈梅亨 [140] 国会的大使们我们在乌尔斯戈尔德也有，他们长得有点雷同，因为都是一批画下来的，每人都有肉欲的、几乎是在观察的嘴巴，上面是修剪过的稀疏胡须。我当然能认出乌尔里克大公 [141] ，还有奥托·布拉赫（Otte Brahe），克劳斯·达（Claus Daa）和斯特恩·罗森斯帕尔（Sten Rosensparre），他们是这个家族的最后成员；因为所有这些人的肖像我都曾在乌尔斯戈尔德的大厅里见过，或者我曾在旧文件夹中找到过描绘着他们的铜版

画。

但也有许多我未见过的人；女士不多，还有小孩子。我的手臂早就累得抖了起来，但是为了看那些小孩，我还是一再地把灯举高。［99］我理解她们，那些手上擎着鸟、却把它忘掉的小姑娘。有时候，她们脚下坐着一只小狗，一个球躺在那，旁边的桌子上有水果和花；后面的柱子临时挂上去小小的格鲁伯家族纹章（Wappen der Grubbe）、一把凿石斧或一串念珠。人们在她们周围堆了那么多东西，好像数量能弥补什么。她们却只是站在裙子里等着；看得出，她们在等。于是我又想到女士们，想到克里斯蒂娜·布拉赫，不知我是否会认出她。

我想快跑到长廊尽头，从那里回头再找，但却撞到了什么东西。我猛然转过身来，惊得小埃里克跳到一旁，他小声地说："当心你的灯。"

"你在吗？"我屏住呼吸问，我不清楚这是好是坏，或是糟糕透顶。他只是笑着，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的灯闪烁不定，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他在这里，也许并不太好。但这时他靠近了说："她的像不在那，我们也正在上面找呢。"他用压低了的声音和那只能动的眼睛向上示意着，我明白他指的是阁楼。突然间我有了个奇怪的念头。

"我们？"我问，"她在上面？"

"是的，"他点头，紧紧地站在我身边。

"她自己也在一起找？"

"是的，我们在找。"

"有人拿走了？画像？"

"是的，你想想吧"，他生气地说。但我并不明白她想做什么。

"她想看看自己"，他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小声说着。

［100］"是这样啊"，我装作好像明白了。这时他吹灭了灯。我看到他把头伸到光亮里，眉毛高挑着，然后是一片漆黑。我不由退了一步。

"你干什么？"我压低声音喊道，嗓子里干干的。他跟着我跳过来，勾住我的手臂，咯咯地笑着。

“到底要干什么？”我责怪他，想把他甩开，但他却紧紧粘着我。我没法阻止他用手臂搂住我的脖子。

“我应该说吗？”他嘶嘶地说着，唾沫喷到我耳朵上。

“是的，是的，快说吧。”

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现在，他伸直了身体，完全抱住了我。

“我给她带了一面镜子”，他说着，又咯咯地笑起来。

“一面镜子？”

“是呀，反正也没有画。”

“不，不。”我反抗。

他一下子把我拉到远远的窗前，在我的大臂上狠狠掐了一下，我叫了起来。

“她不在里面”，[142] 他对着我的耳朵吹气。

我不由地撞开了他，他身上喀嚓一响，好像我把他弄碎了。

“走开，走开，”现在是我自己禁不住笑了，“不在里面，为什么不在里面？”

“你好笨，”他生气地回答，不再小声说话了。他的声音突然变了，好像现在他成了全新的、未使用过的一个。“如果她在里面，”他早熟且严厉地宣称，“就不在这；如果在这，就不能在那里。”

［101］“当然了”，我想都没想，迅速地答道。否则我怕他会离开，留下我一个人。我甚至伸手找他。

“我们会是朋友吗？”我提议说。他没有立刻答应，“我无所谓”，他满不在乎地说。

我试图开始我们的友谊，但我不敢拥抱他。“亲爱的埃里克”，我只说了这一句，轻轻地碰了碰他。我突然十分疲倦。我看了看四周，不明白怎样到了这里，为什么不害怕。我搞不清楚，哪是窗，哪是画。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得领着我。

“他们不会对你怎样的”，他大方地说，又咯咯笑起来。

35

亲爱的、亲爱的埃里克；也许你竟是我唯一的朋友。因为我从未有过。可惜，你并不看重友谊。我本可以给你讲一些事情。或许我们会融洽相处。谁知道呢。我记得那时你的肖像被画下来，外祖父请人来画你。每天早上一个小时。我记不起那个画师长什么样子，我忘了他的名字，虽然马蒂尔德·布拉赫时时刻刻都在念叨。

他是否看见你，就像我那样看见你？你穿着青莲 [143] 色天鹅绒的西装。马蒂尔德·布拉赫十分喜欢那套衣服。但现在这也无所谓了。我只想知道，他是否看见了你。让我们假设，他是一个真正的画家。假设他没有想到，在他画完之前你会死去；他从未伤感地看待此事，他只是在工作 [144] 。［102］假设你那双不一样的棕色眼睛让他着迷；他从未因那只不会动的眼睛羞愧；假设他懂得分寸，不会在你手边的桌子上添加也许能起点儿支撑作用的东西——。让我们假定好其他一切必要的条件，并让它们生效，那就是一幅肖像，你的肖像，乌尔内克罗斯特长廊上的最后一幅。

（如果走过时看了所有的画，就会看到那还有一个男孩子。等一下：那是谁？一个姓布拉赫的人。你看到黑色背景中的银柱子和孔雀翎了吗？上面还有名字：埃里克·布拉赫。不是有一个被处死的埃里克·布拉赫 [145] 吗？当然啦，谁都知道。但与他无关。这个男孩以一个男孩的身份死去，不论他死在何时。你看不出来吗？）

36

每次有客来访、埃里克被叫出去的时候，马蒂尔德·布拉赫小姐都会保证说他太像我的外祖母老布拉赫伯爵夫人了，简直难以置信。外祖母应该是一位十分高大的夫人。我不认识她。相反我能很清楚地回忆起我的祖母，她是乌尔斯戈尔德真正的女主人。也许一直都是，妈妈作为猎骑兵长夫人嫁到家里来，她是多么恼火啊。从那时起她就总是做出隐退的样子，每件小事都把仆人打发到妈妈那里，在重大事务上她反倒是稳稳地运筹帷幄，从不向任何人解释。我相信妈妈也乐得如此。她根本不是管理大家庭的料，她完全分不清事物的主次。［103］别人对她说的每件事在她看来都是全部，并因此忘记还有其他事情。她从未抱怨过婆婆。她又能向谁抱怨呢？父亲是个极其恭敬的孝子，而祖父则很少讲话。

我能想起的玛格丽特·布里格夫人向来都是一位身材高大、无法接近的老妇人。只能认为，她比宫廷总管老得多，我想不出其他可能。她生活在我们之中，却从不顾及他人。她不依靠我们任何人，身边总是有

一位类似女伴的上了年纪的奥克斯伯爵小姐，祖母不知用怎样的好处把她无限期地留在自己身边。这一定是唯一的例外，因为行善向来不是她的风格。她不喜欢孩子，附近也不能有动物。我不知道此外她还喜欢什么。据说，她还是很年轻的姑娘时和英俊的菲利克斯·利齐诺夫斯基 [146] 订了婚，后者却在法兰克福暴亡。事实上，她死后还有一幅亲王的肖像，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幅画被还给了他的家人。现在想来，也许是在乌尔斯戈尔德年复一年的乡居生活让她越来越孤僻，因此错过了另外一种璀璨的生命：她的本性。很难说她是否为此哀叹。也许她蔑视辉煌，因为它从未来过，辉煌和她失之交臂，她没有机会用灵性和天赋去经历。她把这一切都放到心里，在外封上壳，许多脆硬的、金属般微微闪烁的壳，每一个表面看起来都崭新且冷漠。［104］有时她却通过天真的不耐烦泄露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那个时候，她吃饭时会突然以某种露骨且复杂的方式呛到，这能确保她得到所有人的同情，使她至少在那个瞬间成为焦点、为人瞩目，那大概是她本应成为的状态。可是，我猜，父亲是唯一把这过于频繁的意外当真的人。他看着她，恭敬地探过身去，能看出他似乎在想象中把自己功能正常的气管拿出来随她用。宫廷总管自然也同样停下来不再吃了；他会喝一小口酒，一言不发。

唯有一次，吃饭时，他对抗着夫人坚持了自己。那是很久以前了；可这个故事仍在暗地里被幸灾乐祸地讲下去；几乎到处都有还没听过的人。据说在某个时期，总管夫人会因为不小心弄在台布上的酒渍大发雷霆；不论何种原因出现的污渍她都能发现，几乎可以说是在她过激的谴责下被曝光出来。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位有名望的客人。几块并无大碍的污渍被她夸大，成了她讥讽指控的对象。祖父试图用小动作或开玩笑的话提醒她，但不论怎样努力她仍然喋喋不休地责骂着，然而说到一半她却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103］宫廷总管接过来正在传着的红酒，专心致志地给自己斟酒。可奇怪的是，他不停地倒酒，酒杯早就满了，四周越来越静，他继续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倒着，直到向来控制不住自己的妈妈笑了出来，笑过之后整个事情也就过去了。因为现在所有人都轻松起来，宫廷总管抬头看了看，把酒瓶给了仆人。

后来另一个怪癖在祖母那占了上风。她无法忍受家中有人生病。有一次厨师受了伤，她偶然间看到她包扎的手，就宣称整个屋子里都闻得到碘酒味，这种事情之后居然还不解雇她，这让祖母难以置信。她不愿意想起疾病。倘若有人在她面前不小心表现出有点不舒服，就无异于是对她的侮辱，她会对此久久地耿耿于怀。

妈妈去世的那个秋天，总管夫人干脆把苏菲·奥克斯和自己一起锁进屋

子里，拒绝和我们有任何往来。连她的儿子也不见。的确，这场死亡发生得太不合时宜了。屋子冰冷，炉子冒着烟，老鼠钻进房子，不论在哪都躲不开它们。但不止如此，玛格丽特·布里格夫人勃然大怒，因为妈妈死了；这件事已经是既成的事实，她却拒绝谈起；一个年轻的女人居然敢抢先于她，［106］她还没想好要在哪个约定的日期死去呢。她常常想到，她一定会死的。但她不愿死得匆匆忙忙。她当然会死，不过要在她愿意的时候，那时她就安安稳稳地死去，之后才是妈妈，如果她等不及了。

因为妈妈的死，她从未彻底原谅我们。接下来的冬天，她迅速衰老了。走路时她依然高大，在靠椅上却缩了下去，她的听力越来越差。别人可以坐着盯住她几个小时之久，她却无知无觉。她在她内里的某处；只是偶尔才回到空空的知觉里来，而且只是一瞬间，她已经不在其中了。那时她就对递过来披肩的伯爵小姐说点什么，用那双刚刚洗干净的大手提起裙子，好像它溅上了水，或者我们不太干净。

快到春天的时候，她死了，在城中，夜里。苏菲·奥克斯开着门，却什么也没听到。早上发现时，她已经冷得像一块玻璃。

之后，宫廷总管那场宏大而可怕的病马上就开始了。[147] 仿佛他一直在等着她的终点，以便自己能肆无忌惮地死去，他必须如此。

37

妈妈死后的那一年我才注意到阿贝罗娜 [148] 。阿贝罗娜一直都在。这重重地伤害了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很早就确定阿贝罗娜并不讨人喜欢，却从未认真地审视过这个看法。直到那时，过问阿贝罗娜的情况在我看来几乎有点荒唐。阿贝罗娜在那，［107］谁都能随便使唤她。但我突然自问：阿贝罗娜为什么在？我们每个人存在都有注定的意义，即使并不总是像奥克斯小姐那样有显见的用途。可阿贝罗娜为何在？有段时间人们传言她得散散心。但这很快又被忘记了。没人帮阿贝罗娜散心。根本看不出她在散心。

然而阿贝罗娜有一个好处：她唱歌，就是说，有时候她唱歌。她内部有种有力且坚定的音乐。如果天使真的是阳性的，那么就可以说，她的声音里有某种阳性的东西：一种灿烂的、天空般的阳性。从小就不信任音乐的我（并不是因为它比一切都更有力地把我高举到我自己之外，而是因为我发觉，它不会把我放回之前它找到我的地方，而是更深的、根本没有完成的某处）能忍受了这种音乐，我能随着它笔直上升，越来越高，直到我以为大概已经在天上待了一会儿。我未想到，阿贝罗娜还为我打开另一片天空。

最初我们的往来是她给我讲妈妈的少女时代，她很看重让我相信妈妈曾经多么勇敢年轻。她保证说，当时妈妈跳舞和骑马无人能比。“她是最大胆的，从不疲倦，后来突然结了婚，”阿贝罗娜说，这么多年之后依旧为此惊讶不已。“太出人意料了，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这件事。”

我好奇阿贝罗娜为什么没有结婚。对我而言她很老了，我也从未想过，她仍有可能结婚。

“没人”，她简单地说，回答的时候变得好美。阿贝罗娜美吗？我吃惊地自问。后来我离开家去贵族学校 [149] ，开始了一段可恶且残酷的日子。但当我到了索伦，独自站在窗棂里，别人不怎么干扰我时，我就看着外面的树，在这些瞬间，还有夜里，我就会从心里确信：阿贝罗娜是美的。我开始给她写信，所有那些长长短短的信，秘密的信，我以为我在其中说的是乌尔斯戈尔德，是我的悲伤。可现在看来，也许那些就是情书了。终于到了姗姗来迟的假期，像是约定好了一样，我们重逢时，没有其他人在。

我们什么也没有约定，但车一拐进园子我就忍不住下了车，也许只是因为我不愿意像一个陌生人那样坐车过去。已是盛夏。我跑上一条小路，跑向一株金莲花。阿贝罗娜就在那。美丽的，美丽的阿贝罗娜。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怎样看着我。你凝眸如是，那观望停留在你向后仰起的脸上，仿佛是某种不固定的东西。

啊，难道天气竟丝毫未变？难道我们所有的温暖没有让乌尔斯戈尔德周遭柔和起来？难道现在园子里零星的玫瑰不会开得更久，一直开入十二月？

［109］关于你，阿贝罗娜，我什么都不想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彼此失望：不是因为你爱着一个人，即使在那时，你也从未忘记他，你这在爱的人；而我：我爱所有女人。因为，言说只会出错。

38

这里有毯子 [150] ，阿贝罗娜，壁毯。我想象着，你在。有六张壁毯，来吧，让我们慢慢走过去。可是先退一步，一起看看它们。它们多么安宁，不是吗？其中变化不多。永远是那座椭圆形的蓝色的岛，漂在缄默的红色背景上，开满花，住着专注于自己的动物。只有那，在最后一张毯上，岛微微地升高，好像变轻了。岛上总是有一个人，一个穿着不同衣服的女人，然而总是她。有时她身旁有一个小一点的人，

是侍女，总是有带着纹章的动物，巨兽，同在岛上，同在情节里。左边是狮子，右边，浅色的，独角兽；它们举着同样的旗，高举在头顶：三条蓝色带子上的银月亮在红色的背景中升起。你看见了吗？你愿意从第一张看起吗？

她在喂鹰 [151] 。她的衣服多么庄严。鸟儿在戴着手套的手上静立着。她看着它，手伸入侍女递过来的碗中给它取食。右下方的裙摆上守着一只毛色如缎的小狗，它向上仰望着，希望人能想起它。你注意到了吗，一排长满玫瑰的矮栅在后面隔住了岛。带纹章的动物威严地立起。纹章像斗篷一样裹住它们。一枚漂亮的搭扣 [152] 将其系紧。斗篷飘动着。

［110］看到下一张毯子上她那么全神贯注，就不得不轻轻地走过去，不是吗：她在用鲜花编花环，一只小小的圆形头冠。她串起丁香花，若有所思地从侍女端着的浅盆中挑选下一朵的颜色。后面的长椅上有一只未用过的装满玫瑰的篮子，一只猴子打开了它。这次要用丁香花。狮子不明就里；但右边的独角兽心领神会。

这静寂中不是一定要有音乐吗？不是已经隐约可闻了吗？她装扮得庄重娴静，走到那架小巧的风琴前（多慢啊，不是吗？），站着弹起来。侍女在另一侧拉着风箱，她们被声管隔开。她从未如此美丽。两条别致的发辫被拉到前面，在头饰上束起，辫梢短翎般翘出发髻。狮子克制着吼叫，百无聊赖地忍受着乐音。独角兽却美得仿佛在浪中穿行。

岛变宽了。搭起了一个帐篷。蓝色锦缎和金色火焰花纹。动物们支起它，她身着华服，却几乎是谦逊地出现了。和她本人相比，她的珍珠算得了什么。侍女打开了一只小箱子，她取出一条项链，那是永远被锁起的沉重而炫目的珠宝。小狗坐在她旁边备好的一个高高的位子上，看着。你发现帐篷上缘的箴言了吗？上面写着：“致我唯一的渴念。” [153]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小兔子在下面跳起来？为什么一下子就看到它在跳？一切都那么紧张。狮子无所事事。［111］她亲自举着旗。还是她靠在旗上？她另一只手抓住独角兽的角。是哀悼吗？哀悼会这样笔挺？丧服会如这打褶的墨绿天鹅绒一般沉默？

可还有一场庆典，无人受邀。此处没有期待。一切都在。一切永恒。狮子几乎是威胁着四下环顾：谁也不许来。我们从未见她疲惫；她累了吗？或是只因举着重物她才坐下？可以认为那是一个圣体匣。但她的另一只手臂却伸向独角兽，它谄媚地用后腿站起，向上，撑在她的

膝间。她拿的是一面镜子。你看：她在让独角兽看它的镜像 [154] 。——

阿贝罗娜，我想象着，你在。你懂吗，阿贝罗娜？我想，你一定懂。



图2 《独角兽旁的夫人》挂毯1（味）



图3 《独角兽旁的夫人》挂毯2（嗅）



图4 《独角兽旁的夫人》挂毯3（听）



图5 《独角兽旁的夫人》挂毯4（致我唯一的渴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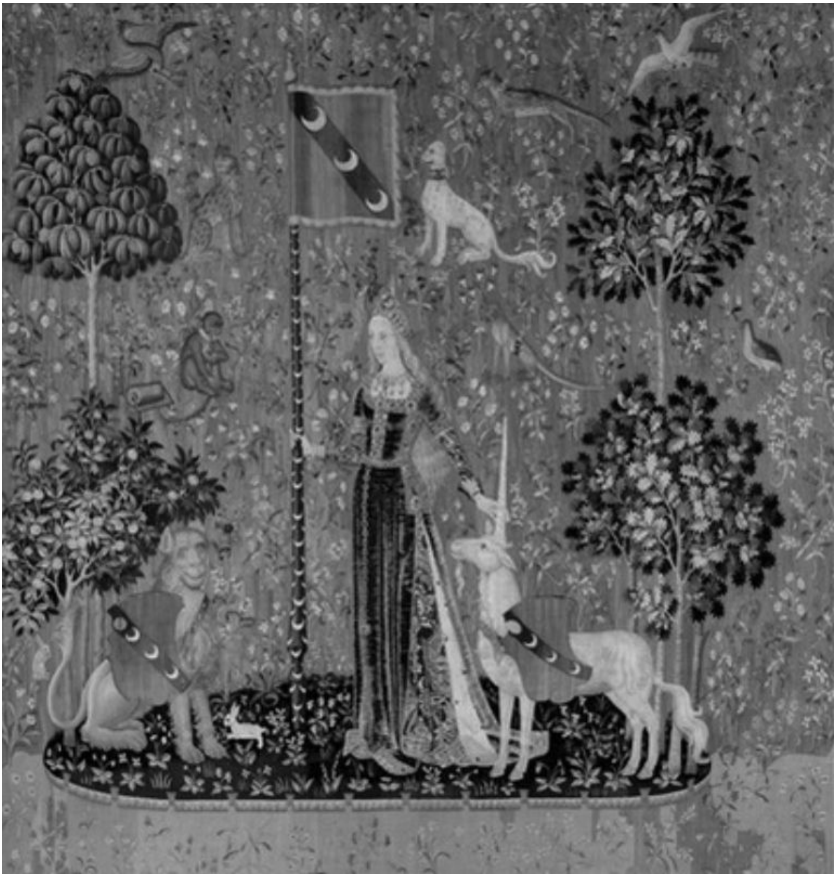


图6 《独角兽旁的夫人》挂毯5（触）



图7 《独角兽旁的夫人》挂毯6（视）

39

现在，《独角兽旁的夫人》[155] 挂毯也已经不在布萨克的古老宫殿里 [156] 。到了一切都离开家的时候 [157] ，家里什么也留不住。危险变得比安全更确凿。再没有乐·维斯特 [158] 家族的人走在我们身边，无人还有这血脉。他们都逝去了。无人能说出你的名字，皮埃尔·德·奥布松 [159] ，你这远古世家的伟大骑士团首领，也许这些图像正是因你的意愿而织就，它们赞美一切，什么也不抛弃。（唉，诗人写起女人总是另一番情形，更字面化，像他们认为的那样。这是安全的，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知晓其他。）在随机人群中偶然地来到挂毯前，几乎因未受邀而至大吃一惊。还有其他人走过去，即使从来不多。年轻人很少停下，除非他们有某种专业需要，起码要看过这些东西，从中找到这个或那个明确的特征。

有时却能在挂毯前看到年轻的姑娘。因为博物馆里有许多从什么也留不住的家中出走的年轻姑娘。她们站在挂毯前，有一点忘我。她们总是觉得，曾经有过这种姿态缓慢、从未彻底启蒙的轻柔生活，她们隐约记起，甚至有一段时间她们以为这会是自己的生活。然而她们却迅速抽出本子，开始随便画点什么，一朵花或是一只快乐的小动物。有人告诉过她们，是什么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关键是要画：因为她们正是为此在某一天出走，十分强硬。［113］她们出身于好家庭。但现在当她们画画时抬起手臂，就会发现她们衣裙后面的扣子没有系上或没系好。有几枚扣子她们够不着。因为做裙子的时候还根本谈不上她们会突然独自离开。家里总是有人去系这些扣子。可这里，亲爱的上帝啊，谁会在如此大的城市里关心这些。要是有个女友就好了；可女友们也是相同的处境，结果不过是她们相互拉好裙子。这很可笑，让人想起不愿想起的家。

也免不了，画画时偶尔去想，是否也有可能留在家里。如果能够虔诚的话，与其他人同步地、发自内心地虔诚。但试着和别人一样，这显得太荒唐了。不知怎的路就变窄了：家不再通向上帝。留下的只有其他不得不共有的东西。然而，若均分，则每个人得到的太少，以至于成为羞辱。若分割时欺诈，就会产生龃龉。不，画画真的更好，随便画什么。逐渐就像了。一点一滴得到的本领倒是真的值得羡慕。

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忙着她们一心想做的费神工作，头也不抬。她们未意识到，不论怎么画，无非只是把不容改变的生活压抑到心中，［114］在她们眼前的织画上，这种生活正以其无尽的不可言说性熠熠生辉。她们不愿意相信它。如今那么多东西都变了，她们也要改变。她们即将放弃自己，把自己想成那个样子，就像她们不在时男人们所谈论的女人。在她们看来这是她们的进步。她们几乎确信，若不想以某种愚蠢的方式失去生活，就要不断找乐，一份又一份，另一份更强烈的乐趣：生活正在于此。她们已经开始四下环顾、寻找；而她们擅长的却是，永远会被找到。

至此，我想，是因为她们累了。几百年之久，她们承担起全部的爱，她们总在上演完整的对话，亦问，亦答。因为男人只是在学舌，而且很糟。他们很难学会，因为他的心不在焉，因为他的冷漠，因为他的猜忌，这也是一种冷漠。她们却仍旧日夜坚守，让爱和痛不断加重。在无尽苦难的重压下，从她们之中走出强劲的爱者，她们呼唤他时，就胜过了男人；倘若他不再来，她们就超越他，就像伽斯帕拉·斯塔姆帕或那个葡萄牙女人[160]，她们不曾放弃，直到她们的痛苦转化成苦涩而冰冷的圣洁，再也无法遏止。我们知道这一个个女人，因为有奇迹般被保存下来的书信，因为有如诉如怨的诗集，或是画廊中透过泪

水凝视着我们的肖像，画家之所以成功，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还有无数的她们；有些人烧掉了信，其他人没有力量去写。［115］硬化了的老妇人，把一颗精致的内核藏在体内。不像样子的胖女人因精疲力竭而肥胖，让自己变得像她们的丈夫一样，内里却迥然不同，在那里，她们的爱曾经在昏冥中开动。从不愿生育的产妇，最终死于第八次分娩，她们却曾有过因爱而喜的少女的姿态和轻盈。而那些女人，她们留在暴徒和酒鬼身旁，因为她们找到了方法，在内心与他们远而又远；若她们走到人群中，就不由粲然闪耀，仿佛她们一直与圣灵为伴。谁能说出她们有多少，是哪些？似乎她们早就毁灭了那些能描述她们的话语。

40

如今，那么多东西都变了，难道不是轮到我们去改变吗？难道我们不能尝试稍稍成长，慢慢地、一点点地担负起我们在爱中的那部分工作？我们曾被免除了一切爱的艰难，它因我们的心不在焉而受苦，就像有时落在孩子玩具箱中的一块真正的花边，欢喜，不再欢喜，最终躺在残布败絮之下，比一切都更惨淡。我们像浅尝辄止的人那样因轻浮的享乐而败坏，却身处于大成者的盛名之中。如果我们不再踌躇满志，如果我们从头开始，去学习总是已经为我们完成了的爱的工作，会是怎样？如果现在，当那么多东西都在变化，我们开始，成为一个初学者，会怎样？

41 [161]

现在我仍然知道，妈妈曾如何展开那些细小的花边。她私自占用了英格博格写字柜的一个抽屉。

“我们来看看它们，马尔特。”她说，高兴得好像刚刚才被赠予黄漆小抽屉中的一切。她迫不及待，根本打不开棉纸。每次都得我来做。花边露出来时，我也十分兴奋。它们缠在木轴上，花边太多，根本看不见轴。现在我们慢慢地展开它们，看着图案如何一点点呈现出来，每次当一个图案到了尽头，我们都有点吃惊。它们结束得那么突兀。

起先是意大利镶边，粗硬的布条上是褪色的线，所有图案都在其中不断地重复，清晰得像农民的花园。之后，我们的整列目光突然被威尼斯的针织花边装上了栅栏，好像我们是修道院或是监狱。但又自由了，看向远处越来越造作的花园，直到它温吞吞地到了眼前，仿佛在暖房之中：我们不认识的华丽植物舒展开巨大的叶片，卷须眩晕般交错纠葛，阿朗松花边上 [162] 怒放的花朵用花粉模糊了一切。刹那间，在极乱极累之时，人走了出来，踏入瓦朗西纳 [163] 纤长的布幅，是冬

天，清晨，有霜。从班什 [164] 覆雪的灌木丛穿出，来到尚无人迹的广场；树枝奇怪地垂着，大概下面有一座坟，但我们都只字不提。［117］寒气愈发逼人，到达精致小巧的编结花边时，妈妈终于说：“哦，现在我们眼中有了冰花。”确实如此，因为我们的内心很暖。

重新卷回去，我们一同叹着气。那是漫长的工作，但我们不想让别人插手。

“现在只消想一想，如果得由我们做它们”，妈妈说，看起来简直是惊慌失措。我根本想象不出。我突然发觉自己在想着一种小动物，它们不停地编织，人们也不去打扰。不，那当然是女人们。

“做这些花边的人一定到了天上”，我钦佩地说。我记得，当时我注意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询问过天堂了。妈妈叹了口气，花边又卷在了一起。

过了一会儿，当我已经忘了，她十分缓慢地说：“在天上？我相信她们全都在那，这样看来，那很可能是永恒的极乐。可对此我们知道的太少了。”

42

通常，有客人来时，就意味着舒林家要过紧日子了。几年前，那座古老的大城堡被烧毁，现在他们住在狭仄的厢房里，节衣缩食。但好客已深入骨髓。他们无法停止。若有人意外地到访，那他很可能就是舒林家的客人；如果有人突然看了看钟，吃了一惊就要离开，那么一定是在吕斯塔格尔有人等他。

［118］其实妈妈已经足不出户了，但这种事情舒林家理解不了；没有办法，只好再去一次。是十二月，下过几场初雪；雪橇被吩咐三点来，我得一同去。那时我们家出行从不准时。妈妈不喜欢被通报车已经到了，她总是下楼太早，如果谁也找不到，她就总是又能想起点什么早就该办的事情来，于是她开始在楼上某个地方翻箱倒柜，这样一来就又找不见她了。终于人齐了，都站着在等。最后她也收拾好坐上车，却总会发现忘了东西，一定得叫希弗森过来，因为只有希弗森知道它在哪。可是还不等希弗森回来，我们就突然出发了。

那日还没有完全天亮。树立在雾中，仿佛浑然无知，穿行其中就有了某种一意孤行的意味。这时，又开始静静地下起雪，似乎是在白纸上前行，连最后一点残迹也被抹掉。除了铃声什么也没有，说不清它到

底在哪。某个瞬间，铃声停下，好似一声绝响；但随即它又汇集、聚拢，再一次全力散播出去。可以想象出左侧有教堂的塔楼。可突然就有了园子的轮廓，高高地似乎就在头顶；到了长长的林荫路上。铃声并未完全消失，一串串地挂在左右的树上。我们掉头转过某处，驶经右侧的某物，停在中央。

［119］乔治彻底忘记房子已经不在了，那一刻，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房子仍旧还在。我们爬上通往旧阳台的露天楼梯，惊讶的只是四周漆黑一片。突然，在我们背后左下方打开了一扇门，有人喊："这里"，一点微弱的光亮摇晃着举了起来。父亲笑了："我们像幽灵一样在这里走来走去"，他帮我们沿阶返回。

"可刚刚确实有房子在那啊"，妈妈说，她无法立即适应笑着跑出来的热心的弗杰拉·舒林。现在当然要马上进屋去，别再想那栋房子了。在一间狭窄的前屋脱下外套，旋即就进入了灯下的大厅，温暖扑面而来。

舒林家是独立女性的大家族。不知道是否有男丁。我只记得三个姐妹：最年长的曾与一个那不勒斯的侯爵结婚，经过漫长的数次诉讼之后已与之离婚。然后是佐伊，据说她无所不知。特别是还有弗杰拉，温暖的弗杰拉；天知道她成了什么样子。伯爵夫人出身于纳瑞什金家族，其实她应该是第四个姐妹，某种意义上也会是最小的那个。她什么也不懂，必须不断地被她的孩子们教导。善良的舒林伯爵就像娶了所有人，他走来走去，亲吻眼前的每个人。

握手前他大声笑着，仔细地问候我们。我被送到女人中间，被她们抚摸、提问。但我已经下定决心，［120］这边一结束，就想法溜出去找找那栋房子。我确信它今天仍然在那。走出去并不太难；我像狗一样从大家的裙子下面爬了出去，开向前屋的门没锁。但外面的大门不想妥协，那里装置重重，情急之下我弄不好那些链子和门栓。可它却突然开了，但发出了很大的声响，我还没跑出去，就被抓住拉了回来。

"别动，这可溜不掉"，弗杰拉开玩笑地说。她向我俯下身来，我决定对这个温暖的人守口如瓶。见我不说话，她不加考虑就认为我是因为内急才去了门口；她抓起我的手就走，半是亲切、半是自负地想把我带到某处去。这亲密的误解让我极度委屈。我挣脱开，生气地看着她："我要去看那栋房子，"我骄傲地说。她不懂。

"外面楼梯边上的大房子。"

“小笨蛋，”她故意这么说，抓住了我，“那没有房子啦。”我却固执己见。

“那我们白天去吧，”她让步着提议，“现在不能在那边钻来钻去。那有好多洞，后面紧挨着爸爸的鱼塘，还没上冻呢。你会掉进去，变成鱼。”

就这样她又把我推回到明亮的客厅里。他们都坐在那里谈话，我一个个地看着他们：房子没了，他们当然只能勉强过下去，我轻蔑地想；［121］如果妈妈和我住在这，房子就会一直在那。其他人都在说话，妈妈看上去却心不在焉。她一定在想着那栋房子。

佐伊坐到我身边，问我问题。她有一张匀称的脸，时不时表现得很通情达理，好像她总能领悟到什么。父亲稍稍右倾地坐着，听大笑的侯爵夫人讲话。舒林伯爵站在妈妈和他的妻子之间说着什么。但我看到，伯爵夫人在句中打断了他的话。

“不，孩子，那是你想象的”，伯爵温和地说，他从两位女士上方探出头来，脸上却猛然变得同样不安。伯爵夫人坚持着她那所谓的想象。她看起来十分紧张，就像人不想受到干扰时的样子。她用那戴着戒指的柔软的手做了一个反驳的小动作，有人嘘了一声，瞬间一片寂静。

从老房子里搬出来的庞大物件从人身后挤进来，挤得太近了。沉重的家传银器闪闪发光，隆成拱状，好像是透过放大镜看到的样子。父亲诧异地四下环顾。

“妈妈在闻味”，弗杰拉·舒林在他身后说，“这时我们必须得绝对安静，她用耳朵闻”，说话时她自己站在那，高高地挑起眉毛，聚精会神，只剩下鼻子。

大火之后，舒林家在这方面就变得有点古怪。无论何时，只要这间过热的狭仄小屋中出现了一种气味，他们就会研究它，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看法。佐伊在火炉旁做事情，客观而科学，伯爵走来走去，在每个角落他都停下来等一小会儿；然后说：“不在这儿。”［122］伯爵夫人站起来，不知道该在哪里找。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好像那气味就在他身后。侯爵夫人马上猜到那是种难闻的味，她掏出手帕挡着，一个一个人看过去，看气味是否扩散到了那里。弗杰拉时不时地喊：“这里，这里”，好像她已经找到了。每个词周围都包绕着诡异的静寂。至于我，我也努力一起去闻。可突然之间（房间里太热或者是强光离得太近），平生第一次，某种鬼魅般的恐惧向我袭来。我清楚，所有这些明显成年的人，刚刚还有说有笑，现在却都弯着腰走来

走去，一心在找某个不可见之物；他们承认有种他们看不到的东西。它比他们所有人都更强大，这太可怕了。

我的恐惧越来越强烈。似乎他们在找的东西会像疹子那样从我身体里爆发；他们看见它，就会对我指指点点。我极其绝望地向妈妈看过去，她特别笔直地坐在那，我觉得她是在等我。一走到她身边，我就感觉到，她内里在颤抖，我就知道，现在那房子又消失了。

“马尔特，胆小鬼”，某处有人笑起来。是弗杰拉的声音。但我们没有分开，我们一同承受着这些；妈妈和我，一动不动，直到房子再次彻底消失。

43

不可理解的经验最多的时候，却是生日。人尽皆知，生活喜欢不做区分；但这一天，起床时就伴随着一种快乐的权利，不容置疑。［123］可能这种权利感在人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那时候孩子们什么都伸手去抓，也什么都能得到，他们用坚定不移的想象力强化刚刚抓紧的东西，使之升华为主宰他欲望的原色。[165]

后来突然到了那些奇怪的生日，由于执迷于这种权利意识，他看到别人都变得不可靠。很想和以前一样被穿戴好，再迎接其他一切。但还不等醒来，外面就有人嚷嚷，蛋糕还没到；或者，在隔壁布置放礼物的桌子时，却听到什么东西打碎了；或者，有人走进来，敞开着门，于是在应该看到之前看到了一切。那一瞬间就像做了一个手术。一个剧痛的小手术。可操作的那只手熟练且坚定。转眼就过去。刚一挺过，就不再想自己了；要做的是拯救生日，观察别人，抢在他们犯错之前行动，强化他们的想象，让他们以为一切都圆满无缺。这并不简单。事实证明，他们笨得无出其右，简直是愚蠢。他们竟然会拿进来某个给别人的包裹；于是在迎着他们跑过去之后，却要做出不为什么、只是跑进房间里活动一下的样子。他们想让你惊喜，表面上装出期待，打开玩具箱的最下层，里面却空空的只有木棉；［124］那时就得减轻他们的尴尬。如果收到了什么小机械，他们第一次上发条就会把它拧坏。所以最好及时练出本领，把拧坏的老鼠那类东西不知不觉地用脚踢走：这样通常可以骗过他们，帮他们摆脱羞愧。

即使没有特别的才能，这一切也能如愿完成。只有努力之后才需要天赋，天赋能带来一种快乐，重要且善意，远远地就知道这是别人的快乐，是完全陌生的快乐；根本不知道它适合谁：它太陌生了。

44

讲述，真正的讲述，一定是在我之前的事情了。我从未听谁讲述过。那个时候，阿贝罗娜对我说起妈妈的年轻时代，可结果她并不会讲述。老布拉赫伯爵或许还会。我要写下她知道的事情。

还是个十分年轻的姑娘时，阿贝罗娜一定有过一段特殊的、极其善感的时光。当时布拉赫一家住在城里布雷德伽德大街 [166] 上，社交广泛。深夜上楼回房时，她觉得自己像别人一样疲惫。可一旦感觉到窗子，如果我理解正确，她就能面对黑夜伫立数小时之久，她想：这和我有关。“我站在那，像一个囚徒”，她说，“星星就是自由。”那时她不费劲就能睡着。沉入睡眠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少女时代。 [125] 睡眠是和人一同上升的东西，时不时睁开眼就躺在了新的表面上，但远非最顶端的那一层。她在天亮前醒来；甚至是其他人都睡眼惺忪，很晚才出来吃早餐的冬天。晚上天黑时，点着的总是所有人的灯，公共的灯。而那两支在清晨初生的昏冥里点起的蜡烛却属于自己，随着它们一切重新开始。它们站在低矮的分叉烛台上，透过画着玫瑰的椭球形小灯罩安静地亮着，要时不时补蜡。这也无妨；首先是因为根本不着急，再说在写信或日记的时候得间或抬头看一下，想一下，日记早就开始了，用的是另一支笔，写得谨慎而美。

布拉赫伯爵活得与女儿们很是疏离。有人宣称要与其他人分享生活，他认为这是幻觉。（“嗯，分享——”他说）但如果人们向他讲起女儿们的事情，他也乐得其中；他认真地听，好像她们生活在另一个城市。

一次早餐后，他竟然一反常态地向阿贝罗娜挥了挥手：“看起来我们好像有同样的习惯，我也在清晨写东西。你可以帮我。”阿贝罗娜记忆犹新，就像是在昨天。

第二天一早，她就被带到父亲那间公认为无法入内的小屋。她无暇打量，因为她立刻就被安排坐在父亲对面的写字台边。她觉得书桌像一片平原，一叠叠书和一捆捆笔则仿佛村庄。

伯爵口授着 [167] 。那些宣称布拉赫伯爵在写回忆录的人并非毫无道理。只不过，并非是人们好奇期待的那样，他写的不是政治或军事往事。如果有人和他谈到这些，老先生就简短地说：“我忘了。”他不要忘记的，是他的童年。他坚守着童年。那段十分遥远的时光现在在他这儿占了上风，他认为理应如此，它就在那，只要把目光转向内部，它就仿佛在北欧明亮的夏夜里，清晰无眠。

有时候他跳起来对着蜡烛讲话，火光摇摆不定。或者整句话都得删掉，然后他就激烈地来回走动，尼罗河绿色的绸缎衬衣随之飘起。发

生这一切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场，伯爵的老仆从朱特人斯特恩，他的任务是，外祖父一跳起来，他就迅速地用手压住那些散放在桌上写满笔记的活页。他的主人有种幻觉，好像今天的纸一无是处，太轻，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它飞走。而斯特恩也抱有同样的怀疑。只能看到他长长的上身，仿佛他坐在自己的手上，被光刺瞎，严肃得像一只夜里的鸟。

这位斯特恩用星期日下午读斯威登堡 [168] ，仆人里谁也不愿进入他的房间，因为据说他能招魂。斯特恩家族向来与鬼魂打交道，斯特恩更是十分特殊地注定要通灵。生他的那天夜里，有什么东西在他母亲面前现了形。［127］他长着又大又圆的眼睛，看人时目光的末端总是落在人身后。阿贝罗娜的父亲经常过问他鬼魂的事情，就像平时向随便某个人打听亲属的近况："他们来了吗，斯特恩？"他和善地问，"要是他们到了就好了。"

笔录进行了几天。可后来，阿贝罗娜不会写"Eckern-forde"。这是个专有名词，她从未听说过。伯爵做出很生气的样子，其实他早就在找借口不想继续写了，对他的回忆而言这进行得太慢。

"她不会写，"他尖刻地说，"别人就不会读。他们究竟能不能看到我在这说了什么？"他怒气冲冲地嚷个不停，盯住阿贝罗娜不放。

"他们能看到他吗，这个圣-日耳曼 [169] ？"他对她吼道。"我们说的是圣日耳曼吗？划掉，写：贝尔马勒侯爵。"

阿贝罗娜划掉重写。但伯爵说得太快，她跟不上。

"他忍不了孩子，这个卓越的贝尔马勒，但却把我抱在膝上，我那么小，想去咬他的宝石扣子。这让他很开心。他笑起来，把我的头抬高，直到我们能看到彼此的眼睛：'你有口好牙，'他说，'能做点事情的牙……。'——我却注意到了他的眼睛。后来我东奔西走，见过各种眼睛，但你相信我：这样的我再未见过。这双眼睛不需要任何东西存在，一切都在它们之内。你听说过威尼斯吗？好，我告诉你，这双眼睛曾经在这间屋子看到威尼斯城内，仿佛威尼斯像桌子那样就在那。［128］有一次我坐在角落里，听到他向我父亲描述波斯，有时我仍然觉得，我能从手上闻到波斯的味道。我父亲很器重他，亲王大人 [170] 简直就像他的学生。当然也有很多人生他的气，因为他只相信在他之内的过去。他们理解不了，那点破烂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人是随它一起降生的。"

"书是空的"，伯爵吼道，对着墙壁做了一个愤怒的手势，"重要的是

血，一定要会读它。他的血中有诡谲的故事和怪异的图像，这位贝尔马勒；他能随心所欲地翻开任何一页，里面总是写着东西；他的血里没有一页可以被忽略。如果有时候他决定独自翻翻看，就会看那些关于炼金、石头和颜色的地方 [171] 。为什么里面不会有这些东西呢？它们一定存在于某处。”

“这个人，如果他独自一人，会与他的真理一起活得很好。但与真理独处并非小事。他也不是那么没品位，不会邀请人们去拜访与真理相伴的他；真理不可言说：在这一点上他太东方了。‘再见，女士’，他如实地对真理说，‘下一次吧。也许一千年以后我会更强大，更有定力。您的美还在形成中，女士。’他说，这不是单纯的礼貌。说完他就走开，在外面为人们布置他的动物园，一种陈列弥天大谎的动植物园 [172] ，那些谎言我们从未见过，长满夸张的棕榈室，存放假秘密的小而整洁的无花果馆 [173] 。［129］于是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他则穿着带宝石扣子的鞋走来走去，一心照应着客人。”

“一种表面的存在？怎么会？说到底对于他的那位女士 [174] 这可是骑士风度，而这样做他也能把自己保养得不错。”

老人忘了阿贝罗娜，已经有好大一会儿没再对她讲话。他急速地来回走动，向斯特恩投去挑衅的目光，仿佛斯特恩应该在某一个时刻变成那个他正想着的人。可斯特恩还是毫无变化。

“一定要看到他”，布拉赫伯爵继续忘我地说，“有一段时间他是完全可见的，虽然他在某些城市收到的信没有收件人，上面除了地点什么也没有。但我见过他。”

“他不漂亮，”伯爵古怪地匆匆笑了一下。“也不是人们所说的显赫或者高雅：他身边总是有更高雅的人。他很有钱：但在他身上这只是个偶然，也靠不住。他长得壮，可其他人保养得更好。我那时当然无法判断他是否有才智，是否有这种或那种受人重视的东西——：但他，是的。”

伯爵颤抖着站住，做了一个动作，好像把什么东西放进了未被占用的空间中。

这一刻，他觉察到阿贝罗娜。

“你看到他了吗？”他厉声质问阿贝罗娜。他突然抓过一支银烛台，明晃晃地照亮了她的脸。

阿贝罗娜记得，她看见了。

接下来的几天，阿贝罗娜被按时叫过去，这个小插曲之后，笔录进行得平静多了。［130］伯爵根据各类文件把他最早在贝恩斯托夫伯爵社交圈子里 [175] 的记忆整合在一起，他的父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阿贝罗娜已经对她工作的特性了如指掌，如果谁看见这两个人，会很容易把他们为达到目的而具备的共性当作是真正的亲密。

有一次，在阿贝罗娜已经想要回去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向她走过来，他背着手，好像藏着一个惊喜："明天我们要写一写尤莉亚·雷文洛夫 [176] ，"他斟酌着字句："她是一个圣人。"

也许是阿贝罗娜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是啊，是的，这一切都还在，"他用命令的语气坚持说："什么都有，阿贝尔伯爵小姐。"

他拿起阿贝罗娜的手，像翻书那样打开它们。

"她有圣痕 [177] ，"他说，"在这儿和这儿。"他用冰冷的手指在她的手掌上又快又狠地敲了两下。

阿贝罗娜不懂圣痕这个说法。会其义自现，她想；她真的等不及，想听听这位父亲见过的圣女的事。可是，她再也没有被叫过去，第二天早上没有，以后也没有。

"雷文洛夫伯爵夫人倒是经常在你们家里被提起"，当我请求她再讲一点的时候，阿贝罗娜简短地结束了谈话。她看起来很累；她还声称大部分事情都忘了。"可是有时候我仍然能感觉到那个地方"，她不禁微笑起来，几乎是好奇地看着她空白的双手。

45

还在父亲去世之前，就已经事事不同了。乌尔斯戈尔德不再归我们所有。父亲死在城里， [178]

在一层让我感到敌意和陌生的公寓房中。［131］那时我已经出了国，去得太迟了。

他的灵床安放在厅堂中两排高高的蜡烛之间。花香难解，仿佛许多同时作响的声音。他的眼睛已经被合上，漂亮的脸上有种似乎在殷勤回忆的表情。他被穿上猎骑兵长的制服，但不知为何铺上的是白色绶带

而非蓝色。他的双手并未合拢，而是交叉斜放着，看上去虚假且荒诞。有人匆匆告诉我，他受过很多折磨。但看不出来。他的面容已经被收拾干净，就像人走后客房里的家具。我似乎已多次见过死去的他：这一切都那么熟悉。

只有环境新得让人不堪。新的是对面有窗的压抑房间，那大概是别人的窗。新的是希弗森会时不时走进来，却什么也不做。希弗森老了。我该去吃早饭了。我已经被叫过好几次。但这一天我根本不想吃。我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想让我走开。因为我没走，希弗森最后还是说了出来，医生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点事要处理，希弗森用她红肿的眼睛紧张地看着我。接着两位先生有点急不可耐地走进来：是医生们。前面一位猛地低下头，好像他长着角，想顶过来，要越过他的眼镜把我们瞪走：先是希弗森，然后是我。

他学生般死板地欠了欠身。“猎骑兵长先生还有一个愿望未了。”他说话和进门时一样，让人再次感觉到他急不可耐。我总归还是迫使他的目光透过眼镜看了过来。他的同事是一个肥胖、薄皮肤、金发的人；我注意到他很容易被人弄得脸红。接着沉默了一下。猎骑兵长现在还有愿望，这有点怪。

我不由得再次向那张漂亮、匀称的脸看去。于是我知道了，他想要的是确定性。其实这也是他一直希求的东西。现在他会得到它。

“二位到这是为了刺穿心脏 [179] ：请吧。”

我躬身退下。两位医生同时欠了欠身，立刻开始讨论工作。还有人把蜡烛移到了旁边。但年长的那位又向我走了几步。他在近处停下，探过身来，免得走最后一段路，他生气地盯着我。

“没必要，”他说，“就是说，我认为也许您最好……。”

他节制而草率的态度让我觉得他麻木不仁。我又鞠了一躬；事已至此，我应该一再鞠躬。

“谢谢，”我干脆地说，“我不会打扰的。”

我知道我能忍下来，没有理由逃避这种事情。注定如此。这也许就是整体的意义。我还从未见过一个人怎样被穿膛破肚。当离奇之事发生得自然且必然，就不应该拒绝这样的经历。 [133]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再相信会有失望；也就是说，没什么可怕的。

不，不，在这世界上人，什么也想象不出，哪怕是最微小的事。一切

都是由许许多多不容小觑的细节共同组成的。想象忽略了细节，意识不到缺失了它们，因为人太快了。真实却是缓慢的，细致得无法描述。

比如，谁会想到这种抵抗呢？宽阔挺拔的胸膛一袒露出来，那个急匆匆的小个子男人就已经找出了动手的位置。但迅速投入使用的器械却插不进去。我有种感觉，似乎突然之间，所有时间都离开了这屋子。我们就像身处于一幅画中。但接下来，随着一种轻微滑动的声响，时间倾泻而来，比用过的更多。某处猛地响起敲击声。我从未听过这样的敲击：两次温暖沉闷的叩响。我的听觉把它传达下去，同时我看到，医生一刺到底。但过了好一会儿，这两种印象才在我内部会合。就这样，我想，现在就这样结束了。从节奏上听，那叩响几乎是幸灾乐祸的。

我看着那个已经认识很久了的男人。不，他完全镇定自若：一位工作敏捷务实的先生。他得马上继续下去。他工作时没有任何享受或满意的迹象。只是几根头发出于某种古老的本能从他左侧的太阳穴上竖了起来。他小心地抽回器械，伤口就像一张嘴，接连两次从中喷出血，［134］仿佛它说了一个双音节的词。那位年轻的金发医生用一个优雅的动作，很快地把血吸到棉花上。现在伤口平静下来，仿佛一只闭上的眼睛。

想来，我可能在恍惚中又鞠了一躬。至少，发现我独自一人时，我吃了一惊。有人重新理好了制服，白色绶带像之前那样铺在上面。可现在，猎骑兵长死了，且不止他自己。现在心脏被刺穿，我们的心，家族的心。现在过去了。这就是打碎了头盔 [180] ："今日的布里格永远不再"，我内里有什么东西这样说着。

我没想到自己的心。后来突然想起此事，我才第一次十分确凿地知道，我的心不在考虑之内。它是一颗单独的心。它早就准备好，从开始从头开始。

46

我知道，不能马上再次上路是我一厢情愿。我反复对自己说，一定要等一切都安顿下来。想要安顿什么，我却不清楚。几乎无事可做。我在城里四处乱走，发觉它变了。我从投宿的旅馆走出来，看到现在这是一个为成年人而在的城市 [181] ，它为我紧张起来，简直就是在面对陌生人，这让我舒服。所有东西都变小了一点，我散步走出朗格利恩大街，走到灯塔，再回来。到了阿马利恩伽德大街 [182] 一带，随处都会冒出某个曾让我赞叹多年的东西，试图再现它的力量。那里当然有

街角的橱窗，有拱门或路灯，［135］关于我它们知道得太多，并以此威胁。我直视它们，让它们感觉到我住在“凤凰”旅店，可以随时离开。但我并非心安理得。我心中生出怀疑，这些影响和关联从未被真正克服。有一天我悄悄地离开，它们却尚未完结。某种程度上，只要不想永远放弃童年，就依然要在某种程度上成就它。当我明白失去它的时候，却同时感到，再不会有什么其他东西能证明自己了。

每天我都在德罗宁根的特瓦拉伽德街[183]待上几个小时，像所有有人死在其中的出租房一样，那些狭仄的小屋子看上去备受侮辱。我在书桌和巨大的白色瓷砖壁炉之间走来走去，烧掉猎骑兵长的文件。我开始把捆在一起的信件扔到火里，但那小小的一包包信扎得太紧，只烧焦了边缘。我勉强散开它们。大部分信件都有种强烈的令人信服的气味，它扑面而来，似乎也想唤起我心中的回忆。可我没有回忆。也会滑出照片，它们比其他东西重，烧起来慢得不可思议。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象其中一定有英格博格的肖像。但看过去，却只是成熟、大气、的确漂亮的女人，她们立刻让我想起别的事情。这也表明，我并非毫无记忆。正是那种眼睛，有时候我会在其中找到成长中的自己，［136］那时我与父亲一起走过大街，她们会从马车里用一种无法逃离的目光围住我。我现在知道，当时她们在比较着他和我，这种比较不会偏向我。当然不会，猎骑兵长从来不害怕比较。[184]

也许，现在我知道了，他怕着什么。我想说说我是如何推测的。在他信夹的最里层有一张折了很久的纸，折痕处已经脆碎不堪。烧掉之前我读过它。是用他最好的笔体写成，稳重，工整，但我立刻看出，它只是一份抄件。

“他死前的三小时”，故事这样开始，讲的是克里斯蒂安四世[185]。我当然不能逐字重复内容。死前的三小时，他渴望站起来。医生和男仆沃尔弥乌斯帮助他起了身。他站得有点不稳，但毕竟是站着，他们为他穿上夹棉的睡衣。他却突然前倾，坐倒在床尾。他说了什么，但听不懂。医生还握着他的左手，以防国王后倒在床上。他们就这样坐着，国王时不时艰难而含糊地说一句听不懂的话。最后医生开始和他讲话；他希望能逐渐猜出国王想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国王打断了他，一下子十分清楚地说：“哦，医生，医生，他叫什么？”医生努力地想。

“斯佩尔灵，仁慈的国王陛下。”[186]

可答案是什么真的无所谓。国王听到他懂了，［137］就立刻睁大他还能看见的右眼，用整张脸说出了那个他的舌头塑造了几个小时的词，那个唯一还在的词：“Doden”，他说“Doden”。[187]

纸上就写了这些。烧掉前我读了好多遍。我突然想起，父亲最后受过很多折磨。人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47

此后，对于死亡的恐惧，我想了很多，也把某些我个人的经验考虑了进去。我想，我可以说自己感受过它。在拥挤的城市里，在人群之中，它常常莫名其妙地向我袭来。可起因也通常是日积月累而成的；比如，有人在长椅上死去，所有人都围着他看，他早已不再害怕：于是我就有了他的恐惧。或者那时在那不勒斯：电车上，一个坐在我对面的女人死了。最初看上去像是晕厥，我们甚至又往前开了一会儿。随后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停车。身后的车辆停下、堵住，似乎这个方向上再也走不通。那个苍白的胖姑娘本可以靠在她旁边的人身上，安安静静地死。但她的母亲不允许。她想尽办法刁难。把她的衣服弄乱，往她再也装不下的嘴里灌东西。她用别人递过来的液体擦拭她的额头，只要眼睛稍稍动了一下，她就开始摇晃她，想让她的目光再次向前看去。她对着这双什么也听不见的眼睛大喊大叫，[138] 她在整个人身上又撕又扯，像在摆弄布娃娃，最后，为了不让她死去，她用尽全力挥手扇了那张胖脸一个巴掌。那时，我怕了。

但我早就恐惧过。比如在我的狗死去的时候。那条永远不会原谅我的狗。他病得很重。我一整天都跪在他身旁，他突然叫起来，叫得短促有力，就像平时有陌生人走进屋子时那样。在我们之间这样的叫声仿佛是一种约定，我不由自主地向门看去。可它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我不安地寻找着他的目光，他也在寻找我的；但并不是为了告别。他冷酷而陌生地盯着我。他责怪我让它进来。他确信我本可以挡住它。显然，他一贯高估我。没时间向他解释了。他陌生而孤独地盯着我，直到结束。

或者，秋天第一个霜降的夜晚之后，苍蝇到了室内，在温暖中再一次缓回生命时，我会害怕。它们干瘪得不可思议，被自己的嗡嗡声吓到；可以看出它们已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们停在那几个小时，听之任之，直到突然想起自己还活着；就盲目地飞到某处去，不明白要到那里做什么，我听见它们又掉下来，在那边，在随便什么地方。最后它们四处乱爬，慢慢地在整个房间里死去。

然而，即便是独自一人，我也会害怕。我为何要装作不曾有过那些夜晚呢？[139] 那时我因恐惧死亡而坐起，唯一的指望是，坐着起码还是活的：死者不会坐。总是在某一间这样偶然的屋子里，我过得不好，它们就弃我而去，好像它们怕被盘问，怕被卷入我的倒霉事。我坐在那，也许看起来很可怕，没什么东西有勇气为我辩护。连那盏我

刚刚亲手点起的灯，也不想与我有任何瓜葛。它就那样自顾自地燃烧着，仿佛在一间空屋子里。我最后的希望总是在窗户上。我想象着外面可能还会有点属于我的东西，即便是现在，即便在这突如其来的死亡的贫瘠之中。但还没看过去，我就又希望窗子是堵死的，像墙那样。因为我知道，外面也一样无动于衷，除了我的孤独，外面什么都没有。那是我自食其果的孤独，它与我心的大小根本不成比例。我想起那些人，我曾从他们之中走出，我不明白怎么会离开他们。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如果这样的夜还会来临，至少留下一个我有时会琢磨的念头。那时我这样祈愿，却也并不荒谬；因为我知道，思想来源于恐惧，因为我的恐惧那样庞大。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们扇我的脸，说我是胆小鬼。因为我的恐惧还很拙劣。但后来，我以真正的恐惧学会了恐惧，产生它的力量越来越强，它自己也越来越重。［140］除非在自己的恐惧中，我们根本想象不到这种力量。因为它完全不可理解，并彻底与我们敌对，一旦挣扎着要去思考它，大脑就在那里土崩瓦解。然而，这一段时间，我却相信，它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所有那些对于我们来说过于强烈的、自己的力量。的确，我们不认识它，但我们所知极少的，不正是那些最本身的东西吗？有时我思考，天堂是怎样出现的，还有死亡：是因为我们移走了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之前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因为在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人之中它并不安全。现在，时间在琐事中流走，我们已习惯于蝇营狗苟。我们认不出自己的东西，并因它极度庞大而惊恐不安。不会如此吗？

48

此外，我现在也很理解，为何多年来他一直在信夹最里层随身带着这段对死亡时刻的描写。它甚至都不是特意找到的；所有的死亡时刻都有某种近于奇异的东西。比如说，难道不会想象，有人会为自己抄下来菲利克斯·阿尔弗尔斯[188]是怎样死去的吗。那是在医院里。他死得温和而从容，修女或许认为他早已远去，事实上还没到那个程度。她大声下着命令，喊出各种东西能在哪里找到。她是个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修女，从未见过Korridor（走廊）这个词怎么写，而眼下却免不了要说出它；也许她自以为是地说出了“Kollidor”。于是阿尔弗尔斯推迟了死亡。他似乎认为有必要先把它解释清楚。他变得十分清醒，与她争论说是“Korridor”。［141］然后他死了。他是诗人，憎恶不准确；或许在他看来这关系到真理；或者，世界竟能如此敷衍了事地继续下去，这让他懊恼，他不想把它当作最后的印象一起带走。没法断定是哪个原因。只是不应把这看作迂腐。否则神圣的胡安迪奥[189]也会遭受同样的责难，他临终时跳了起来，刚好及时赶到园子，切断一

个正要被绞死的人身上的绳索，此人的消息神迹般渗入他垂死时封闭的挣扎。对于他这也只关系到真理。

49

有种完全无害的人，当他进入你的视线时，你几乎觉察不到，又马上就忘掉。可一旦他以某种看不到的方式进入听觉，就在那长大，仿佛孵化了出来，也看到过他侵入脑内的情况，还在这个器官里毁灭性地壮大，就像从鼻子钻到狗身体里的肺炎球菌。

这种人是邻居。

自打我孤身一人四处游荡，到现在已有过无数邻居；上面和下面的，右边和左边的。有时候四面同时有人。我满可以写写邻居们的故事；那将会是我毕生的事业。当然故事更多的是，他们在我这里制造出各种病症；病症与这类人的共性是：他们只能通过某些在身体组织中造成的紊乱得以证明。

我的邻居们有的捉摸不透，也有的十分循规蹈矩。我曾经守株待兔，试图找出前者的规律；显然，［142］就连他们也有律可依。如果守时的人某一天入夜未归，我就会幻想他们可能遭遇到什么，我一直点着灯，像年轻的妻子一样忐忑不安。我的邻居们有的正在仇恨，也有的被卷入汹涌的爱；或者，我也曾经历过，爱与恨在深夜骤变，那就自然别想再睡了。于是就会观察到，睡眠根本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常见。比如我在彼得堡的两位邻居就不怎么在乎睡眠。其中一位站着拉小提琴 [190] ，我敢说他拉琴的时候一定远眺着那些在虚幻的八月之夜过度清醒、彻夜通明的房子。我也知道，右边的另一位在躺着；我住在那的期间他从未起过床。他甚至还闭着眼睛，但不能说他睡了。他躺着背诵长诗，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 [191] 的诗，声调就像有人要求小孩子背诗时那样。虽然有左邻的音乐，在我脑中做茧的却是背诗的那位，如果不是一个时时拜访他的大学生有一天走错了门，上帝知道会从茧中孵化出什么。后者给我讲了他这个熟人的故事，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他让我安了心。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字面上没有歧义的故事，我那些猜想的蠕虫因之绝迹。

有一个星期日，隔壁这位小公务员突发奇想，要去完成一个奇怪的任务。他假设自己能活很久，［143］就算五十年吧。他对自己表现出的慷慨让他精神大振。但现在他要超越自己。他考虑到，可以把这些年兑换成天、小时、分钟，只要能坚持下去，甚至能换成秒，他算了又算，结果出现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大数目。这让他眩晕。他得休息一下。他总是听人说，时间是宝贵的，让他惊异的是，他拥有这么多

时间，而人们居然不来保护他，他多么容易被偷啊。可随即，他那种好的、几乎是兴高采烈的心情又回来了。为了看上去更伟岸富贵，他穿上皮衣，把所有这些匪夷所思的资本当作礼物送给了自己，他还有点居高临下地对自己说：

“尼古拉·库斯米什，”他友善地说，想象着另外还有一个没穿皮衣的自己，单薄且寒酸地坐在马毛沙发上，“我希望，尼古拉·库斯米什，”他说，“您不会因财富而自大。您要时刻想到，这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也有十分可敬的穷人；甚至还有破落的贵族和将军的女儿们沿街叫卖。”这位行善者又列举出种种在全城人尽皆知的例子。

另一位坐在马毛沙发上的尼古拉·库斯米什，那位受馈者，看上去一点也不骄傲，可以推测他将会很理智。事实上他并没有改变简朴而规律的生活习惯，现在他用星期日打理账目。但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注意到，他的开销大得不可思议。我得节约了，他想。［144］他起得更早，不再那么仔细地洗漱，站着喝茶，跑去办公室，总是到得太早。他处处争分夺秒，可到了星期日却什么也没省下来，于是他明白自己上当了。我不应该兑换时间，他对自己说。一年多长啊。可这些无耻的小钱不知如何就用光了。那个丑恶的下午，他坐在沙发角落里等着那位穿皮衣的先生，想从他那要回他的时间。他要把门闩上，不交出来就不让他走。“我要十年的纸币”，他想说。四张十年的，一张五年的，其余的他可以留下，以魔鬼的名义。是的，他准备好了，只要不产生麻烦，就把其余的送给他。他焦虑地坐在马毛沙发上等着，但那位先生没来。而他，尼古拉·库斯米什，几星期前还轻而易举地看到自己坐在这，现在，当他真地坐着，却想象不出另一个穿皮衣的、慷慨的尼古拉·库斯米什。天知道他怎么了，大概有人发现他诈骗，把他关在了什么地方。当然不会只有他一个人遭殃。这样的骗子总是大宗作案。

他想到，一定会有一种国家机构，一种时间银行，他至少能在那里换掉一部分卑鄙的秒。毕竟它们是真的。他从未听说过这样的部门，但地址簿里一定找得到此类东西，在字母Z之下 [192] ，但也可能叫作“银行-时间”，这样的话就能轻易在B下面找到 [193] 。［145］还得留意字母K，因为也可能是一个皇家组织 [194] ，这符合它的重要性。

后来，尼古拉·库斯米什总是在保证，虽然那个星期日晚上他不免心情压抑，但一点酒也没喝。下面这件事——只要讲得出来——发生的时候他十分清醒。也许他在角落里朦朦胧胧地睡着了，毕竟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起初这一小觉让他非常放松。我和数字打过交道，他劝说着自己，可现在，我还是一点也不懂。但显然不能太重视数字；它们只是一种国家设定的惯例，无非是为了秩序。从来没有人在纸面之外见

过它们。比如，根本就不可能在社交场合遇到7或者25。它们根本就不存在。纯粹是因为心不在焉才会发生这种小小的混淆：就好像时间和钱彼此分不开一样。尼古拉·库斯米什几乎要笑了。能及时看透花招，这很好，重要的是，要及时。现在可不一样了。时间，是啊，它是个让人尴尬的家伙。可只有他受到折磨吗？就算别人不知道，时间在他们那不也是一秒秒地走过，正如他发现的那样？

尼古拉·库斯米什有点幸灾乐祸，就算——，他正要想下去，就发生了怪事。突然有东西在他脸旁吹过，擦过他的耳朵，他在手上感觉到了它。他睁开眼睛。［146］窗户紧闭着。他就那样睁大眼睛坐在黑漆漆的屋子里，这时他开始明白，他现在觉察到的，是从身边划过的真正的时间。他从形式上认出它来，所有这些小小的一秒又一秒，它们一模一样地温和，只是太快，太快了。天知道它们还想干什么。他觉得每一阵风都是侮辱，而遭遇此事的，偏偏是他。现在他人坐在那，它就会一直吹下去，吹上一辈子。他预见会因此出现的各种神经痛，不禁勃然大怒。他跳了起来，可怪事还没完。连他脚下也有什么在动，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诡异的混乱的晃动。他吓呆了：是地球吗？当然是地球。它在自转。上学的时候讲到过，他有点草率地学了，以后也甘愿对此避而不谈；谈论这个不合时宜。可现在，他一下子变得这么敏感，竟也感觉到了。别人也能感觉到吗？也许吧，但他们都没表现出来。可能他们也无所谓，这些水手。可恰好在这一点上尼古拉·库斯米什有点谨慎，他甚至连电车都不坐。他在屋子里晃来晃去，仿佛是在甲板上，必须得左右保持平衡。不幸的是，他突然隐约想起，地轴是斜的。不，他没法忍受这些晃动。他觉得自己很惨。躺下，别动，他有一次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从此以后，尼古拉·库斯米什就躺着了。

他躺着，闭起眼睛。有时候，就是说那些不怎么晃的日子，他也完全忍得了。［147］于是就想到了诗。这多么有用，真是难以置信。如果慢慢背诵一首诗，同等地重读出尾韵，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一点可以指望的稳定性，不言而喻，是内在的稳定。他知道所有这些诗，这也是种福气。他一直就对文学很感兴趣。他并不抱怨自己的处境，那个认识他很久的大学生对我保证说。只是，对大学生这种能四处走、能受得了地球自转的人，他渐渐地生出一种夸张的敬佩。

这个故事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它让我极为宽心。或许可以说，我再也没有过像尼古拉·库斯米什这么可爱的邻居，他一定也会敬佩我的。

有了这次体会之后，我决定在类似的情况下要直奔事实。我意识到，相对于猜测，事实多么轻松简单。好像我以前不知道，一切见识都无非只是事后的结论。之后立即开始了新的一页，是相当不同的东西，无法照搬。现在，那几个儿戏般确定下来的事实，在当下的情况中又何益于我呢？如果我会被告知眼下在做的是什么，我就能立刻举出见识的用处：倒不如说它们只能为我本来就窘迫的处境（现在我承认这点）火上加油。

凭名誉说，这些日子里我写了很多；我拼命地写。［148］然而，一走出去，我就不想回家。我甚至会绕一点远路，浪费掉本能用于写作的半个小时。我承认这是弱点。可只要在房间里，我就无可指摘了。我写作，我有我的生活，隔壁则是我无法分享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195]：是一名为了考试而学习的医学生的生活。我没有类似的目标，这已经是决定性的差异。此外我们的情况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一切我都心知肚明。直到那一刻，那一刻我知道，它要来了，那一刻我忘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性。我听着，心跳得十分厉害。我放下一切，听着。于是它来了：我从未失误。

几乎人人都知道那种铁皮制成的圆形物体发出的噪声，比如铁盒盖子滑落的时候。通常它不会一下子就非常响亮地掉到下面，而是短促地撞击一下，继续沿边缘滚动，转到了头，在停住倒下之前，它摇摇晃晃地四处乱撞，这其实才讨厌。就是这样：这就是整个过程；隔壁一个铁皮的东西掉落、滚动、停住，其间每隔一会儿就有人跺脚。如同一切反复作响的噪声，它也有内在的组成结构；它变化着，从不千篇一律。但这也恰好说明了它的规律性。它可以是猛烈的，柔和的，或忧郁的；可以浪涛般翻滚而过，也能在沉寂之前无限漫长的轻轻滑动。［149］最后的摆动总是让人意外。加进来的跺脚声反而几乎是机械的。它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截断声响，仿佛这就是它的任务。现在我能更好地回想这些细节，隔壁的房间空了，医学生回到外省家里。他需要休息。我住在最顶层。右边是另一栋房子，楼下还没有人搬进来：我没有邻居。

这种情况下，我简直惊讶于自己没有更放松地看待此事。虽然每次我的感觉都事先提醒了我。本是要充分用好这种感觉的啊。别怕，我应该对自己说，现在它来了；我也知道，我从来没出过错。但也许正是由于我让自己说出了事实；自从知道这些事情，我变得更容易受惊。他读书的时候右眼睑总是不由自主地垂到眼上合拢，正是这个缓慢无声的小动作触发了那种声响，[196]这几乎让我觉得鬼魅般阴森。这件小事是他故事的关键。他屡次考试未过，自尊心变得很敏感，而家里的人似乎每次写信都在催逼。除了振奋起来还能怎样呢？可考试前最

后的几个月出现了这个毛病；这不成体统的轻微的疲倦如此可笑，就像窗帘不肯呆在上面。我确定，有好几个星期，他都认为一定能控制住。否则我也不会想到把我的意志让给他。［150］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志用没了。从此以后，每当感觉到它来了，我就站在墙的这一侧，请他拿去用。渐渐地，我知道他接受了。也许他不应该这样做，特别是想到这根本于事无补。就算能让事情稍有起色，他是否能真的好好利用我们这样争取到的时间，仍然是个问题。至于我的支出，我已感到力不从心了。我知道，我在自问能否这样继续下去，而就在那个下午，有人到了我们这层楼。在这个小旅店里，上楼的时候总会有很大的声响。过了一会儿，似乎有人走进了隔壁的房间。我们的门是走廊尽头的两扇，他的门是横向的，紧挨着我的。那时候我知道他偶尔有朋友来访，但我已说过，我对他的事儿一点也不感兴趣。可能他的门又开过几次，有人从外面进来又出去。不过这真的与我无关。

当天晚上比平时更严重。还不是很晚，但我累了，已经上了床；我想我可能是睡着了。但我却突然惊醒，好像有人碰了碰我。然后它马上就开始了。它跳着，滚动着，跑过某处，摇晃着，啪嗒啪嗒地响。跺脚声很可怕。此时楼下有人清楚而愤怒地敲起了天花板。新来的租客自然也受到了打扰。现在：一定是他的门了。我十分清醒，虽然他极度小心，我想我还是听到了他的门在响。他似乎靠近了。［151］他一定是想知道在哪间屋子。让我奇怪的是他过分夸张的谨慎。他早就该意识到，这栋房子是静不下来的。他到底为什么要放轻脚步？我想他在我的门边停了一会儿，接着我听见，毫无疑问，他走进了隔壁。他直接进去了。

现在（是的，我应如何描述？），现在一片静寂。静得仿佛疼痛停止了。一种感觉特殊的、发痒的静寂，仿佛伤口在愈合。我本可以睡了；我可以喘口气，入睡。可惊讶让我清醒。有人在隔壁说话，但这也是静寂的一部分。这种静寂必须亲历，它无法再现。外面的一切也似乎平和了。我坐起来，听着，就像在乡下。亲爱的上帝啊，我想，是他的母亲来了。她坐在灯边劝慰着他，也许他把头轻轻放在了她的肩上。她马上就会让他睡下，现在我明白了外面走廊里轻柔的走动。啊，还有这个。在这个人面前，门也投了降，和在我们面前全不一样。是的，现在我们可以睡了。

51

我几乎已经忘了我的邻居。我明白自己对他并非怀有真正的同情。有时候经过楼下时我会问一问可有他的消息，是什么。如果是好事，我就很高兴。但我夸张了。其实我无需知道这些。有时候我会突然有种

想走进隔壁去的冲动，但这已与他无关。［152］从我的门到另一扇只有一步之遥，房间也没锁。我很好奇这间屋子到底是怎样布置的。随便想象一个房间轻而易举，通常也大致差不多，可偏偏隔壁的那间总是与想到的不同。

我对自己说，诱惑我的正是这种情况。但我也心知肚明，有一个铁皮做的东西在等我。我设想它真的是一只盒盖，当然也可能搞错。这也无妨。把事情归结于一只盒盖，这确实符合我的性格。可以想，他没有带走它。可能已经收拾过，盖子被放在盒上，一如它应有的样子。于是二者共同形成了盒子这个概念，确切地说是圆形的盒子，一个人尽皆知的简单概念。我仿佛想到它们立在壁炉上，这两个构成盒子的东西。是的，它们甚至是立在镜子之前，于是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虚幻的盒子。我们不会重视它，但，比如说一只猴子，就会伸手去抓它。对，甚至会有两只猴子去抓它，因为一到壁炉前，猴子也成了双。[197] 就是说，现在等着我的，就是这只盒盖。

让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一只盒盖，一个健康的盒子的盖子，盒子边缘的弧度与盖子毫无二致，这样的一只盖子一定只想安身于它的盒子上，此外再也别无他求；这一定是它能想象到的极限；［153］一种无法超越的满足，是它所有愿望的实现。被耐心而轻柔地旋入，平稳地栖身于突起的细小螺纹之上，从内部感觉嵌合的棱线，富有弹性，且如二者分放时一样在边缘切肤分明，这也真的是理想之事吧。唉，可懂得欣赏此事的盖子多么少啊。这也正表明，与人打交道，多么混乱地影响了物。因为人，如果暂时用盖子打比方，人是极其不满、极其恶劣地坐在他的天职上。部分是由于太仓促，没找对地方；部分由于他们被放歪了，怒气冲冲；部分由于本应匹配的两个边缘各自弯曲成不同的弧度。我们直话直说吧：归根结底他们想的只是，一旦能自己做点什么就跳下去，滚动起来，叮当作响。否则何来这些所谓的消遣和由他们发出的噪声呢？

若干世纪以来，物就看着这些。如果它们堕落，丧失了对天然而宁静的自身意义的品味，想要像它们在周遭看到的那样耗竭此在，那也不足为怪。它们千方百计逃避自己的使用，变得倦怠而冷漠，即使抓到它们放纵不羁，人们也毫不吃惊。这一点人从自己身上就了解得到。他们生气，是因为他们是强者，因为他们自以为更有权变变花样，因为他们感觉到被模仿；但他们听之任之，就像他们对自己随随便便。如果某处有人洁身自律，［154］比如一个孤独者，日日夜夜，他只愿真正圆满地安于己身，那么他就是在挑衅，会引起那些堕落的器物的反对、嘲讽和憎恨，它们在邪念里再也无法忍受任何专注于己、追求自身意义的存在。它们联合起来，打扰他、恐吓他、迷惑他，它们

知道做得到。于是它们相互眨着眼睛，开始了诱惑，诱惑越来越大，直至无法衡量，万物乃至上帝都被拉拢过来反对那个人，或许他坚持了下来：即成圣人。

52

现在我多么理解那几幅惊人的画 [198] 啊，画中那些用途有限的日常物品放纵恣肆，在几近淫乱的浪荡中颤抖着，好奇地引诱彼此。那只四处乱走的沸腾的水壶，那个有了思想的烧瓶，挤到一个窟窿里取乐的无所事事的漏斗。还有被嫉妒的虚无抛起的手足四肢混迹其中，在里面呕吐的热气腾腾的脸，和讨它们喜欢的吹气的屁股。

圣人蜷曲着缩成一团；但他的眼睛里还有一种知其然的目光：他看了过去。他的欲望已经从清澈的灵魂溶液中析出。他的祈祷已经枝残叶败，枯木般从口中伸出。他的心打翻流光，尽失于晦暝之中。鞭笞在身上无力得如同赶苍蝇的尾巴。他的性器再次勃起，倘若一个女人袒露着丰满的乳房，穿过混沌笔挺地走来，它就手指般向她指去。

[155] 有段时间，我曾认为这些画已经过时了。我不是怀疑它们。我可以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急于求成的圣人身上，那时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想直接从上帝开始。我们不再奢望如此。我们意识到，上帝对我们太重了，得推迟他的出现，去缓慢地做那些将我们与他隔开的漫长工作。可现在我知道了，这些工作和神圣如出一辙；任何因这工作而孤独的人身旁都会产生神圣，正如很久以前，在洞穴里，在空旷的栖地中，神圣总是环绕着上帝的孤独者。

53

人们说起孤独者 [199] ，总是设定了太多前提。你以为他们知道说的是什么。不，他们不知道。他们从未见过孤独者，只是憎恨他，却不认识他。他们曾是耗尽他气力的邻居，是隔壁引诱他的声音。他们煽动物抗拒他，于是它们喧声大噪，把他淹没。孩子们联合起来反对他，因为他柔软，而且也是个孩子，每次成长他都在更强烈地对抗着成年人。他们在他的藏身之地寻找他的踪迹，如同搜寻一只可捕获的动物，而他漫长的青春从没有过安全的禁猎期。倘若他没有力竭且幸免于难，他们就对出自于他的东西大喊大叫，诋毁它，怀疑它。若他还不停下，他们就变本加厉，吃光他的食物，吸尽他的空气，向他的贫穷吐口水，让他讨厌他们。他们使他声名狼藉，就像在污蔑传染病人。他们用石头砸他，想让他快点消失 [200] 。他们古老的本能是对的：他真的是他们的敌人。

[156] 可是，如果他头也不抬，他们就要想一想了。他们觉察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正合他意，他们加深了他的孤独，帮助他永远与他们隔绝。于是他们态度骤变，使出杀手锏，这是最极端的另一种攻讦：名望。在这种噪声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抬起头看看，他就这样涣散了。

54

今夜我又想起那本绿色的小书，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一定拥有过它，不知为何，我把它想成是马蒂尔德·布拉赫的书。得到它的时候我并不感兴趣，许多年之后才读了它，我想是在乌尔斯戈尔德的假期。可从第一眼起它就对我很重要。仅从外表看，它就错综纷繁。封面的绿色颇有意蕴，立刻就能想到书里面也注定如其所是。似乎有过约定，最先出现的是有白色水印的光滑空白页，然后是让我觉得神秘的扉页。看上去书里会有图；但没有，我不得不几乎违心地承认，这样也合情合理。在某个固定的位置找到那条窄细的书带也多少是一种慰藉，它变脆了，有点歪斜，熟悉得动人，依旧是粉色，上帝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它就一直躺在相同的书页之间。也许它从未被使用过，订书的人快速勤勉地把它折进去，未曾好好看过一眼。也许它并非偶然。可能有人读到那停下，再未读下去；可能命运在那一刻敲响了他的门，让他忙碌起来，远离了所有书籍，[157] 毕竟书不是生活。无从得知这本书是否被继续读了下去。也可以这样想，只是一遍又一遍翻到了这儿，甚至有时候只有深夜才读。无论如何，我对这两页书有种胆怯，就像怕一面之前有人的镜子。这两页我从未读过。我根本不知道是否通读过整本书。它不是很厚，但里面有许多故事，尤其在下午；下午的书里永远有一个还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还记得两个。我要说一说是哪些：格里高利·奥特列别夫 [201] 的结局和大胆查理 [202] 的败落。

上帝知道当时它是否让我印象深刻。可是现在，这么多年之后，我却回想起那些描写：假沙皇的尸体怎样被抛到成堆的死人之间躺了三天，被撕碎、刺烂，脸上带着面具。这本小书当然不怎么可能会再次到我手上。但这个地方一定是奇特的。我也有兴趣再查对一下他和母亲相逢 [203] 是何种情形。他可能十分有把握，因为他竟然允许她来莫斯科；我甚至确信，那时他极其自信，事实上是他想要召来母亲。而这位从简陋的修道院日夜兼程赶来的玛丽娅·诺盖，只要她同意，就能得到一切。他的不安是否恰好始于她的认可？我宁愿相信，能让他改头换面的力量正根源于，不再做任何人的儿子。

[158]（这终究也是所有出走的年轻人的力量。）[204]

拥护他的平民却想象不出一个沙皇，这只能让他在他的可能性中更自由、更无限。可母亲的声明有削弱他的力量，即便那只是有意的欺骗；她把他架空，脱离了创造的丰富；把他限定于疲惫的模仿；把他贬低成他不是的另一个个体：她让他成了骗子。 [205] 如今又加上这个玛丽娜·姆尼舍克 [206] ，她更是无声无息地销蚀着他，以她自己的方式否定着他，正如后来证实的那样，她相信的不是他，而是谁都信 [207] 。我当然不能保证在故事里这一切被注意到什么程度。可我觉得应该讲到。

即使撇开这些不看，故事也绝对没有过时。现在也可以设想一位叙事者会非常仔细地处理最后的时刻，这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些瞬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他怎样从沉睡中惊醒跳到窗边，又跳出去落到庭院里的卫兵中间。他无法独自站起；他们得帮他。可能脚摔断了。他靠在两个人身上，感觉到他们相信他。他四下环顾：其他人也相信他，这些高大的卫兵几乎引起他的怜悯，事到如今：他们知道伊凡雷帝的庐山真面目，却仍然相信他。他想向他们解释，可张开口却只有叫喊。脚痛得太厉害，此刻他顾不上自己，除了疼痛他什么也不知。 [159] 没时间了。他们直逼过来，他看到 [208] 和他身后的所有人。马上就完了。可他的卫兵却围拢起来，他们没有放弃他。奇迹发生了。这些老兵的信念散布开来，突然再也没有人敢上前一步。舒伊斯基在他眼前绝望地朝着窗户喊去。他没有四下张望。他知道是谁站在那；他明白，将会有一片静寂，没有任何过度的静寂。现在，那个他早就熟悉的声音要出场了；那空洞、虚假、歇斯底里的声音。然后，他听到，沙皇的母亲否认了他 [209] 。

至此，事情一直自行发展着，可现在，请出现一位叙事者吧，一位叙事者：还空着的几行里，一定得爆发出超越任何矛盾的强大力量。不论是不是讲出来都要坚信，在声音和枪击之间，意志和权力又一次在他内部无限地集聚，成为全部。否则就无法理解这赫然的因果：他们为何要戳穿他的睡衣，在他身上捅来捅去，似乎要刺破人身上最坚硬的部分。死后的三天里，他仍然带着那张他几乎要放弃了的面具。 [210]

55

现在想来，同一本书里还讲了他 [211] 的结局，这让我觉得奇怪。他终生如一，花岗岩般坚硬，没有任何变化，越来越沉重地压着所有忍耐着他的人。第戎有一幅他的肖像。人们也知道他矮胖、固执、绝望。想不到的也许只有那双手。那是一双过分燥热的手，总是想要凉一凉，会不由自主地放在冰冷的东西上， [160] 五指张开，指间流过空气。血会涌入这双手，就像涌上头，握起拳头来它们就真的像发狂

的脑袋，里面翻腾着各种念头。

与这种血共生需要难以置信的谨慎。大公因此把自己封闭起来，有时候，当它压抑沉闷地在他周身流淌，他也会害怕它。连他自己也觉得阴森森地陌生，他几乎对这机敏的、一半是葡萄牙的血一无所知。他常常担忧它会在他熟睡时突然发起进攻，把他撕碎。他装作驯服了它，却永远活在恐惧里。他从不敢爱上一个女人，怕它妒意大发，他滴酒不沾，因为它太过暴烈；他不喝酒，而是用玫瑰露让它镇静下来。可有一次，在洛桑 [212] 郊外的军营中，格拉松 [213] 败战，他喝了酒；当时他病了，孤家寡人，喝了很多纯酒。然而那时，他的血睡着了。在他丧失理智的最后几年里，它时不时地陷入这种沉重的动物般的睡眠。那时就看得出他怎样被它控制；它睡着的时候，他就什么也不是。那时他身边的人都不敢入内；他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他那样颓靡，在外国使节面前也无法露面。于是他就坐等它醒来。它总是一跃而起，咆哮着冲出他的心脏。

为了这血，他拖着所有那些和他根本没关系的东西。三块大钻石和各种珠宝；成堆的弗兰德花边和阿拉斯挂毯。他的绸缎帐篷上有金丝拧成的绦带，还有随从的四百个帐篷。画在木头上的肖像，纯银的十二使徒。还有塔伦特亲王，[161] 克莱夫大公，巴登的菲利普和吉永堡主。 [214] 他想说服他的血，他才是皇帝，至高无上：这样它就会怕他。可即便有这些证据，他的血依旧不信，它是多疑的血。也许他还让它迟疑了一会儿。可乌里的号角 [215] 暴露了他。此后他的血知道了，它是在一个失败者体内：它想出去。

现在我是这样看的，可当时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读到搜寻他的那个三王来朝日 [216] 。

前一天那场惊人迅速的战役后，年轻的洛林公爵 [217] 旋即骑马踏入可悲的南锡城 [218] ，他一早就叫醒仆从，打听大公的下落。一个个信差被派出去，他自己也时不时焦虑不安地出现在窗边。他不是总能认出用车或担架送回来的人，他只看出没有大公。伤员中没有他，不断被带回的俘虏里也无人见过他。逃兵从四面八方带来各种各样的新闻，他们惊慌失措，好像害怕遇到他。天已经黑了，他杳无音信。他失踪的消息有足够的时间在漫长的冬夜里四下流传。不论传到哪，都能引起一种唐突且夸张的信念：他还活着。也许，大公从未像在此夜人们的想象中这样真实过。家家户户都彻夜不眠，等着他，幻想着他会来敲门。如果他没出现，则是因为他已经走过去了。

[162] 这天夜里上冻了，他还活着的信念似乎也冻住了，冻得那么结实。一年年过去它才会慢慢化开。现在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坚信他还

在世。他带给他们的命运，只有通过他这个人，才能忍受下去。他们曾那么艰难地学过这事实：他在，一旦学会，他们就发现他太容易记住，再也忘不掉。

可第二天早上，一月七日，一个星期二，搜寻又开始了。这次有了一位领路人。他是大公的一个侍童，据说他看到了主人在远处跌倒；现在他得把那个地方指出来。他本人什么也没说，是坎波巴索伯爵 [219] 把他带来、替他说的话。他现在走在前面，其他人紧随其后。他衣着臃肿，战战兢兢，谁看到都难以相信他真的是那个骨骼纤细、漂亮得像个姑娘的吉安巴蒂斯塔·科罗纳。他冻得发抖；夜霜让空气变硬，脚下如同牙齿在咯咯作响。所有人都冻僵了。只有大公那个外号是路易昂则 [220] 的小丑还活跃着。他装成狗，跑到前面再回来，四肢着地在男孩 [221] 身边小跑了一会儿；如果看到远处有尸体，他就跳过去，弯下身子，劝说它打起精神、变成要找的那个人。他给尸体一点考虑时间，然后闷闷不乐地返回到其他人中间，他威胁、咒骂、抱怨死者的固执和懒惰。他们一直走下去，没有尽头。几乎看不见城市了；因为这会儿天气阴沉下来，虽然冷，却成了不透明的灰色。［163］大地平坦而淡漠，走得越远，那紧凑的一小群人就越像是迷了路。没人说话，只有一个同行的老妇一边摇着头，一边喃喃自语；也许她在祈祷。

突然，最前面的人停下来回头看了看。然后他迅速转向大公的葡萄牙医生鲁比，指了指前面。几步之外是一片冰面，沼泽或是水塘，里面躺着十一二具尸体，一半冻在冰里。他们几乎全裸，衣物被洗劫一空。鲁比弯下腰，仔细地从一具尸体走向另一具。他们绕过每个人，认出了奥利维尔·德·拉马什 [222] 和牧师。老妇已跪倒在雪中，哀哀地哭着，向一只大手俯下身，那只手五指张开，僵硬地朝她伸去。所有人都赶过来。鲁比和几个仆从试图把那具尸体翻过来，因为他是趴着的。可脸冻住了，把它从冰里硬扯出来的时候，半边脸又薄又脆地剥落下来，另一半则已被狼或狗撕烂；整个面孔被一条从耳边开始的大伤口劈裂，已不能再说那是一张脸了。

人们一个个环顾左右；每个人都以为会在身后找到那个罗马人 [223] 。但他们只看到跑过来的小丑，他怒气冲冲，沾满血迹。他在身前举着一件斗篷，抖动着它，好像会有什么东西掉出来；但斗篷是空的。于是人们上前去寻找标志，确实找到几个。他们生了火，用温水和酒清洗了尸体。脖子上的疤痕露了出来，还有两个大脓肿的痕迹。［164］医生不再怀疑。可人们还是比较了其他特征。路易昂则在几步之外找到南锡战役那天大公骑的大黑马莫罗的尸体，他坐在马尸上晃荡着两条短腿，血不停地从他的鼻子流进嘴巴里，人们看出他喜欢

这味道。另一边有个仆从想起大公左脚上有一个趾甲长进了肉里；于是所有人都找起那个趾甲来。小丑却动个不停，好像有人在抓他痒，他喊道："啊，老爷 [224] ，原谅他们找出你这个粗鄙的缺陷吧，这些蠢货居然不能从我的长脸上认出你来，你的美德就在我脸上啊。"

（安放尸体时，第一个走进停灵间的也是大公的小丑。那是在某个格奥戈侯爵家里，没有人说得清是怎么回事。裹尸布还没铺上，所以他能一览无余。在华盖和床铺的两重黑色之间，紧身衣的白和斗篷的红粗暴地自行其是。前面正对他立着带有镀金大马刺的猩红长筒靴。只要看到冠冕，就无须怀疑上面那颗头颅。那是镶着宝石的公爵冠。路易昂则走来走去，仔细地查看一切。他甚至还摸了摸绸缎，尽管他什么也不懂。那可能是好缎子，只是对于勃艮第王室而言有点廉价了。他又退了一步，看了看全局。各种色彩在雪光中诡异地分崩离析。［165］他记住了每一种颜色。"穿得不错，"最后他肯定说，"也许有点太新鲜了。"在他看来，死亡似乎是一个演木偶戏的人，正急需一位大公。）[225]

56

干脆把一些再不会改变的东西确定下来，不惋惜事实，甚至不去评判，这样做是好的。于是我清楚了，我从不是一个正确的读者。小时候，我以为，在以后的某一天，当所有职业纷至沓来的时候，阅读是一种可以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坦率地说，我没有明确想过这会是在何时。我相信，当生活发生某种突变时就会觉察得到，那时它只是外部的事，就像以前它只在内里。我想象生活将清晰明确，绝不会被误解。它一点儿也不简单，相反，真的很麻烦，对我而言生活纷乱且沉重，但毕竟可以看得见。童年特有的无限性、不协调和无法逆料都将被克服。当然不知道是怎样做到的。事实上它们一直在增加，封锁住所有方向，越是向外看，内里被唤醒的东西就越多：上帝知道它们从何而来。但也可能它们增长到极限就一下子断掉。容易观察到，成年人很少因此不安；他们走来走去，判断着，行动着，如若陷入困境，那也只是外部的遭遇。

我把阅读推迟到开始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那时就能像对待熟人那样和书籍打交道，［166］会有为书而在的时间，一段固定、平稳、惬意流过的时间，不多不少，恰好合适读上一本。当然会有一些格外亲近的书，不是说不会受其所害，偶尔也会因为它们耽误半个小时：错过一次散步、约会、戏剧的开场或一封急信。然而，非要读到蓬头垢面，两耳滚烫，双手冷得像金属，一只长蜡烛在身旁一燃到底直到塌在烛台里，这种事情，感谢上帝，绝不会发生了。

之所以举出这些现象，是因为我十分鲜明地亲身经历过。那是在乌尔斯戈尔德假期时，我突然迷上阅读。事实很快表明我不会读。这当然比我预想的时间要早。可在索伦与同龄人共同生活的那一年让我怀疑起原来的打算。一些突如其来的经历找上我，它们明显是在把我当成成年人对待。那是些与现实等大的经历，与其本来面目一样沉重。当我理解它们的真实性（Wirklichkeit），也就在同种程度上领悟到童年无穷无尽的现实（Realitat）。我知道童年不会结束，正如其他东西未曾开始。我对自己说，每个人当然都能随意划分出人生的阶段，但那只是凭空想象。可明显的是，我太笨，什么也想不出。一旦我试图如此，生活就会让我明白，它对阶段一无所知。倘若我坚持认为童年已经结束，［167］所有将要到来的也会在那一刹那消失，而我就像一个玩具铅兵，留住的只有脚下那一点仅能立足的东西。

可以理解，这个发现让我更加孤僻，它占据了我的内心，以一种极致的喜悦充满了我，我却以之为苦，因为它远远超出了我的年龄。[226] 如果什么都不能预设出明确的期限，就总归要错过某些事情，我记得这也让我不安。我就这样回到了乌尔斯戈尔德，一看到所有那些书，就贪婪地读了起来；真的是急不可耐，几乎心怀愧疚。那时我已经莫名地预感到后来我时常体会的东西：如果不尽责读完整本书，就根本无权翻开它。每一行都开启着世界。在书籍之前，世界是完好的，也许在其之后它仍然无损。可不会阅读的我又如何能悉数接受？即便这间简陋的书室，也是汗牛充栋，书多得无际无涯。我不自量力，固执而绝望地从一本跑到另一本，在书页之间横冲直撞。那时候我读了席勒和巴格森，于伦施莱格尔和沙克斯特拉菲尔德，读那里有的沃尔特·司各特和卡尔德隆。[227] 有些到手的书似乎早就该读，另一些则来得太早；刚好合适我当时去读的寥寥无几。尽管如此，我还是读了。

后来的岁月中，我偶尔在夜里醒来，星星如此真实，显得那样深远，我无法理解人们怎能忍心错过这大千世界。我想，当我从书中抬起头向外看去时，一定也心怀同感，［168］那是夏天，是阿贝罗娜在呼唤。让我们都很意外的是，她会来叫我，而我却从不回答。那正是我们的极乐时光。可一旦阅读袭来，我就死死抓住不放，我把自己藏起来，逃避我们每天的节日，煞有介事，执迷不悟。自然而然的幸福有许多常常并不显见的机会，我冥顽愚钝，不会利用它们，却宁愿期待着渐增的隔阂会在未来和解，而和解愈是遥遥无期，愈是令人着迷。

然而，我阅读的迷梦疏忽而至，有一天也同样转瞬即逝；那时我们已经彻底反目。阿贝罗娜不放过任何嘲讽、奚落我的机会，在凉亭里遇到她时，她就声称在读书。一个星期天早上，虽然有一本未打开的书放在她身旁，她却在忙着用一支叉子从果穗上捋下醋栗，没完没了，

小心翼翼。

一定是这其中的某个清晨，就像七月里那些休息好了的崭新时刻，到处都生发着意想不到的喜乐。千百万无法遏止的微小运动镶嵌出此在最可信的马赛克拼图；万物交融激荡，漾溢入空气之中，它们的清凉使暗影明澈，让太阳成为智识的柔光。那时花园里没有主角，一切尽在；只有在一切之中，才不会错过。

阿贝罗娜的小动作里也有这一切。它凭空而来，那么得心应手，要做的正是此事，她也做得恰到好处。［169］她白皙的双手在阴影中动作得轻盈和谐，滚圆的浆果从叉子前面调皮地跳入铺有黯淡葡萄叶的浅盘中，它们已经在那里堆积起来，红色的和浅黄的，熠熠生辉，酸涩的果肉包着健康的果核。这时我只想在旁边看着，但可能她会赶走我，也为了不让自己尴尬，我抓起书，在桌旁另一侧坐下，没怎么翻就随便从某个地方读了起来。

“你至少要大声读出来，书呆子”，过了一会儿，阿贝罗娜说。她听上去没那么挑衅，我也觉得到了言和的好时候，就立刻大声读了起来，一直读到一节，下面的标题是：致贝蒂娜 [228] 。

“不，不要回信，”阿贝罗娜打断我，好像精疲力竭似的，一下子放下了小叉子。我看着她，我的表情让她马上又笑了起来。

“我的上帝，你读得多糟啊，马尔特。”

我得承认，我一直心不在焉。“只是为了让你打断，我才读的，”我坦白着，燥热不堪，翻回去看书的标题。现在我才知道那是什么书。“为什么不要回信？”我好奇地问。

阿贝罗娜似乎没听到我。她穿着浅色的裙子坐在那，仿佛她的内心彻底沉黯下来，就像她的眼睛。

“给我”，她突然说，好像生气了，从我手里拿走书，翻到她想要的地方。读起一封贝蒂娜的信。

我不知道自己听懂了什么，但仿佛我被郑重许诺，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一切。当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是那种我熟悉的歌声时，我羞愧难当，我太过低估了我们的和解。我明白了，这才是和解。只是现在，这极其伟大的事件发生在某个远远超越了我地方，那么遥不可及。

诺言仍还在兑现中，不知何时这本书归我所有，成为我离不开的几本书之一。现在我也能想读哪就翻到哪，阅读的时候却分不清是在想着贝蒂娜还是阿贝罗娜。不，贝蒂娜在我心中更为真切，我曾经熟悉的阿贝罗娜仿佛是她的前奏，如今，对于我，她已与贝蒂娜合而为一，就像融入了她本真的、无意识的天性。因为，这个不可思议的贝蒂娜，她用全部书信开辟出空间，她是最为广阔的形象。最初她就让自己完全展开，仿佛已经历过死亡。无论何处，她都极深地投入存在并归于其中，在她身上发生的，也在自然中永恒；她在自然里辨认出自己，又几乎是疼痛地赎回自己，她艰难地回溯，仿佛从传说中猜出了什么，招魂般唤醒自己又坚守下去。

你刚刚还在，贝蒂娜；我认出了你。大地不是还有着你的体温，鸟儿不是还为你的声音保留着空间？是另一滴露水，星星却还是你夜里的那些。或者，莫非世界本就是你的？多少次你用爱点燃它，看它火光冲天，彻底焚毁，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你就悄悄地用另一个世界替换了它。 [171] 每天早上你都向上帝祈求一个新的人间，这样他创造的所有尘世才能一一出现，那时你感觉到自己与他多么默契。保护和修补世界在你看来太寒酸，你把它挥霍掉，伸出手不断追问下一个新的。你的爱能胜任一切。

怎么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在叙说你的爱？你之后还发生过什么让人惊奇的事情？他们在忙着什么？你知道你的爱的价值，把它教给你最伟大的诗人 [229] ，通过他使之人化，因为它还是原始的力量。他写信给你时，却是在劝说人们放弃它。所有人都读过回信，也更相信他，因为对于他们诗人比自然更清晰。但也许，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会表明，此处正是他伟大的边界。爱者被托付给他，他却承受不起。什么叫作他无法回应？ [230] 这样的爱不需要回应，它包含了呼唤和回答；已是自在自足。纵使华服加身，诗人在它面前也要谦恭克己，他要像帕特莫斯岛上的约翰 [231] 那样，跪着用双手写出它传授的东西。面对“行天使之职的声音” [232] ，他别无选择；它来了，裹住他，将他带入永恒。那是他在火焰中升天的车 [233] 。隐晦的神话已准备好他的死亡，他却任之成空。

58

命运喜欢发明模式和形象。它的困难在于复杂性。生活本身则因简单而沉重。它只有几件我们配不上的庞然大物 [234] 。 [172] 在上帝面前圣人 [235] 拒绝命运，由此选择了生活。女人面对男人时，本能地做出同样的选择，却引起爱的关系里所有的灾祸：她像一个永恒者站在变化无常的他身旁，果断，且无关命运。爱者永远超越被爱者，因为生活比命运更庞大。她义无反顾的投入将无法量度：这是她的福祉。

她爱里的无名之苦却始终如是：她总是被要求限制她的付出。

女人们再没有其他抱怨：爱洛漪丝 [236] 最初的两封信里只有这一种悲叹，五百年后它又一次出现在葡萄牙女人 [237] 的书信中，我们重新认出它来，就像听出一声鸟啼。在这洞见的明亮空间里，突然走过萨福 [238] 最遥远的身影，几百年寻她而不见，因为他们是在命运中寻找。

59

我从不敢在他那买报纸。当他整晚在卢森堡公园 [239] 外面慢慢挪动的时候，我不确定他身上是否真的有几期。他背对着栅栏，手擦过竖有栏杆的石块边缘。他把自己弄得那么平，许多人每天经过，却从未看见他。虽然他还有一丝余音提醒别人注意，但那无异于灯或炉子里的噪音，或是洞穴里间隔固定的滴水。世界被这样安排，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只在间歇时经过，而他，比一切能动的东西都更无声，他像指针似的前移着，像指针的影子，像时间。

［173］我不愿意看他，这太不应该了。我羞于写下，我常常在他附近换成另一个人的脚步，仿佛对他一无所知。我听到他从身体里说出“La Presse” [240] ，很短的时间内又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旁边的人四下张望，寻找着那个声音。只有我，做出比所有人更匆忙的样子，好像我什么都没听到，好像我心里正在想着什么。

确实如此。我忙着想他，我在努力想象着他，我紧张得出了汗。我必须像塑造死人那样塑造他，没有依据，没有材料；彻彻底底在内心完成。我现在知道了，去想那些散放在所有旧货铺的象牙制小耶稣像作用微乎其微。某一个玛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的尸体 [241] ，这画面反反复复——：一切似乎只是为了想出他的长脸倾斜的角度，想出他脸颊暗处绝望的胡茬，想出他斜上仰望的沉默表情中极其痛楚的盲眼。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属于他的东西；因为当时我就已经明白，他身上没有无关紧要的事物：他的斗篷或大衣支楞在背后，衣领一览无余，低矮的领子围着他伸长的嶙峋脖颈绕了一大圈，却没有丝毫接触；发绿的黑色领带松松垮垮地系在所有衣物之外；尤其是那顶帽子，他像所有盲人那样戴着那顶破旧的高筒硬毡帽：它和他脸上的线条毫无瓜葛，［174］不可能在这个额外之物和他本人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表面的协调，它无非只是一个随便安上的陌生物品。我不敢看他，这胆怯愈发严重，直到最后他的形象常常无端地在我心中抽紧，剧烈且疼痛地收缩成坚硬的苦楚。我不堪其扰，决定用外在的事实遏止或打消我日渐完善的想象。暮色将至。我打算马上从他身边留心地走过。

现在要知道：快到春天了。白天的风停了，小巷幽长安宁；尽头闪烁

着房屋，新鲜得像白色金属初折的断口，那种轻得让人吃惊的金属。川流不息的宽阔长街上人们熙来攘往，车辆很少，几乎无需畏惧。那一定是个星期天，圣叙尔比斯教堂 [242] 的塔尖在无风的静寂里分明且突兀，穿过几近罗马式的窄巷就豁然看到外面的季节。公园里面和前面人头攒动，我没法一眼看到他。或者，当初不正是在人群中我才认出他来？

我马上就知道了，我的想象一文不值。他那不因任何谨慎或掩饰而减轻的惨状超出了我的手段。我既不懂得他身体倾斜的角度，也不明白那似乎在不断充满他内眼睑的惊恐。我从未想过他的嘴巴，它缩陷着，好像阴沟的开口。［175］也许他也有过回忆；可现在，除了身后磨平他双手的石块边缘每天产生的无形之感，再也没有什么会进入他的灵魂。我站住了，几乎在看到这一切的同时，我感觉到他戴了另外一顶帽子，打着无疑是礼拜日的领结；领结的图案是黄色和紫色的斜方块，至于帽子，那是顶系着绿丝带的廉价新草帽。重点当然不在于这些颜色，记下它们也只是小题大做。我只想说，在他身上，它们就像鸟腹上最柔软的地方。他自己对此无知无觉，又有谁会认为（我四下看了看）这华丽的衣着是为他而穿的呢？

我的上帝，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你。曾经有过证明你存在的证据。但我全忘了，也从未希求过。确证你的存在，这要负多么重大的责任。可现在，我得到了启示。这是你的喜好，你以此为乐。我们的确学到了，尤其要忍受一切，不做判断。什么是沉重的东西？什么是慈悲？唯有你知道。

再到冬天时，我一定会有一件新大衣，——只要它是新的，就允许我，这样穿吧！

60

我穿着比较好的、最初就是我自己的衣服游荡，并且看重居住在某个固定的地方，不是因为我想把自己和他们分别开。我还没到那个地步。我无心过他们的生活。我想，倘若我的手臂萎缩了，我就会藏起它。可她（我不知道她还能是谁），她每天都出现在咖啡店的露台前，虽然对她来说脱下外套、从黑乎乎的衣物和内衣里脱身很困难，［176］她却从不怕麻烦，用很长的时间解开、脱下，别人几乎等不下去了。然后，她站在我们面前，谦卑地拖着她干瘪枯萎的肢体，人们看到这不常见。

不，不是我想要和他们分别开来；但如果我妄想和他们一样就太自负了。我不是。我既没有他们的力量，也没有他们的隐忍。我吃东西，

靠一餐餐饭活下去，一点儿也不神秘；但他们几乎像永生者。他们站在每日都在的角落里，十一月也一样，从不抱怨冬天。起雾了，他们变得不清晰、不确定：但他们依然如常。我出过门，生过病，遭遇过许多事情：他们却还没有死。

（我从来都不知道，上学的孩子们怎么可能在充满霉味的寒冷小屋里起床；是谁支撑着那急匆匆的小骨架，让它们跑进成年的城市，跑进将亡之夜的昏暗，跑进没完没了上课的日子。总还是那么小，总是充满预感，总是要迟到。我想不出耗之不竭的支撑他们的力量。）[243]

这座城里充满将慢慢沉沦为他们的人。大多数人最初会挣扎；可接着就有了这些苍白变老的姑娘，她们不再反抗，从此听之任之，她们强硬，没有使用过内里，从未被爱过。

也许你认为，我的上帝，我应该任其所是，去爱她们。否则，当她们从我身边走过，我为什么很难不去跟从？［177］我为何会突然想出最甜蜜的夜话？为何我的声音温柔地停留在喉咙和心之间？我为何会想象，我将无言而小心地把她们留在我的呼吸里？这些生活玩弄过的布娃娃，一个又一个春天，她们一次次徒劳地张开手臂，直到两肩松懈下来。她们从未曾从一个希望上高高地跌下，因此并没有粉身碎骨，但她们颓败了，对生活已然不堪。只有迷路的猫晚上才去她们的小屋，悄悄抓伤她，在她身上睡着。有时候，我跟着一个她走过两条小巷。她们贴着房屋走过，不断有人出现把她们遮住，她们就在那些人后面消失，远远地不见了。

然而，我知道，如果有人试着去爱她们，她们就会像走了太远路的人，停下来，重重地靠着他。我只相信，唯有整个躯体都还能复活的耶稣才可以承受她们；但他不在乎她们。只有爱者能引诱他，而不是那些等待者。她们带着那一点点成为被爱者的天赋，就像举着一盏冷却了的灯。[244]

61

我知道，如果注定万劫不复，伪装在再好的衣服里也无济于事。他不是也从皇帝沦为最卑贱的人[245]？他，没有步步高升，而是坠入谷底。的确，虽然宫苑什么也证明不了，我还是会偶尔相信其他国王[246]。可这是夜里，是冬天，我很冷，我相信他。荣华只是一刹，我们却从未见过比苦难更久远的东西。然而，皇帝应该长存。

［178］他不是唯一一个在疯癫下自保的人吗？就像玻璃罩里的蜡花。[247]他们在教堂里为别人祈祷长寿，宰相让沙利耶·格尔森[248]

却希望他永生[249]，而那时他已经是最可悲的人，除了皇冠，他穷途潦倒、一无所有。

正是那时，常常有涂黑了脸的陌生男人在床榻前突袭他，撕掉烂在脓疮里的衬衫，而他早已把那件衣服看作自己的身体。房间昏暗，他们在他僵硬的手臂下扯掉腐烂的布片，就像在争抢。有人上前照明，他们这才发现他胸口上陷入铁质护身符的溃烂伤口，因为每天夜里他都以不遗余力地痴狂把它压向自己；现在，它在珍珠镶边似的脓血里深深扎入他的身体，仿佛圣骨匣凹槽中能制造神迹的遗骸，可怖却珍贵。他们选出强悍的护工，可当受惊的蛆虫从弗兰德绒布里爬过来、从褶皱里掉落、爬上他们的袖子，他们也免不了恶心。小皇后[250]不在了之后，他无疑每况愈下；她那么年轻干净，却能和他同床共枕。后来她死了。如今再也没有人敢在这具腐尸旁睡下。她没有留下能安抚国王的话语和柔情。因此再无人能穿过这片心智的荒芜；再无人能帮他走出灵魂的渊谷；再无人明白，他会突然自己走出来，瞪圆的眼睛仿佛草原上的走兽。［179］如果他继而认出朱维纳尔[251]操劳的面孔，就会想起帝国最后的情形。他想弥补错过的东西。

可是，在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252]都无法委婉相告。只要有事发生，就是千钧之重，说起来就是浑然一体。否则怎会不提到他的兄弟被杀[253]？昨天，那个总是被他唤作我亲爱的妹妹的瓦伦丁娜子爵[254]，穿着寡妇的黑衣跪在他面前，离开时变形的脸上满是悲诉和谴责。今天，一位固执善辩的律师站在那好几个小时，论证王侯杀人[255]的权利，一直说到罪行通透无垢，光明正大得上了天。公正意味着，人人有权。即便有人答应为她复仇，奥尔良的瓦伦丁娜毕竟伤心而死。一而再再而三地宽恕勃艮第公爵又有何益？阴郁的绝望之火烧到他身上，几个星期以来，他住在阿尔吉利[256]森林深处的帐篷里，声称夜里一定得听到鹿鸣才能放松下来。

后来人们思索着这一切，一遍遍想到戛然而止的结局，平民们于是渴望见国王。他们见到了，却不知所措。可他们还是为这一眼而高兴：他们明白了，这就是国王，这个安静隐忍的人，他存在着，只是为了让后来已经不耐烦的上帝跳过他为所欲为。在圣保罗宫[257]阳台上那些清醒的时刻里，国王也许意识到了自己隐蔽的进步；他想起鲁斯贝克之日[258]，那天他的叔叔贝里公爵[259]牵着他的手，把他领到第一次大获全胜的地方；［180］在十一月漫长到不可思议的明亮白昼里，他俯视着大群大群水泄不通的根特人窒息而亡，因为四面八方都有人骑马来袭。为了紧密相依，他们把自己绑在一起，堆尸如山，像无比巨大的脑迂回缠绕。此处或彼处看到他们被憋死的脸就觉得没有了空气，尸体因拥挤仍然直立着，他禁不住想象，突然出现这么多绝

望的灵魂，是它们把头上的空气挤到了远方。

人们把此事记在他身上，看作是他峥嵘初露。他也记住了。然而，如果彼时是死亡的胜利，那么如今他跪立在孱弱的双膝上，在所有人眼中都堂堂正正：这却是爱的神秘。从别人身上他看到，战场虽然残忍，却可以理解。此处的场面则不可把握，和当日桑利斯森林中那头带着金项圈的鹿 [260] 一样令人惊异。只不过现在他本人就是神迹，其他人则看着他出了神。他毫不怀疑他们屏住呼吸、满心期许，震慑住他们的，正是他年少狩猎的那天从枝椏中现出那张安静张望的脸时攫住他的广阔的希望。他现身的秘密在他柔和的身影上展开，他一动不动，怕自己消失，他质朴的宽脸上有种亘古如此的浅笑，仿佛是石化的圣人，毫不费力。他就这样等下去，那是一个在短暂中看到永恒的刹那。简直无法承受。 [181] 人群得到源源不竭的安慰，他们鼓起勇气，打破静寂，爆发出喜悦的呼声。可是阳台上只剩下了乌尔辛的朱维纳尔，一静下来他就喊道，国王要去圣丹尼斯大街 [261] 到基督受难兄弟会 [262] 看神秘剧。

这些日子里，国王充满微弱的意识。如果当时有画家在为天堂中的此在寻找依据，那么国王立在卢浮宫高窗榛楣下的安静姿态就是无与伦比的完美典范。他翻看着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263] 献给他的一本小书，书名是《漫长的求学路》 [264] 。他不去读讽喻议院的博学论战，议院假定的前提是一定能找到有资格统治世界的王侯 [265] 。在他这，书总是在最简单的地方打开：那儿说的是心。十三年来 [266] ，心就像在疼痛火焰上灼烧的烧瓶，只想为眼睛蒸馏出苦涩的水。他懂了，只有幸福远去，永远不再的时候，真正的慰藉才会开始。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安慰离他更近。他的目光仿佛在凝视对面的桥，他却想透过她被坚强的库迈 [267] 所感动、走上伟大道路的心看一看彼时的世界：义无反顾的大海，尖塔林立的陌生城市抵挡住远方的触摸，群山心醉神迷的孤独，被可怕的怀疑探索的天空，那时它刚刚闭合，就像婴儿的卤门。

有人进来他就会大吃一惊，他的心智也慢慢蒙上雾气。他允许别人把他从窗边带走，让他做其他事情。他们教会他养成习惯，在插图前呆上几个小时，他也愿意这样，让他伤心的而只是翻阅的时候眼前不能同时有许多插图，它们被固定在大开本的书里，无法彼此移动。于是有人想到已被彻底遗忘的纸牌游戏 [268] ，呈献此物的人博得了国王的宠信；这些卡片正合他的心意，它们五颜六色，能各自移动，又满是图像。打牌在宫廷中风靡一时，国王却坐在他的图书馆里一个人玩。他会把两张王牌并列翻开，就像最近上帝也把他和文策尔皇帝 [269] 放在了一起；有时候死了一个皇后 [270] ，他就在她上面覆盖一张红桃

A，仿佛是一块墓碑。他不会因为游戏里有好几个教皇[271]而吃惊；他在对面的桌边建立了罗马，而这里，在他的右手下，则是阿维尼翁[272]。他不在乎罗马，不知道为什么他把它想成是圆形的，也没有再深究下去。但他熟悉阿维尼翁。几乎不用想，他的记忆就能复制出封锁的巍峨宫殿[273]，并过分地紧张起来。他闭上眼睛，不得不深深地呼吸。他怕晚上会做噩梦。

总体上说来，那真的是一件让人平静的事，他们总让他玩牌，这么做是对的。这些时辰坚定了他是国王的信念，他是国王查理六世。不是说他夸大了自己；他认为自己也无非是一张牌，此外再没有别的想法，但他坚信不疑的是他是一张确定的牌，［183］也许是一张烂牌，被怒气冲冲地打出去，总是输：但却永远是同一张：从不是另外一个。然而，如果在这种稳定的自我确认中度过一个星期，他就会觉得心里发紧。皮肤绷住他的额头和颈背，仿佛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过于清晰的轮廓。当他问起神秘剧，迫不及待地期望它开始时，没有人知道他顺从了哪些诱惑。事情一旦至此地步，他就更多地住在圣丹尼斯大街，而不是圣保罗宫了。

被上演的诗篇，其灾难性在于，它总是被不断地补充、扩张，生长成千万句诗行，以至于诗里的时间最后成了真，就好像用地球的尺寸制造了一个地球仪。地狱在空荡荡的看台[274]下，看台上方立柱旁没有栏杆的楼厅意味着天堂的高度，看台只是为了削弱幻象。因为，事实上，这一个百年已经世俗化了天堂和地狱：靠着这两种力量，它才坚持了下来。

那是阿维尼翁的基督教时期[275]，上一代人已身不由己地逃聚到若望二十二世[276]身边，在他之后不久，他任职教皇的地方就兴建起宫殿的主体，封闭，厚重，如同一切居无定所的灵魂万不得已时急需的肉身[277]。他自己，这个矮小、敏捷、智慧的老人[278]却还住在外面。一到这里，他就开始全面行动，又快又狠，毫不迟疑。可他的餐桌上放着用毒药调味的菜肴；［184］第一杯酒总得倒掉，因为司酒官从杯中取出那块独角兽角时，它变了色[279]。有人为了毁掉他给他做了蜡像，这位古稀老人无可奈何，不知要把它们藏在哪，只好随身携带。刺穿蜡像的长针划伤他，本可以把它们熔掉，他自己却对这神秘的肖像[280]深怀恐惧，他违背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多次臆想他本人也会像火边的蜡一样，消失殆尽。然而，恐惧只是让他缩小了的身体更干枯，更坚韧。可是，如今竟有人胆敢对他帝国的身体下手。格拉纳达的犹太人被煽动起来消灭所有的基督徒，这一次他们买通了可怕的执行者。从第一波谣言起，就没有人怀疑麻风病人的攻击；已经有几个人看到他们把捆扎着恐怖烂肉的布条扔进了井中[281]。人们立刻

认为此事是有可能的，这并非出于轻信；相反，信仰太重了，重得从颤抖的人手中掉落，一直坠入井底。热忱的老人不得不再次提防毒药入血。在他迷信发作的期间，他为自己和身边的人规定了三钟经 [282] ，以对抗晨昏梦影中的魔鬼；现在每天傍晚，这个极度不安的世界里都会响起让人平静的祈祷。除此之外，他还发出教谕和信函，可它们与其是良药，莫若是加了香料的酒。皇权 [283] 并不在他的治疗范围内，他却不厌其烦地累积着它病入膏肓的证据，［185］人们也已经从最遥远的东方 [284] 前来求助于这位霸道的医生了。

此时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万圣节那天，他比往常更慢、更热情地布了道；出于某种突如其来的需要，似乎是他想自省，就说出了他的信仰；他竭尽全力，把它从八十五年 [285] 的神龛中缓缓取出、放在布道台上：这时，他们却对他吼起来。整个欧洲都在叫嚣：这个信仰罪大恶极。 [286] 那时候，教皇消失了。他整天一动不动，跪在祈祷室里探寻损害了自己灵魂的行动者的秘密。终于，他被沉重的内省搞得精疲力竭，现身收回了原来的话。他一遍又一遍撤销自己的信仰。这已经成为他精神上衰老的激情。他甚至会在夜里叫醒红衣主教，和他们谈一谈他的悔恨。也许，让他的生命过度拖延下去的，只是想对拿破仑·奥尔西尼 [287] 屈尊妥协的愿望，可是后者憎恨他，根本不愿意来。

卡奥尔的雅克 [288] 撤回了他的信仰。或可以认为，上帝本人也想证明他错了，因为此后不久上帝就让利尼伯爵的儿子 [289] 出了场。他在尘世里长大，似乎只是为了成熟地表现出天堂中灵魂的感性特征。许多在世的人还能回忆起这个担任红衣主教的清新男孩，想起他一步入少年就成为主教，刚满十八岁就在圆满的狂喜中死去。人们看到曾经的死者 [290] ：他墓冢旁的空气中是得到解脱的纯净生命，仍久久地吹拂着尸体。［186］然而，在这早熟的神圣中不是也有某种绝望吗？这个灵魂在时间的染缸里浸泡得恰到好处，好像只是为了把它纯净的织物染成耀眼的猩红，这不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吗？当年轻的王子从尘世纵身跳入激情的升天之旅，人们难道没有感觉到某种反冲力吗？发光者为何不能留在艰难挑灯的人群中？若望二十二世宣称在末日审判前没有完满的极乐，任何地方都没有，哪怕是圣灵那里，难道不正是黑暗让他如此断言？此世困厄颠倒，却幻想着某处已有沐浴着上帝之光的脸；倚靠天使，凭着有朝一日会看到他的不竭希望而心平气和，这实际上又包含着多少一厢情愿的隐痛？ [291]

62 [292]

此时我坐在寒夜中，写着，知晓一切。我知道这些，也许是因小时候曾遇到那个人。他很高，我甚至相信他一定会因为高大而引人侧目。

虽然不大可能，我还是成功地在傍晚独自离开了家；我跑着，绕过街角，就在那一刻撞到他身上。我不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在五秒钟内结束。讲得再紧凑也要耽搁很久。我冲向他的时候把自己弄疼了；我很小，没哭就已经不错了，我在无意识地期待着被安慰。他什么也没做，我以为他正不知所措；我猜他可能是没想到能解决此事的合适的玩笑。［187］我已经放松下来，想帮帮他，要这么做就得看他的脸。我说过，他很高。他没有按照常理向我弯下腰，因此他所在的高度让我始料未及。面前依旧只有他西装的气味和我感觉到的衣料的特殊硬度。突然就出现了他的脸。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是一张敌人的脸。紧挨着这张脸，在那双可怕的眼睛的高度上，是他举起的拳头，就像是第二个脑袋。我还没低下头就已经跑开了；我从他左边绕过去，一直跑进下面一条空荡荡的可怕小巷，一条陌生城市中的小巷，一个什么也不原谅的城市。

现在我懂了当时体验到的东西：那是沉重、庞大、绝望的时间。在那种时间里，两个和解的人彼此亲吻，却只是给围立四周的谋杀者发出信号。他们喝下同一杯酒，在大庭广众之中骑上同一匹马，到处都在传说他们同榻而卧：可在这一切动人之外，他们彼此的憎恶却步步紧逼，只要一个人看到另一个搏动的血管，就像看到癞蛤蟆一样涌起病态的恶心。[293] 在那种时间里，一个人会因为弟弟得到更多的遗产而袭击他、囚禁他；[294] 虽然国王为受欺负的人说情，还给他自由和财富；虽然在后来的命运中，长兄无暇他顾，准许他清净，并在信中悔过自己的不义。可是，尽管这一切，被释放的囚徒再也没有清醒过来。那个世纪表现出来的他，穿着朝圣者的衣服从一个教堂走向另一个，［188］不停地杜撰着古怪的誓言。他挂着护身符，喃喃地对圣丹尼斯 [295] 的僧侣们说出他的忧虑，他们的账簿里详细登记着他认为最好献给圣路易（heilige-Ludwig）的百磅蜡烛，而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却只字未留。终其一生，他感觉哥哥的嫉妒和愤怒如狰狞的星盘压住了他的心。[296] 那位让所有人钦佩的富瓦伯爵加斯东·福布斯 [297] 不是也公然杀死了他的表兄、英国国王派驻在卢尔德的上尉埃尔诺特吗？[298] 可是比起那残忍的意外，这明晃晃的谋杀又算得了什么？他在暴怒的谴责中用那只出了名漂亮的手划过躺下的儿子裸露的咽喉，却没有扔掉手中锋利的指甲刀。房间里很暗，得点着灯才看得到血，它那么古远，现在却要永远离开一个尊贵的家族，因为它正从微小的伤口里悄悄流出，离开那奄奄一息的男孩。[299]

谁能够强而不杀？在这种时间里，谁不知道最极端的事情避免不了？白日里随时随地与谋杀者意味深长的目光相接，就来了奇怪的预感。他退回去，把自己锁起来，写出他的遗嘱，最后安排好柳枝编成的担架，塞莱斯廷僧袍 [300] 和洒灰仪式 [301] 。陌生的吟游诗人 [302] 出现

在他的宫殿前，他们的声音与他朦胧的预感不谋而合，他于是阔绰地大肆封赏。狗抬起头，目光里全是怀疑，它们在等待中愈发不安。信奉了一辈子的铭文 [303] 无声地显露出另一种明显的新义。［189］一些经年的积习似乎已经陈腐不堪，却再也养不出新习惯去替代。计划设定下来就大致应付一下，却不会真正相信；相反，某些回忆却出人意料地生死攸关。傍晚在火旁，他想把自己交给回忆。可外面再也不认识的夜却一下子震耳欲聋。经历过那么多野外或险夜的耳朵分辨得出每一块静寂。可是这次不一样，不是在昨天和今天之间的夜：不是一夜。夜。Beau Sire Dieu [304] ，然后复活。这时候去赞美情人也无济于事：她们在所有的晨曲 [305] 和恋歌 [306] 中面目全非，在冗长的艳词之下变得不可理解。最多，是昏暗中，一个私生子完整的、女性的仰望。 [307] 然后，宵夜之前，思考着银质盥洗池中的手。 [308] 自己的手。是否与她 [309] 的手有关？一种顺序？一种抓放之间的承接？不。一切都既正又反。一切都在相互抵消。情节，是没有的。

没有情节，除了在兄弟会那里。国王看到他们如何表演，便亲自为他们撰写了特许状。他称他们为亲爱的兄弟；从未有人让他感到如此亲近。他们得到书面批准，可以按剧中的意思和世人打交道；国王惟愿他们能感化众生，将世人卷入他们轰轰烈烈的行动和秩序。至于国王自己，他是那么渴望向他们学习。［190］他不是和他们如出一辙地挂着符号，穿着有意义的衣服吗？看到他们，他就相信这一定学得会：来和去，讲话和换位，全都确定无疑。无比巨大的希望笼住他的心。在三一医院 [310] 这灯火明灭、古怪暧昧的大厅里，他每天坐在最好的位子上，激动地站起身，像小学生一样聚精会神。其他人哭了；他内心充满闪烁的泪水，却只是紧握住冰冷的手忍了过去。有时候，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约定好的演员突然离开他伟大的目光，他仰起脸，大吃一惊：他在那里多久了？圣米迦勒阁下， [311] 在上面，在护栏边，穿着镜子般明亮的盔甲。

这种时候他就站起身来。他环顾四周，好像马上要做一个决定。他几乎领悟到这情节的反面：庞大、不安、世俗的激情，在这激情中他也演着戏。可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切都无意义地动着。明晃晃的火炬向他移来 [312] ，在穹顶投射出无形的影子。不认识的人撕扯着他。他想演戏：却说不出话，他的动作表现不出任何姿态。他们那么奇怪地在他身旁挤来挤去，他突然想到应该背一具十字架。他想等他们把它拿过来。可他们更强大，慢慢地把他推了出去。

63

外在的许多都变了。我不知是怎样的。但内里，在你面前，我的上帝，在面对你的内心，观众们：我们不是没有情节了吗？［191］我

们一定会发现，自己对角色一无所知，我们在找一面镜子，想卸下脂粉，去掉伪装，真实起来。然而，一块忘记了的伪装还黏在身上某个地方，一丝夸张还留在眉间，我们没有发觉嘴角是扭曲的。我们就这样四处游荡，是笑柄，是残半：既非在者，亦非演员。

64

那是在奥朗日剧场 [313] 。我没有仔细往上看，就从看守的小玻璃门走了进去，意识里只有当时剧场正面粗粝大石的断痕。我发现自己在倒卧的柱身和低矮的蜀葵之间，有一瞬间它们遮住了贝壳般张开的观众席坡面，观众席躺在那，被午后的影子切割开来，像一面凹陷的巨大日晷。我快步走去。在一排排坐席之间往上走，我感觉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越来越小。上面，稍高处，几个陌生人在懒散的好奇里七零八落地站着；他们的西装清晰得刺眼，比例上却微不足道。他们看了我一会儿，惊讶于我的渺小。这让我转过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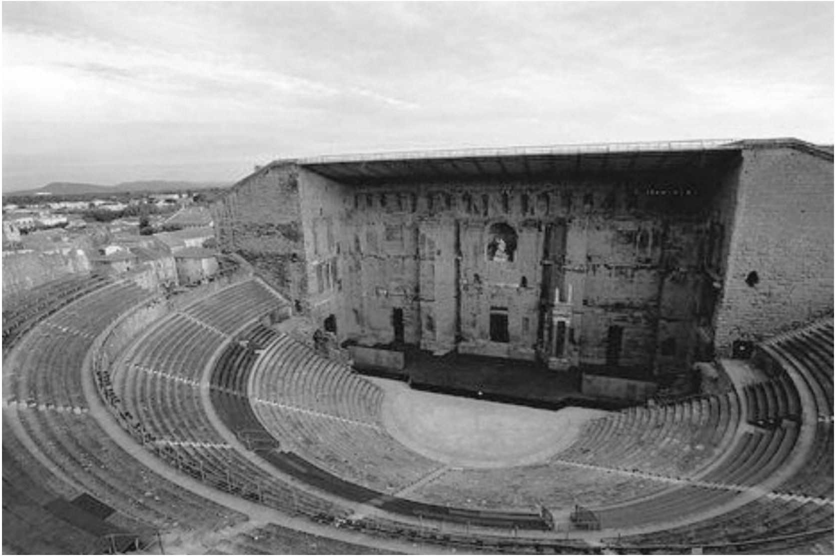


图8 奥朗日古罗马剧场

啊，我竟毫无准备。演戏了。进行中的是一出磅礴的超人的戏，是那巍峨幕墙的戏，它分为垂直的三段出场，因巨大而隆隆轰鸣，几乎毁灭性地，突然限制住无限。

我在喜悦的震撼里走去。那高耸之物的影子是脸的形状，黑暗汇聚在正中的嘴巴里，［ 192 ］上方为界的墙檐仿佛均匀的鬓发：这是强大

的伪饰着一切的古面具，世界在它后面合并成脸孔。此地，这巨大、弯转的圆形坐席上，弥漫着一种等待的、虚空的、吮吸着的此在：一切事件都在对面发生：神和命运。从那里，（如果抬头仰望）从墙垣穹棱之上，轻轻地出现了：天空的永恒入场。

这个时刻，我现在懂了，把我永远地排除我们的剧院之外。我在那能做什么？墙垣（俄国教堂里的圣像墙 [314] ）被拆除，因为人们再也无力让气体的情节穿透它的坚硬，压榨出浑圆沉重的油滴，在这样的戏台前我能做什么？如今，剧本穿过舞台大孔隙的粗筛零落成碎片，堆积起来，够多了就清理掉。街道上和房屋里也同样是这荒芜的现实，只不过舞台在一夜之间比别处集中了更多。

（让我们坦率一点吧，我们没有戏剧 [315] ，一如我们没有上帝：那需要共性。人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想法和恐惧，他让别人看到的是有利于他、符合他心意的那些。我们不断稀释着我们的理智，使之铺展开来，却不再呼唤一面共同困境的墙壁，而不可理解的东西只有在那面墙之后才有时间积聚、绷紧 [316] 。 ） [317]

65

倘若我们有戏剧，那么你，你这悲剧者 [318] ，是否会一次次如此纤细、如此纯粹、毫无借口地站在那些以你展现出的痛苦满足自己急切好奇心的人前？ [193] 你这无以言表的动人者，你早已预见到苦难的真实，那时你几乎还是个孩子，在维罗纳 [319] 演着戏，身前举着纯洁玫瑰，仿佛那是一张将把你藏得更深的面具。

的确，你是演员的孩子，你的同行演戏时只想被看到；可你与众不同。这份职业对于你就像修女身份对于玛丽安娜·阿尔科弗拉多， [320] 她没有意识到那是一种致密且长久的伪装，足以让她用看不见的圣灵们在极乐中的热忱肆无忌惮地悲伤。不论你去哪个城市，他们都在描写你的姿态；可他们不懂你如何一日日更加无望，你一次次提起诗，好像它能保护你。你用你的头发，你的双手，用所有致密的物体挡住透光的地方。你对着透明处呵气；你把自己变小；你像孩子那样藏起来，发出短促、快乐的呼声，最多只有天使才能找到你。可是，如果你小心翼翼地抬头看看，就不会怀疑，他们，那些丑陋、空洞、眼睛般的房间里的所有人，一直都在看着你，你，你，你，再无其他。

你想曲臂伸向他们，用手势抵挡邪恶的目光。你想夺回被他们折磨的脸。你想成为你自己。与你同台的人失却了勇气；仿佛有人把他们与一头雌豹关在了一起，他们沿着布景爬行，说着该说的话，只为了不去激怒你。你却把他们拉出来摆到前面，像现实一样对付他们。

[194] 松动的门，骗人的帷幕，没有背面的物体，它们却把你逼入矛盾。你感觉自己的心正在不可阻挡地向庞大的现实升去，你惊恐忐忑，再次试图摆脱他们晚夏游丝般长长的目光——：可他们却爆发出掌声，因为他们害怕极端：就像要在最后一刻转身，避开将强迫他们改变生活的东西。

66

被爱者活得拙劣且危险。唉，如果他们能超越自己，成为爱者。围绕在爱者身边的只有安全感。无人再怀疑她们，她们也无法背叛自己。秘密在她们心中变得神圣，她们夜莺般完整地喊出秘密，它不会四分五裂。她们为一个人悲诉；但整个自然都与她们一致：那是为永恒者悲诉。她们奔跑着追赶迷失者，可在第一步就超越了他，在她们之前只有上帝 [321] 。她们的传奇是碧布莉丝，她追逐考努斯直到吕凯亚。 [322] 心的汹涌驱使她长途跋涉寻找他的足迹，最后她终于没了力气；可她天性如此澎湃，倒下去，在死亡的彼岸重生为泉水，奔流着，奔流着的泉水。

那个葡萄牙女人 [323] 又有什么不同：她的心里不是也成了泉水？你呢，爱漪洛斯 [324] ？你们呢，爱着的人，你们的悲诉向我们传来：伽斯帕拉·斯塔姆帕 [325] ；冯·第伯爵夫人 [326] 和克拉拉·德·安迪兹 [327] ；路易丝·拉贝 [328] ，马赛琳娜·德波尔德 [329] ，艾丽莎·梅尔科尔 [330] ？可是你呢，可怜的草率的阿伊斯 [331] ，你已经犹豫了，屈服了。 [195] 疲惫的朱莉·勒斯皮纳斯 [332] 。快乐宫苑里的绝望传说：玛丽安娜·德·克莱蒙 [333] 。我还一清二楚，有一次，很久之前，在家里，我找到了一个首饰盒：它有两只手那么大，扇形，深绿色的摩洛哥皮革中嵌着有花朵图案的镶边。我打开它：是空的。很久以后我只能这么说。可打开它的当时，我只看到是什么构成了空：是天鹅绒，小山般微凸的不再新鲜的浅色天鹅绒；是首饰槽，多了一丝忧郁的明亮，空空地在里面展开。这只持续了一刹那。可对于那些退缩着的被爱者，也许它永远如此。

67

往回翻你们的日记。在春天，不是总有一段时间，突然绽放的新的一年仿佛是对你们的责备？你们心中很愿意快乐，可当你们走出去，踏入旷远的野地，外面的空气中就出现了一种陌生，再往前走就不安起来，仿佛是在船上。花园开始了；你们却（是这样的）把冬天拖了进去，还有去年；对于你们这最多是一次继续。当你们等待着灵魂去参与，却突然感觉到肢体的重量，某种生病的可能性钻入了你们敞开的预感。你们把它归罪于太轻薄的衣服，把围巾在肩头裹紧，一直跑到

林荫道尽头：然后你们站住了，心怦怦直跳，在宽阔的圆形广场上决定与一切合而为一。但一只鸟叫了起来，孤零零地，拒绝了你们。啊，你们本应死去吗？

也许。我们挺过了：年岁和爱，也许这是新的。花果熟了，［196］就落下；动物感到、找到彼此，就心满意足。可我们，想要制造出上帝的我们，不会完成。我们扩大了天性，我们还需要时间。对我们而言什么是一年？什么是全部？我们还没有启动上帝，就已经向他祈祷：让我们挺过夜吧。然后是疾病。然后是爱。

克莱门丝·德·布尔日 [334] 必然夭折。她超群绝伦，演奏乐器无人能出其右，可最美的却是她的声音，即便只是细语呢喃也让人难忘。她少女时志向高远，一位汹涌的爱人把十四行诗集献给这颗正在上升的心，每一句诗行都余韵难平。路易丝·拉贝不怕爱的长痛会吓到这个孩子。她让她看到夜里欲望的膨胀；她许诺说痛苦是更广阔的天地；她知道，少女因迷茫等待的苦楚而美丽，那是她经历过的痛无法企及的。

68

故乡的少女们。夏天的一个午后，你们之中最美的那个在昏暗的图书馆中为自己找到了那本扬·德·图尔奈 [335] 1556年印出的小书。她把清凉光滑的书册带到外面嘤嘤嗡嗡的果园，或者远处的五色梅，它馥郁的浓香里沉淀着纯粹的甜蜜。她很早就找到它。那是她的眼睛开始注意自己的日子，那时她还会咬下一大块苹果，塞满小小的嘴巴。

［197］接下来是更善感的友谊时代。你们称彼此为迪卡和安娜克托莉亚，吉莉诺和阿蒂丝， [336] 少女们，这是你们的秘密。也许是一位邻居，一个上了年纪的长者把这些名字透露给了你们，他年轻时远游在外，很久就被视作怪人。有时他邀请你们做客，因为有远近皆知的桃子，或者楼上白色走廊中里丁格 [337] 的骑术铜版画被议论得太多，一定得看一看。

也许你们说服他讲了个故事。也许你们当中的那个她会请求他取出旧日的游记，谁知道呢？某一天她还会从他那套出话来，让萨福零星的诗段来到我们中间，她还刨根问底，直到悉知了一件几乎是秘密的事：这个深居简出的人曾喜欢偶尔利用闲暇翻译这些诗歌的残段。他一定会承认很久没想过这事了，译好的那些，他也会保证说不值一提。然而现在，如果这些天真的女伴执意要求，他倒是愿意给她们讲一节诗。他甚至还会忆起希腊语的原文，把它背诵出来，因为他认为翻译什么也表达不出，不能让年轻人看到这种有力的璀璨语言在炽烈

的火焰中曲折而成的美丽且真实的断痕。

由于这一切，他再次燃起工作的兴趣。对于他，那是些美好的、几乎是年轻的晚上，比如阒寂无声的黑夜前那些秋天的傍晚。他的小屋久久地亮着。他不会伏案不起，而是经常向后仰靠着，为一行反复读过的诗闭上眼睛，于是它的蕴意就在他的血里散开。［198］他从未如此肯定古典时代。一代代人为之痛哭，好像失去了一场他们愿意在其中登场的戏，他几乎想取笑他们。现在，他刹那间明白了那个早期统一世界的动力，它似乎吸收了所有人类活动，新鲜且不分先后。对于许多后世的目光，那个始终如一的文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以全然的可视性构成了一个整体，一段完整的过去，他却没有被这种感觉迷惑。那时候，虽然上天的那一半生活的确与此在的外壳相匹配，仿佛两个完整的半球将结合为天衣无缝的金球。但这还没来得及发生，锁在里面的精神就感觉到，彻彻底底实现此事无非只是一则寓言；这庞大的天体失却了重量，上升到宇宙中，它金色的拱面冷漠地映照出尚不可控之物的悲伤。

他这样思考着，孤独者在他的夜里，思考着，领悟着。他注意到窗台上装着水果的盘子。不由地拿出一只苹果，放在前面的桌子上。我的生活怎么会围绕着这只果子呢，他想。围绕着一切完结之物，未竟之事升起、变大了。

此时，在未竟之事上方，突然出现了直跨入无限的微渺身影，对他而言这发生得太快了，倘若说起，所有人都会认为（按照盖伦[338]的证词）她们是：女诗人。正如在赫拉克勒斯的伟业之后就有了毁掉和重建世界的要求，源自存在的极乐和绝望也希望被体会，因而争先恐后地击入了她们的心。有了她们心灵的作为，各个时代才得以存在。

［199］他一下子了解了那颗决绝的心，它愿意承担全部的爱，直到尽头。他并不奇怪人们会误解它；在这个根本就属于未来的爱者身上，人们只看到了恣肆无度，却看不见计量爱和心灵之苦的新标准。人们依照当初的信念解读她此在的铭文，[339]最终把那被上帝引诱、爱得超越了自己却不要任何回报之人[340]的死归罪于她。也许就连那些受她教育的女友中也有人不明白：她在作为的高处并非怨诉让她拥抱成空的某一个人，而是悲叹那个人不再有可能胜任她的爱。

此时，这位沉思者起身走到窗边，高屋离他太近，如果可能，他想看看星星。他没有自欺。他知道这种感动之所以在他心中萦回，是因为邻居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对他至关重要。他有愿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她）；为了她，他在深夜转瞬即逝的一个小时里懂得了爱的要求。他答应自己不对她说出此情。似乎最多就是独自一人，醒着，因

为她而思考那个爱者多么正确：她知道结合什么也意味不了，只是加剧了孤独；[341] 她以无限意愿突破了性的尘世目的。她不是在拥抱的黑暗中掘取满足，而是翻找渴望。两人中一个是爱者，一个是被爱者，她蔑视这种爱，她把孱弱的被爱者带上床榻，用自己把他们灼烧成离开她的爱者。［200］这崇高的离别使她的心成为自然。她在命运之上为老情人唱出新娘的歌；为她们的婚礼添彩；夸张地赞颂她们未来的丈夫，使她们敬神般全心全意地对待他，却依然超越着他的光辉。

69

最近几年，阿贝罗娜，我又一次感觉到你，出乎意料地理解了你，我已经很久未曾想过你了。

那是在威尼斯，秋天。在那个沙龙里，陌生人来来去去，聚集在一个和他们一样陌生的女主人身旁。人们端着茶四处站着，只要旁边消息灵通的人迅速而委婉地让他们转向门，低声说出一个听上去威尼斯式的名字，他们就喜不自禁。他们对最古怪的名字也有所准备，没什么能让他们吃惊；无论以前的见识多可怜，他们都能在这座城市肆无忌惮地沉溺于最夸张的可能性。现在他们允许怪事发生，可惯常的此在中，他们总是把特异和禁忌混为一谈，以至于对奇迹的期待成了他们脸上粗鄙放纵的表情。家中在音乐会或独自读小说时才会偶尔出现的状态，在这种八面玲珑的境况里却成了天经地义，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他们毫无准备，没有意识到任何危险，就让自己被音乐那肉体般放荡的、几乎是致命的告白所引诱，他们对威尼斯的存在也毫不知情，却把自己献给贡多拉 [342] 上值得投入的眩晕。一路上恶语相对的老夫妻陷入沉默的和解；［201］对理想的疲倦惬意地向男人袭来，而她则感到自己年轻了，兴致勃勃地对懒散的本地人微笑着点头示意，好像她的牙齿是糖做的，正在不停地融化。如果听一听，就知道他们明天离开，或者后天，或者周末。

那时我就站在他们中间，庆幸自己不会离开。很快就要冷了，他们的偏见和需求中的那个鸦片般温软的威尼斯将和这些恍惚欲睡的外国人一起消失，某一天早上会出现另一个它，真实，清醒，脆得要碎掉，根本不做梦：那是在虚无中、在湮没的森林上凭空发愿，步步为营，终于彻彻底底存在下来的威尼斯。它的躯体饱受磨难，形销骨立，彻夜不眠的船厂推动着它运转的血液；而渗透它全身、不断扩张的精神，比芳香之国的气息更为浓烈。这个能影响心灵的国家用它赤贫的盐和玻璃交换其他民族的财富。它是这个世界的美丽平衡物，它的每一个装饰上都潜藏着神经般分化得越来越精细的能量——这个威尼斯。[343]

我了解它，在自欺的人群里这种意识让我突然感到诸多矛盾，我抬起头，想说出心里话。能想象吗？这些大厅里竟没有一个人在无意识地期待弄清楚环境的本质。没有一个年轻人能立刻明白，这里翻开的不是享乐，而是意志的典范，意志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更强硬更严厉。我四处走着，我的真相让我不安，［202］它在这么多人中抓住了我，也同时带来它渴望着被说出、被维护、被证明的愿望。我心中产生了一个怪诞的场面，片刻之后我就会因憎恨鼓起掌，对抗所有那些陈词滥调的误解。

在这种可笑的情绪中，我注意到了她。她独自站在耀眼的窗前观察着我；其实不是用那双严肃的、若有所思的眼睛，而是用嘴巴戏谑地模仿着我脸上明显是愤怒的表情。我立刻感觉到自己面容上不耐烦的紧张，就换成了从容的神态，她的嘴巴也随即变得自然而高傲。接着，微微考虑了一下，我们同时向对方微笑起来。

如果愿意，她能让人想起美丽的本尼迪克特·冯·克瓦伦 [344] 某一幅年轻时的肖像，后者在巴格森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看到她眼中深邃的静寂，没有人会不猜想她的声音也一定清澈低沉。另外，她的发辫和浅色衣裙的领口是哥本哈根式的，这让我决定用丹麦语和她交谈。

我还没有走到她身旁，就有人流从另一边向她涌去；我们好客的女伯爵以她温暖、热情的心不在焉，由一群人簇拥着快步向她走来，要把她引到唱歌的地方。我确信，这个年轻的女孩会推辞说没人有兴趣听谁用丹麦语唱歌。她也确实是这样回答的。围在那明亮身影旁的人群更加热切了，有人知道她还能用德语唱。“还有意大利语”，［203］一个笑着的声音带着恶意的确凿补充说。我想不出她有什么借口，但我毫不怀疑她会拒绝。劝说的人因长时间微笑而松弛下来的脸已经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们受到了伤害，为了不失体面，女伯爵已经充满同情且庄重地退后了一步。这时，根本没必要，她却妥协了。我感觉到自己因失望而脸色苍白；我的目光里全是谴责，我转过身去，让她看见也没什么好处。她却离开了其他人，一下子到了我身边。她的衣裙照耀着我，她温暖的花香萦绕着我。

“我真的想唱。”她用丹麦语在我脸旁说道，“不是因为他们要求，不是为了装样子，而是因为现在我必须得唱。”

她的话突然流露出极度的不耐烦，而刚刚正是她让我从同样的情绪里解脱出来。

她随着那群人走远了，我慢慢地跟过去。可在一扇高高的门前我停了

下来，让其他人推搡着走过去、安顿好。我靠在漆黑如镜的门内侧，等待着。有人问我在准备什么，是否有人要唱歌。我装作一无所知。在我说谎的时候她已经唱了起来。

我看不到她。渐渐地，那种外国人都认为十分正宗的意大利歌曲产生了一个空间，因为他们明显达成了共识。她，唱歌的人，却不相信。她用力抬高声音，唱得太沉重了。从前面的掌声可以知道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我又悲又愧。出现了一点骚动，我打算，只要有人离开，我就走。

［204］可这时突然静了下来。那是一种刚刚还没有人认为可能发生的静寂；它持续着，紧绷着，现在她的声音在这静寂中升起。（阿贝罗娜，我想。阿贝罗娜）这一次它有力、饱满，却不沉重；一气呵成，没有裂痕，没有缝隙。那是一首不知名的德语歌。她简简单单地唱着，轻松得让人惊讶，仿佛必然如此。她唱道：

你，我不告诉你，我在夜里

哭着躺下

你让我疲惫

就像摇篮。

你，你不告诉我，为了我

你何时醒来：

我们怎样，

在心中承受

这繁华无休？

（稍稍停顿，犹豫着）

你看爱着的人

告白一开始

他们就说谎。

又是静寂。上帝知道是谁干的。接着人们动了起来，碰撞、道歉、咳

嗽。他们已经要进入无处不在的模糊噪声中，她的声音却在此刻突然响起，坚定、宽广、凝练：

你让我孤独。只有你我才会置换

你一会儿是它，又成了声响

或是无尽的芬芳。[345]

啊，臂弯中我失去一切

只有你，你总是重生：

我紧紧留下你，因为从未抓住你。[346] 在二人通信期间（1774—1813），巴格森的妻子去世，对于此时巴格森的表白，本尼迪克特在回信中气愤地质疑：“真正的爱怎么会在唯一的爱人离开后［……］如此迅速地产生［……］？”巴格森随即声称一切都是误会，之前的话并非爱情宣言，这也可以解释歌词里的“告白一开始/他们就说谎”。

［205］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似乎每个人都屈服在这声音之下。最后她那么自信，仿佛多年以来她就知道，她会在这一刻开始。

70

以前我有时问自己，阿贝罗娜为什么不把她伟大情感的热量用在上帝身上。我知道她渴望她的爱摆脱一切及物性，[347] 可会不会是她真诚的心弄错了，不明白上帝只是爱的方向而非爱的对象？莫非她不知道无需畏惧，他不会回报爱？莫非她不了解这个高高在上的被爱者的矜持？他静静拖延着他的爱，为了让我们这些缓慢的人完成我们的全心。或者，她想避开基督 [348] ？她怕自己半路上被他拦住，因他而成为被爱者？因此她不愿意想起尤莉亚·雷文洛夫？

当我想到像麦希蒂尔德 [349] 那样单纯、阿维拉的特莱莎 [350] 那样投入、利马的圣罗莎 [351] 那样被伤害的爱者 [352] ，就几乎信了，她们因上帝的宽慰 [353] 而沉沦，顺从地，被爱。啊，对于弱者他 [354] 是救助者，对于强者却不公平；除了无限之路，她们本已别无他求，他却在悬念的天堂之前向她们走去，用食宿宠溺她们，以男性气概迷惑她们。他那无坚不摧的心的透镜再次聚焦起她们本已平行了的心灵之光，天使希望她们为上帝保持完整，她们却在自己欲望的荒芜里熊熊燃烧。

（被爱意味着焚毁。爱是：［206］用取之不竭的油点亮灯。被爱是消逝，爱是久长。）[355]

也有可能，阿贝罗娜晚年时曾试着用心思考，以便能悄悄地与上帝直接沟通。我能想象，有一些她写的信会让人想起阿玛莉·伽利卿侯爵夫人[356] 专注的内观；可如果这些信是写给某个与她多年亲近的人，他也许会因她的改变痛苦吧。而她自己：我猜想，她所怕的莫过于那种鬼魂般的变化，人们觉察不到它，因为永远抓不到任何证据，就像那些最陌生的事物。

71

很难让我相信，浪子的故事[357] 不是一个不愿被爱的人的传说。还是孩子时，家里所有人都爱他。长大了，他习惯了他们心的柔软，不知此外还能如何，因为他是个孩子。

少年时他却想摆脱习惯。他说不出口，但整日在外面游荡的时候，他连狗也不愿意带，因为狗也爱他；它们的目光中有关注和同情，期待和担忧；不论在它们面前做什么，都免不了让它们高兴或委屈。那时他以为这是他心里内在的冷漠，有时候在清晨的旷野，冷漠如此纯粹地攫住他，他开始奔跑，要甩掉时间和呼吸，成为那个意识到清晨的轻盈的当下。

［207］尚未出现的生活的秘密在他面前展开。他不禁离开小路，跑进野地，他张开手臂，好像能在这个宽度里掌握更多的方向。后来他摔倒在某处的灌木丛后，没有人注意他，他给自己削笛子，向一只小小的食肉兽砸石头，弯下腰强迫甲虫掉头：一切都不是命运，天空走着，就像在自然之上。终于到了有种种念头的下午；是海盗岛[358] 上的海盗[359]，也不是非当海盗不可；围攻坎佩切[360]，占领维拉科鲁兹[361]；可能是整支军队，或是马上的将军，或是大海中的船：全凭他自己的感觉。如果突然想到要下跪，就立刻成为德奥达·冯·戈丛[362]，杀死恶龙接受审讯，他热血沸腾，因为这位英雄桀骜不羁，从不卑躬屈膝。他不遗余力，想法多多益善。即便有再多的想象，仍还会有一段只做小鸟的时间，虽然他也不确定是哪一种鸟。然而，得回家了。

我的上帝，那里要摆脱、要忘记的一切都是什么啊；真正地遗忘是必要的；否则当他们压过来，就会背叛自己。不论怎样迟疑不决，怎样四下张望，最后还是出现了山墙。上面的第一扇窗盯着你，那里也许站着人。等了一整天、越来越焦虑的狗从灌木中冲出，追逼他成为那个它们想要的人。剩下的家会做。只要走进它满满当当的气息，大部

分就已经决定下来。小事情还可以变化：［208］总体上他已然是那个他们在这里认可的人；他们早就用他短暂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愿望为这个人制作出生活；那是种公共活动，日日夜夜被他们的爱影响，在他们的希望和猜疑间，面对他们的指责或赞许。

万分小心地上楼也没用。所有人都在客厅里。只要一打开门他们就看过来。他在暗处停下，等他们问话。但却出现了最讨厌的事。他们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到桌边，不论多少人在场，他们全都好奇地探身到灯前。他们可好，全都在暗处，唯独他有一张脸孔，一切耻辱都随着光落在他身上。

他会留下来，学着自欺欺人地过他们指定给他的暧昧生活，变得整张脸都和所有人相似？在他敏感意志的真实和他们毁掉他的粗暴谎言之间，他会把自己分裂开来吗？他的家人只有软弱的心，他想成为的那个将伤害他们，他会放弃吗？[363]

不，他要离开。比如说，在他们全都忙着为他布置生日餐桌的时候，用那些猜不透的、能同化一切的物品。永远离开。很久以后他才会明白，当时他多么坚定地打算永远不去爱，是为了不把任何人置于被爱的可怕境地。多年之后，他突然想到，和其他决心一样，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孤独里一次又一次爱过；每一次都挥霍了他全部的天性，每一次都［209］因他人的自由而处于无法言说的恐惧。慢慢地，他学会了用情感之光透射被爱者，而不是将其耗尽。被爱者开启了他无尽的占有欲，她们日渐通透的身影让他看到欲望的广阔，他纵溺于这种喜悦。

他渴望自己也这样被照亮，否则他怎么会彻夜哭泣？可是一个顺从的被爱者还远不是爱者。啊，在那些荒凉的夜里，他曾经汹涌的付出得到七零八碎的回报，碎片因无常而沉重。否则他怎会想起吟游诗人？他们无所畏惧，只怕得到回应。为了不重蹈覆辙，他花光所有赚到、攒下的钱。他用粗鲁的钱伤害她们，日日担忧她们会试图接受他的爱。因为他再也不报希望，会遇到能穿透他的爱者。

甚至在那种时候，当贫穷每天以新的艰难恫吓他，当他的脑袋成为苦痛的心爱之物而头破血流，当他遍体疮疡，好像睁开了应急的眼睛对抗祸患的黑暗，当他被人丢弃在垃圾前不寒而栗，因为他同样也是废物：即便是那时，他想，他最大的惊恐依然是得到回应。在拥抱中一切尽失，比起这浓稠的悲伤，所有这些阴郁又算得了什么。难道醒来时不曾感到没有未来？难道不曾徒然地游荡，却没有资格冒险？难道不曾千百次允诺不会死去？不堪的回忆一次次重现，［210］想要守住一席之地，也许正是回忆的顽固使他的生命在垃圾中得以继续。终

于又有人找到了他。直到那时，直到牧羊 [364] 的那些年，他的许多过往才平息下来。

谁去写他那时发生了什么？哪位诗人能让人相信，当时他日子的漫长会与生命的短暂达成一致？哪种艺术足够开阔，能同时表现出他披着斗篷的瘦削身影和苍茫夜色的无际无垠？

那段时间开始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平凡无名，像一个渐渐康复的不稳定的病人。除了还愿意存在，他再无所爱。羊群低微的爱与他无关，那就像透过云落下来的光，在他四周散开，在草地上柔和地闪烁。羊群以饥饿留下无罪的痕迹，他默默地随之在世间的草原上前行。陌生人在雅典卫城看到他，也许他早已是一位雷堡 [365] 的牧人，看着石化的时间战胜了高贵的家族，他们用七和三赢得一切，却无法征服星徽上的16道光芒。 [366] 或者，我应该把他想在奥朗日，靠着乡间的凯旋门 [367] 休息？我应该在阿利斯康 [368]

居住着灵魂的影子里看到他？那里坟冢敞开，好像属于复活者，他的目光则在茔墓之间追逐一只蜻蜓。

无所谓的。我看到的不止是他，我看到他的此在那时已开始了对上帝漫长的爱，那静寂的、无目的的劳作。虽然他想要永远控制住自己，可这日益强烈的感觉向他袭来，他的心只能如此。这一次他希望听到回应。他那在漫长的孤独中变得有识且不惑的完整天性许诺他，［211］现在要爱的这个懂得用透彻光亮的爱去爱。然而，正当他渴望着终于能至高无上地被爱时，他那习惯了远方的感觉却领悟到上帝望尘莫及的距离。夜来了，他想投入上帝进入苍穹；在那些充满发现的时辰里，他感觉自己强大得足以潜入大地，把它掀翻，高举到他心头的骇浪之上。好像一个人听到了极美的语言就狂热地打算用它写诗。有另一种震惊等在前面，他将体验到这种语言多么艰难；最初他不愿相信，为了写出第一个短短的无意义的假句子，竟要流逝过漫长的一生。他全神贯注地学习，就像竞争中的赛跑者；然而需克服的障碍的密度让他举步维艰。再想不出什么能比初学者的境况更让人屈辱。他已找到智者之石，现在却有人逼迫他把迅速成金的幸运不断转化为不成形的耐性的铅。已适应了苍穹的他却要蠕虫般歪歪扭扭地前行，没有出路，没有方向。如今，当他这样艰难痛苦地学着去爱，他才明白，迄今所有他误以为成就了的爱多么草率低微。从空无中能产生什么呢？他还未开始过爱的劳作，还未开始将其付诸现实。

这些年他心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靠近上帝而付出的艰难劳作却使他几乎忘记了上帝，也许他希望逐渐在上帝身边达到的一切只是，“支撑一个灵魂的耐心” [369] 。人们所倚重的命运的偶然，他早已

置之度外，［212］可是如今，连不可或缺的欢乐和伤痛也失去了杂陈的五味，变得纯粹，能为他给养。他的存在之根生发出坚实耐冬的植物，结满丰盈的喜悦。他心无杂念，只想把握构成他内在生命的东西，什么也不愿跃过，因为他毫不怀疑，他的爱在一切之中存在、增长。是的，他的心内观照如此广阔，以至于他决定弥补某些从前他无力承担、只能空等的大事。他首先想到的是童年，回忆越是平静，它就越显得被荒废；关于它所有的记忆都有种预感般的模棱两可，它被视作已过去的，却正因此而几近于未来。一切重来，真正把它承担起来，这就是远行者回家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留下；我们只知道，他回来了。

讲这个故事的人，试图让我们在此回忆起那幢房子的曾经；因为在那里只过去了一点点时间，一点点屈指可数的时间，家里所有人都能说出有多久。狗已经老了，但还活着。据说有一只叫了起来。全部日常生活都中断了。窗边出现了许多张脸，变老的，长大的，动人相似的脸。一张很老的脸突然变白，因为认出了他。认出来？真的只是认出来？——原谅。用什么原谅？——爱。我的上帝：爱。

他，被认出的人，他太专注，从未想过：爱依然还在。可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流传下来只有这个，［213］他的姿势[370]，闻所未闻、无人见过的姿势；那是祈求的姿势，他跪倒在他们脚下，恳请他们不要爱。他们大吃一惊，迟疑地扶起他。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他的狂热，因此原谅了他。虽然他的姿态里是绝望的明确，可所有人都误解了他，对于他这却是无法描述的解脱。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因为他日渐清楚，他们沾沾自喜、暗中彼此鼓励的爱与他无关。他们竭力去爱的时候，他几乎禁不住微笑，很明显，他们不怎么会想到他的。

他是谁，他们知道什么。现在他太沉重，没人爱得动。他觉得只有一个人有能力爱他。他却还不愿意。

图9 罗丹：《浪子》



---

[1] 里尔克于1902年8月28日到达巴黎，在拉丁区（Quartier Latin）图里埃大街（rue Toullier）11号的一家廉价旅馆中住到10月初。

[2] 指巴黎。

[3]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激增。

[4] 里尔克在1902年8月31日写给妻子克拉拉的信中说道："巴黎［……］，在这里求生的欲望比别处更强。［……］生命是某种安静、广阔、简单的东西。求生的欲望是紧迫，是追赶。［……］巴黎充满着它，也因此更接近死亡。这是座陌生的，陌生的城市。"

[5] 里尔克在1902年8月31日给克拉拉的信中写道："这儿到处是医院，让我害怕。我明白了，它们为什么总是出现在魏尔伦、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笔下。所有街道上都能看到倒下或死去的病人。能在主宫医院的窗口看到他们穿着奇怪的服装，那是忧伤且苍白的疾病修会服。你会一下子感到，这个广阔的城市里有成群结队的病人，有将死之人的军团，有死亡的民众。" 1903年8月18日给莎乐美的信中里尔克也描述了他最初的巴黎印象："去年八月间，我抵达巴黎。那时，这座城市尚无秋意，但树叶已经枯萎凋零，受热膨胀的小巷没有尽头，人们在混杂的气味中行走，恰如穿越无数悲哀笼罩着的房间。我沿着一排排医院走着，医院的大门全都八字洞开，那架势好像在急不可待地施舍怜悯。"（此段译文选自：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著，魏育青译：《里尔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16页）

[6] 原文法语：Maison d'Accouchement。

[7] 原文法语：rue Saint Jacques。

[8] 原文法语：Val-de-grace， H pital militaire，巴黎的医院，原址

为慈悲谷修道院（Val-de-grace），1790年起改用为军医院。

[9] 食素的里尔克很讨厌油腻的食物。

[10] 原文法语：Asyle de nuit。

[11] 原文法语：Ah tais-toi，je ne veux plus。

[12] 里尔克对他的法文译者贝茨（Betz）解释说："物通过各种感官涌入他：首先是眼睛，然后是耳朵，他只是学着用它们。他学着看，也学着听：那些在的，尤其是那些不在的：声音、图像、人的不在……有时候正是不在给了他物的钥匙。"（Hrsg.v. Hartmut Engelhardt： Materialien zu RMR，，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Frankfurt，1974， S.160）

[13] "看"是手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对于里尔克而言，学会"看"是艺术创作的前提，是一种尽量抛却主体前见，不分别、不选择、不控制客体的无功利的观察。参考《给一位朋友的安魂曲》中的片段："你的凝视变得/那么自由，那么没有欲望，面对/贫乏的现实，它没有欲望，甚至/对你自己；它不需要什么：圣洁地。"（张曙光译，译文选自李永平选编：《里尔克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14] 原文法语：Notre-Dame-des-Champs。

[15] 原文法语：Hotel-Dieu，是圣母院附近的大医院，字面意思为"上帝旅馆"，该建筑最初是女修道院。参考1903年8月18日给莎乐美的信："我第一次经过主宫医院，正好有辆出租敞篷车驶进去，车

上躺着的男人随着蹄声不停地颤动，宛如一具坏了的木偶歪歪斜斜的，硕长、苍白的脖颈耷拉着，上面长着一个大溃疡。”（此段译文选自《里尔克传》，第116页）

[16] 原文法语：Hotel，参见本页注释1，此处是里尔克的文字游戏。

[17] 萨冈公爵：指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统帅华伦斯坦（Albrecht Wallenstein，1583—1634）。

[18] 原文法语：rue des Martyrs。

[19] 原文法语：brocanteuse Madame Legrand。Legrand是十分常见的法国姓氏，此处是为了对比华伦斯坦的罕见称谓。旧货商这一小市民的职业也与华伦斯坦显赫的将军生涯形成对照。

[20] 原文法语：concierge。

[21] 里尔克对他的法文译者贝茨解释说：“活着，看，恐惧，这些是布里格（巴黎）经验的最初主题。每个主题都在要求其反命题，唯其如此才能显露出真实的意义：‘那么，就是说，人们来这儿是为了活，我倒是认为，会在这儿死。’那是噪声。但这里有更可怕的东西：静寂。’我学着看。不知为何，一切都更深地进入了我［……］’。对立——同时秘密关联——在表象和深层的真实之间，在司空见惯和不可表达之间，这种对立在最后那句几乎有讽刺意味的句子中得以总结［……］：‘我也见过空着的出租车开过来，车篷掀开的计时车，按普通价格载客：一个小时的死两法郎。’”（Materialien， S.160f.）

[22] 克洛维一世（481—511），486年打败罗马帝国在高卢的最后一

任总督，创建法兰克王国。克洛维占领北高卢后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23] 原文法语：Voilà votre mort， monsieur。

[24] 里尔克纹章上的动物即为灵缇犬。

[25] 塞夫勒瓷器（Sèvrestasse）：法国塞夫勒产的贵重瓷器。

[26] 乌尔斯戈尔德（Ulsgaard）：布里格父亲的祖宅所在地，虚构的地名。

[27] 参考第36节手记。

[28] 1904年5月9日给Ellen Key的信："[……]我没有父母在乡下的房子，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没有一间小屋，里面有几个老物件和一扇能看到大树的窗[……]"另参考里尔克的诗《秋日》："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选自《里尔克读本》，冯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29] 杜伊勒里宫（Tuilerien）：1559年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去世后，其遗孀卡特琳·德·美第奇决定搬出亡夫居住的卢浮宫，另建新宫。1564年，卡特琳·德·美第奇下旨在卢浮宫西面约250米远的地方营建杜伊勒里宫。"杜伊勒里"的名字来于该处的一座石灰窑（tuileries）。

[30] 香榭丽舍大街（Champs-Elysées）：巴黎八区最著名的街道。

[31] ①第12节手记与里尔克1907年10月12日给克拉拉信中的段落完全一致。这也说明，各节手记并不是按照创作的时间顺序编排的。

[32] 小月亮指的是新月，通常天气会随新月的出现发生变化。1907年10月11日里尔克给克拉拉的信中写道：“从昨天开始，它不再是那么一丁点的单调了。它飘动着、转换着，偶尔还会有一刹那的胡作非为。昨天，当我在珠母般的天空上第一眼重新看到那小小的月亮，我就明白了，它传递着变化，并为之担保。”

[33] 新桥（Pont-Neuf）：塞纳河上年代最久且最为有名的桥梁，建于1606年，位于巴黎市中心。

[34] 原文法语：plans。1909年10月里尔克最感兴趣的画家是保罗·塞尚，他尤其赞赏塞尚以色块构图的绘画方式，但手记中从未明确提到塞尚的名字。

[35] 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印象画派的导师和先驱。

[36] 原文法语：Bouquinisten。

[37] 1902年9月11日里尔克给罗丹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从现在开始，他将遵照罗丹的格言，“日日工作”（toujours travailler）。

[38] 卡巴乔（Vittore Carpaccio，1455—152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叙事体画家，里尔克曾打算为他撰写专题论文。

1904年5月13日写给莎乐美的信："在罗丹的专题论文之后，我打算写卡巴乔，之后是一篇李奥纳多：我所缺少的并不是艺术史的知识（这正是我想要避免的），而是研究者单纯的手艺，那种技术性的准确性和练习，因此我常常不得不羡慕那些年轻人。"

[39] 参考《为沃尔夫伯爵封·卡尔克洛伊特而作》中的片段："哦，诗人们的古老磨难，/他们在应当说话的时候却悲伤起来，/他们永远判断他们的感情/而不是塑造它；他们永远认为/在他们身上显得悲哀或快乐的/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并应在诗中/加以惋惜和庆祝的。正如病人一样/他们需用哭哭啼啼的语言/来描绘他们所患的病痛，/而不是严格地变成这样的文字，/恰似一座大教堂的石匠/坚韧地变成石头的镇静。"（绿原译，译文选自《里尔克读本》，第82页）

[40] 由于放弃了稳定的职业成为作家，里尔克对他的父亲一直怀有负罪感。在1924年8月17日给Hermann Pongs的信中他写道："我怎么会期待他去认同这份职业，这和他所谓的职业是背道而驰。"参考《杜伊诺哀歌》第四首第三节："你，品尝一下我的、/我必然之最初混浊的灌注，父亲，/你就会觉得生活对我是多么苦涩，/我不断长大，你便不断品尝，且忙于/回味如此陌生的未来，检验着/我的朦胧的凝视。"（绿原译，选自《里尔克读本》，第105页）

[41] 1902年3月9日给Ellen Key的信："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变，我倒是愿意考虑，逃去某个彻底的、安静的春天里几个星期，特别是大海；因为我知道海的力量和宽慰。"

[42] 参考里尔克对罗丹工作方式的描写："他什么也不忘记，常常是模特离开之后，他才从大量的回忆里开始他真正的工作。"（，，„Auguste Rodin“， In： Rilke： Samtliche Werke. Hrsg. vom Rilke Archiv in Verb. mit Ruth Sieber-Rilke， Frankfurt am Main， 1955—1966， Bd.5， S.184.）

[43] 指从外部威胁婚姻的情人，里尔克认为这个第三者常常掩盖了婚

姻中真正的冲突。参考里尔克对Gustaf af Geijerstam的《婚姻喜剧（Die Komodie der Ehe）》的评论："在这些书中，作者以如此确凿质朴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根本不需要第三者的婚姻。浪漫文学中总是要捏造出这个入侵者，然而事实上他只是为舞台而设计出东西，以某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人之间总会出现一种分离的力量，第三者便是这种力量的拙劣拟人化。"（Samtliche Werke. Bd.5， S.650f.）

[44] 乌尔内克罗斯特（Urnekloster）：马尔特母亲的祖宅所在地。

[45] 原文法语：malkontent。

[46] 此人无历史记载。

[47] 埃里克·布拉赫（Erik Brahe）：原型是里尔克的表兄艾贡·封·里尔克（Egon von Rilke，1873—1880）。参考第四首《杜伊诺哀歌》："即使我的沉默的祖先再没有/一个人和我坐在一起，没有女人，甚至/再没有长着棕色斜眼的儿童。"（绿原译，选自《里尔克读本》，第105页）

[48] 1925年11月10日里尔克对他的波兰译者胡莱维奇（Hulewicz）解释说："'化掉'：是一种模糊的性格，没有明确的轮廓。这里指的是布拉赫伯爵个性中特有的无限性，你看，他能把死人和未来都当成'实在的'。"

[49] 希比拉女伯爵（Grafin Sibylle）：原型为安娜·希比拉·雷温特洛（Anna Sybilla Reventlow）女伯爵。

[50] 安妮·索菲（Anna Sophie，1693—1743）：大首相康拉德·雷温

特洛（GroBkanzler Conrad Reventlow）之女。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1671—1730）1695年娶了梅克伦堡的伊丽莎白为妻，于1712年重婚再娶安妮·索菲，王后伊丽莎白1721年死去后，安妮·索菲被封为王后。

[51] 罗斯基勒大教堂（Roskilde）：丹麦的罗斯基勒大教堂始建于12世纪70年代，自中世纪开始被用作皇家陵寝，共埋葬了39位国王和王后。

[52] 里尔克对老布拉赫伯爵的这个特点是赞许的。1925年11月10日里尔克在给他的波兰译者胡莱维奇的信中写道："（布里格）不愧是老伯爵布拉厄的孙子。祖父认为一切，已在的或未来的，都是'现存的'。布里格颇具乃祖遗风，也将他精神中以三种不同接受方式获得的积累（指布里格的童年回忆、巴黎的经验和阅读体会。——译注）看成是现存的：他的危机期和阿维尼翁请教皇的危机期等同起来了（参见第61节手记。——译注）——在这些危机期中，一切都曾形于外，现在又都无可挽回地归于内了。重要的并非比自己心灵的光来照亮的更多地拥有被唤醒的回忆，这些回忆并非历史人物或自己过去的形象，而是他危机的词汇。"（译文选自《里尔克传》，第151页） 参考第一首《杜伊诺哀歌》第4节："生者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未免泾渭过于分明。/天使（据说）往往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活人还是死人中间走动。永恒的激流总是/从两个区域冲走了一切世代/并比两者的声音响得更高。"（绿原译，选自《里尔克读本》，第97页）

[53] 原文法语：Bibliothèque nationale，里尔克曾经常在这里工作。1902年9月26日给克拉拉的信："上个星期每天十点到下午五点我都是在国家图书馆里，读了许多书。"1902年10月7日给Holitscher的信："我在国家图书馆里读了很多，［……］波德莱尔，福楼拜［……］"

[54] 指法国田园诗人冯西·雅姆（Francis Jammes，1868—1938），他一生远离巴黎，在法国南部过着宁静的乡居生活。雅姆笃信宗教，热爱自然，诗的灵感多取自宗教及大自然，把神秘和现实混合在一

起。1904年5月里尔克曾计划翻译雅姆。

[55] 原文法语：Boulevard Saint-Michel。

[56] 原文法语：rue Racine。

[57] 里尔克在1903年7月18日给莎乐美的信中写过这一场景："这里还有一些老妇人，个子矮小、眼睛像干涸了的小水洼，她们走到某个墙面突出处，放下手中沉甸甸的篮子。过了片刻，她们又要去提篮子，却不伸出手来，而是慢条斯理、拖泥带水地从袖子里鼓捣出一支生锈的长钩，那钩笔直、自信地搭住篮柄。另外几个老妇人则端着一张旧床头柜抽屉，到处向人兜售那里面咕噜乱滚的二十枚锈迹斑斑的大头针。一个深秋之夜，我站在橱窗前，一个矮老太来到我身旁，不声不响地站着。我起先以为她和我一样也在看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就没加注意。但是最后我被近在咫尺的她搅得心神不安起来，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去注视她那奇怪地合在一起的干枯双手的。一枝细长的旧铅笔从她手中慢慢地冒出头来，越来越长，过了好一会儿才露出全部笔身、全部悲苦的形状来。我说不上这景象何以令人不寒而栗，但我觉得眼前出现了整整一个人生命运，一个漫长的人生命运，一场灾难，这灾难可怕地伸展着，直到那铅笔不再继续变长，微微颤抖着从她那双空手的孤独中凸现出来。我终于明白了，我该买下它……"（此段译文选自《里尔克传》，第117页）

[58] 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早在1902年8月31日给克拉拉的信中里尔克就曾对比过魏尔伦和波德莱尔及马拉美。他认为，与雅姆相反，魏尔伦和波德莱尔是书写人类困境的诗人，但波德莱尔的作品远远好于魏尔伦。1907年10月18日给克拉拉的信中里尔评论道："［书写］贫瘠这方面，魏尔伦之后有了多大的进步啊（如果魏尔伦不是退步的话）。"

[59] 指雅姆。，他不住在巴黎，完全是另一位。

[60] 指雅姆的诗集《De l’Angélus de l’Aube à l’Angélus du Soir》。

[61] 1902年10月18日给Oskar Zwintscher的信：“再也没有Westerwede了，连记忆也几乎没有。——在Westerwede有过大拍卖，所有东西都跑到锤子下面去了。我们把一切都卖掉，只剩下最喜欢的旧东西（画，书，家具），现在这些东西有的在Oberneuland，有的在Heinrich Vogler那。”

[62] 这段手记与1907年10月4日里尔克写给克拉拉的信中的一段完全一致。

[63] 原文法语：rue de Seine。

[64] 法语，花菜。

[65] 原文法语：Crémerie。

[66] 1902年9月28日的信中里尔克提到搬出图里埃大街：“在我的脑海中，我那盏摇摇晃晃、气味刺鼻的可怜的煤油灯和漂亮、豪华、坦然的电灯出现在一起，我所有的想像力都用在了对比上，[……]这损害了我现在的旅店。”

[67] 原文法语：Tête-de-moineau，原意为麻雀头，这里指小块的煤。

[68] 以法国建筑师杜瓦尔（Charles Duval，1800—1876）命名的一类餐厅。

[69] 参考《杜伊诺哀歌》第一首第1节："还有谁我们能/加以利用？不是天使，不是人，/而伶俐的牲畜也注意到/我们并不十分可靠地安居在/这被阐释的世界里。"（绿原译，选自《里尔克读本》，第94页）

[70] 这段引文是波德莱尔的《Petits Poèmes en Prose》的最后一段，原文法语，此段译文选自波德莱尔著，亚丁译：《巴黎的忧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8页。 1903年7月18日给莎乐美的信："睡前我总是读约伯书的第三十章［……］。夜里醒来，寻找我最喜爱的波德莱尔的《petits poèmes en prose》，大声读出那首最美的诗，题目是《A une heure du matin》。你知道它吗？［……］它结束得很宏大［……］。是波德莱尔的祈祷；一次真正的、朴素的祈祷，用双手，笨拙而美，就像俄国人的祈祷。"

[71] 和合版旧约，约伯记30：8，9。

[72] 和合版旧约，约伯记30：12。

[73] 和合版旧约，约伯记30：13。

[74] 和合版旧约，约伯记30：16。

[75] 和合版旧约，约伯记30：17。

[76] 和合版旧约，约伯记30：18。

[77] 和合版旧约，约伯记30：27。

[78] 和合版旧约，约伯记30：31。

[79] 原文法语Salpêterière：意为火药厂、生产硝酸盐的地方，是一家按初建用途命名的巴黎医院。世纪初以神经病专科闻名。1885—1886年期间，弗洛伊德在此求学于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

[80] 原文法语：Chapeau à huit reflets：当时流行的丝质闪光礼帽。

[81] 原文法语：s’il vous plait。

[82] 原文法语，，Riez. Mais riez，riez“。

[83] 原文法语：Dites-nous le mot： avant。

[84] 原文法语：“On n’entend rien. Encore une fois：…”。

[85] 原文法语：Boulevard Saint-Michel，拉丁区主街。

[86] 一封信稿。

[87] 里尔克着重强调这段手记是一封信的草稿。根据Naumann的分析，从“被迫的分别”和“医生”这两处细节推断，这封信很可能是写给莎乐美的。1901年2月里尔克和莎乐美承诺断绝往来，再不会彼此通信。两年后，1903年6月3日里尔克询问莎乐美，是否可以重新通信，并提及这是他自己“最艰难的时刻（die schwerste Stunde）”。这段手记可能写于1903年6月3日之前的几个星期。根据小说上下文也可以看出，这也正是布里格苦难的顶点。（vgl. Naumann，Helmut： Malte-Studien.Untersuchungen zu Aufbau und Aussagegehalt der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von Rainer Maria Rilke，Rheinfelden，1983，S.51f.）

[88] 指圣女日南斐法（St. Geneviève，约422年—约502年），是巴黎的主保圣人。里尔克在此描写的是巴黎先贤祠（Pariser Panthéon）中由法国壁画家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Pierre-Cécile Puvis de Chavannes，1824—1896）创作的壁画《圣·日南斐法的一生》（Life of St. Geneviève），1902年8月31日里尔克见过此画，并在信中表达了他对画家皮维·德·夏凡纳的敬意：“下午：先贤祠里皮维的装饰艺术让我印象颇深。整体效果美得无法模仿——对我是一件大事——某种我自己并不知道但却渴望已久的东西。”此段中描写的细节都能在皮维·德·夏凡纳的壁画中找到。

[89] 《腐尸》（Une Charogne）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的一首，描写了路边的一具动物腐尸。全诗如下：“爱人，想想我们曾经见过的东西，/在凉夏的美丽的早晨：/在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在铺石子的床上横陈，两腿翘得很高，像个淫荡的女子，/冒着热腾腾的毒气，/显出随随便便、恬不知耻的样子，/敞开充满恶臭的肚皮。太阳照射着这具腐败的尸身，/好像要把它烧得熟烂，/要把自然结合在一起的养分/百倍归还伟大的自然。天空对着这壮丽的尸体凝望，/好像一朵开放的花苞，/臭气是那样强烈，你在草地之上/好像被熏得快要昏倒。苍蝇嗡嗡地聚在腐败的肚子上，/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从肚子里钻出来，沿着臭皮囊，/像黏稠的脓一样流动。这些像潮水般汹涌起伏的蛆子/哗啦哗啦地乱撞乱爬，/好像这个被微风吹得膨胀的身体/还在度着繁殖的生涯。这个世界奏出一种奇怪的音乐，/

像水在流，像风在鸣响，/又像簸谷者作出有节奏的动作，/用他的簸箕簸谷一样。形象已经消失，只留下梦影依稀，/就像对着遗忘的画布，/一位画家单单凭着他的记忆，/慢慢描绘出一幅草图。躲在岩石后面、露出愤怒的眼光/望着我们的焦急的狗，/它在等待机会，要从尸骸的身上/再攫取一块剩下的肉。——可是将来，你也要像这臭货一样，/像这令人恐怖的腐尸，/我的眼睛的明星，我的心性的太阳，/你、我的激情，我的天使！是的！优美之女王，你也难以避免，/在领过临终圣事之后，/当你前去那野草繁花之下长眠，/在白骨之间归于腐朽。那时，我的美人，请你告诉它们，/那些吻你吃你的蛆子，/旧爱虽已分解，可是，我已保存/爱的形姿和爱的神髓！”（译文选自波德莱尔著，钱春绮译：《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70—72页）

[90] 布里格批评最后一节诗，因为它再次回到短暂的物质和永恒艺术之美的传统对立中。

[91] 《圣朱利安传奇（La légende de Saint Julien l’hospitalier）》：发表于1877年，是福楼拜的中篇小说集《三故事》中的一篇。该故事取自一则中世纪的传说，朱利安杀死父母后以苦修和善行赎罪，他收留了一位麻风病人，并用自己赤裸的身体帮他取暖，于是这个病人变成了耶稣，带他升天。圣人之所以为圣，正因其超越了私欲和个人的喜恶，这种超然处世的态度也是里尔克对艺术创作的要求：艺术家应该有意识地超越自身局限，尽可能地平等待物，要观察和言说，而不是评判高低贵贱。

[92] 在1907年10月19日给克拉拉的信中有类似的段落。

[93] 参考《杜伊诺哀歌》第三首：“当年你干脆以纤细的身材为他拦住/汹涌的混沌，那些岁月到哪儿去了？/你就这样向他隐瞒了许多；你使那夜间可疑的/房屋变得无害，你从你充满庇护的心中/将更富于人性的空间和他的夜之空间混在一起。/你并没有将夜光放进黑暗中，不，而是放进了/你的更亲近的生存，它仿佛出于友谊而闪耀。/哪儿都没有一声吱嘎你不能微笑着加以解释，/似乎你早就知道，什

么时候地板会表现得……/于是他聆听着，镇静下来。你的出现，温柔地。”（绿原译，选自《里尔克读本》，第102页）

[94] 原文法语：Mouleur，这里指制造石膏面具的人。

[95] 一位在塞纳河溺水而亡的无名女人（L’inconnue de la Seine），直到20世纪50年代，她死后的面部石膏模型仍常被用作墙壁挂饰。

[96] 原文法语：Morgue。这个母题曾被许多表现主义诗人采用（例如Benn，Heym）。

[97] 指作曲家贝多芬（1770—1827）死后的面部模型。

[98] 参考里尔克1914年2月8日写给Magda von Hattingberg的信：在听觉中一无所有，他才能“像原始森林一样呼啸，忘记还有其他的可能，只是听着，恐惧着”。

[99] Thebais：指古埃及的底比斯。

[100] 原文希腊语：Hetaren。

[101] 原文希腊语：Anachoreten。

[102] 贝都因人（Die Beduinen）：分布在西亚和北非广阔的沙漠和荒原地带的游牧阿拉伯人。

[103] 里尔克提醒他的法文译者贝茨：“不能忘记远方，因为当局者迷”（Materialien S.165）。

[104] 1917年7月给Inga Junghanns的信中里尔克解释“不作为的满足”：“他们从音乐中得到满足，某种程度上是受之有愧的，他们其实没有承载起音乐所渴望的神秘的吸收”。

[105] 奥南（Onan）：《圣经》人物。奥南之兄死后无嗣，奥南父亲令其与嫂子交配，奥南不愿替兄长生育，泄精于地。

[106] 原文法语：Courage de luxe。

[107] 一种雕刻在船头上、有颜色的人像，丹麦水手常常把从旧船上取下的船偶放在家中的院子里。里尔克对他的法文译者贝茨解释说：“船偶过去是船的一部分，是老船上幸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块，现在人们把它插在土里，当作北方海岸贫瘠花园里的装饰品”（Materialien S.167）。

[108] 指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1906年5月27日易卜生的《野鸭》在巴黎上演，里尔克与Ellen Key一起看了这出戏，5月29日在给克拉拉的信中里尔克写道：“一位新诗人［……］有一位在盛名中被误解的人。和人们听说的他截然不同。”

[109] 以下两段在内容和语气上与里尔克1903年2月17日给青年诗人卡卜斯（Franz Xaver Kappus）的回信十分相像：“你向外看，是你现在最不应该做的事。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请你走向内心。”（冯至译，选自《里尔克读本》，第358页）

[110] 里尔克在评论许多艺术家（福楼拜，波德莱尔，塞尚，凡高，马奈等）的时候都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即名望对艺术家而言是危险的，他们应保持清醒而不为名誉所惑。例如他笔下的罗丹：“他因盛名而孤独。而到来的名望似乎只是让他更加孤独。因为说到底，名望只是围绕一个新名字产生的所有误解的典范”（Samtliche Werke. Bd. 4， S.515）。

[111] 这些都是易卜生戏剧的主题，可能依次是指《玩偶之家》《建筑师》《群鬼》《罗斯莫庄》《当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参见August Stahl： Rilke Kommentar.zu den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zur erz□hlerischen Prosa， zu den essayistischen Schriften und zum dramatischen Werk.München，1979，S.186）。

[112] 里尔克之所以用这种比喻可能是因为易卜生曾做过药剂师学徒。

[113] 1925年11月10日信中里尔克对他的波兰译者胡莱维奇解释说：“你就在其中，在最神秘的生活的化学反应之处，在它的转化和沉淀里。”

[114] 1925年11月10日信中里尔克对他的波兰译者胡莱维奇解释此处说：“生活，现在的生活，几乎不能再以舞台化的方式表现了，因为它已经退入不可见、退入内心之中，只能通过明显的谣言传达给我们；但剧作者不能坐等它自己显现出来；他必须对这种不露声色的生活施暴。”

[115] 1925年11月10日里尔克在给胡莱维奇的信中提到：“就像易卜生（我们就说是易卜生吧，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就像剧作者为不可见的事件寻找可见的证据，年轻的布里格也希望不断通过现

象和图像把握退入不可见之中的生活；这些现象和图像他有时在童年往事中找到，有时在周遭的巴黎，有时则在阅读的回忆里。所有这一切对他都有同等的价值，它们同样持久，一直在场。［……］”

[116] 文中提到的细节都是在指代易卜生的象征主义戏剧，如《野鸭》中的兔子和阁楼，《群鬼》中窗前的大火和太阳，《布朗德》中的教堂、石崖中的山谷、雪崩（Kommentar S.186f.）。

[117] 1925年11月10日给胡莱维奇的信中里尔克解释说：“易卜生的最后几天是在窗边度过的，他好奇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分不清真实的、要创造的和已创作出来的但仍不确定的人。”

[118] 指英格博格，可能是布里格母亲的一个妹妹。

[119] 在《Nordische Bücher》（1903年1/2月）一文中，里尔克赞扬丹麦作家Herman Bang（1857—1912）“描写女性形象”的“惊人方式”：“他有一种技巧，不去写人物，而是给她们一个动态的起伏的背景，他让她们是白色的，她们的所有变化都是发生在这块白色里的转变”。里尔克也曾对他的法文译者贝茨解释说：“描写女人，让她们能被看见，只有一种方法可用：要把她身边的一切描画出来，却不要提她本人。”

[120] 此处里尔克对他的法文译者贝茨解释说：“不：妈妈没有藏起她的脸，她把手放到太阳穴上，闭上了眼睛；由于下垂的眼睑她的脸沉默下来，但同时又处处明亮；她闭上眼睛，是不想再看到曾经见过的东西，但她要讲述的事件的画面出现在她心里，并点燃了回忆，那些回忆已然从她沉默的脸上透射出来”（Materialien S.167）。

[121] 里尔克对他的法文译者贝茨解释说：“想听的不是声音的音色，而是那惊人的自白的质地和色泽。听到的那一瞬间，她对全世界、甚

至自己隐藏起来的灵魂的状态就成了所谓的现实”（Materialien S.166）。

[122] ①可能是里尔克自己的童年经历。

[123] 参考第35段手记。

[124] 原文法语：Mademoiselle，指马尔特的法国家庭教师。

[125] 丹麦大象勋章。

[126] 里尔克曾有一个姐姐在几周大的时候夭折，里尔克的母亲在他五岁之前一直把他当作女孩抚养。

[127] 参考第43段手记。

[128] 尤尔（JensJuel，1631—1700）：丹麦海军将军。

[129] 丹麦国旗和大象勋章（Dannebrog-und Elefantenordens）：丹麦的高级奖章。

[130] 包塔面具（Bautta）：18世纪的威尼斯面具，与三角帽、披肩和斗篷配套。

[131] 拉瓦特尔（JahannCasparLavater，1741—1801）：18世纪的瑞士牧师，以著作《观相术片段》（PhysiognomischenFragmente）闻名于世。这段引文出于他在丹麦旅游期间所写的日记，丽贝卡指诗人克劳迪乌斯（MatthiasClaudius，1740—1815）的妻子。参见第44段手记注释。

[132] 写于手稿边缘。

[133] 参考第15段手记。

[134]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Ⅳ.，1577—1648）。他最初与勃兰登堡公主Anna Katherine结婚，后者死后，他又娶了并不门当户对的克里斯蒂娜·蒙克（Kristine Munk）。

[135] 艾伦·马尔斯文夫人（Ellen Marsvin）：克里斯蒂娜·蒙克的母亲。

[136] 女伯爵丽昂诺拉·克里斯蒂娜·乌尔菲尔特（Leonora Christina Ulfeldt，1621—1698），丹麦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和克里斯蒂娜·蒙克的女儿，深受克里斯蒂安四世宠爱，她同丹麦最富有的贵族考菲兹·乌尔菲尔特（Corfitz Ulfeldt）结了婚，克里斯蒂安四世把丹麦最高官职——丹麦首相的职务封给了他的女婿，但是，在克里斯蒂安国王晚年时，乌尔菲尔特对待国王却最为冷酷无情。

[137] 汉斯·乌尔里克（Hans Ulrik Gyldenlove）：克里斯蒂安四世的一个私生子。

[138] 乌尔里克·克里斯蒂安（Ulrik Christian Gyldenlove）：克里斯

蒂安四世之子。

[139] 亨利·霍洛克（Henrik Holck，1599—1633）。

[140] 奈梅亨（Nimwegen）：荷兰东部，靠近德国边陲，被认为是荷兰历史最悠久的城市。

[141] 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兄弟。

[142] 里尔克解释说："她没有镜像。"

[143] 青莲（Heliotrop）：一种紫花植物。

[144] 在里尔克看来，艺术创作的前提是不带入个人情绪和偏见的观察。在1902年9月5日写给克拉拉的信中，里尔克提及罗丹时写道："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起话来，他的话十分惊人：……要工作，只有工作。而不该去想要制作出什么来。"

[145] 埃里克·布拉赫伯爵（1722—1756）：因参与政变被处以死刑。

[146] 菲利克斯·利齐诺夫斯基亲王（FelixLichnowski，1814-1848）：法兰克福国家议会保守党领袖（konservativer Abgeordneter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九月起义（September-Aufstand）中因政治立场被杀。

[147] 参见第8段手记。

[148] 马尔特母亲最小的妹妹。

[149] 1886—1891年间里尔克就读于军校。

[150] 六张16世纪早期的壁毯，里尔克在巴黎的法国国立中世纪博物馆（克吕尼博物馆，Musée de Cluny）见过它们（1906年七月之前）。它们挂在布萨克宫中很久无人知晓，直到19世纪才重新被发现。里尔克的描写是根据当时他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挂毯顺序，1946年后博物馆专门为这几张挂毯重建圆形大厅，挂毯顺序有了很大的变化。 有人认为挂毯中的五张（1，2，3，5，6）象征着五种官能，分别为味觉、嗅觉、听觉、触觉和视觉，第4张“致我唯一的渴念”则象征着欲望。中世纪对这五种官能的艺术表现传统是依据亚里士多德对官能由远及近的区分，由此推测，挂毯的可能顺序是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而第四张挂毯应位于第一位，按照里尔克的描写编号则应为4—6—3—2—5—1。但这种解读方式是A.F.Kendrick于1921年最先提出的，里尔克应该对此一无所知。H.Naumann认为这几张挂毯是以中世纪晚期法国的骑士文学为蓝本织就而成的插图，独角兽象征画中女士所心仪的骑士。同时，Naumann也将这六幅挂毯解读为女性甚或人类的成熟和圆满（vgl.Naumann1983，S.95—148）。里尔克本人则将挂毯解读为向“伟大的爱者”和“不及物之爱”的转变过程。

[151] 大部分研究认为画中是一只鹦鹉。

[152] 原文法语：Agraffe。

[153] 原文法语：A mon seul désir。

[154] 1923年6月1日写给Sizzo伯爵夫人的信中，里尔克解释《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第二部第4首时说道："在中世纪，独角兽有一种古老的庄严含义，它象征着贞洁。因此有人说，这种在世俗之人眼中不存在的动物会在处女为它举起的银镜中显现出镜像，它也会同时出现在她的心中，因为她是同样干净、同样神秘的第二面镜子。"

[155] 原文法语Dame à la licorne。

[156] 1882年壁毯被收入巴黎克吕尼博物馆之前，一直保存在奥布松（Aubusson）附近的布萨克（Boussac）宫殿中。

[157] 在1909年11月4日给Elisabeth Freiin Schenk zu Schweinsberg的信中里尔克写道："我们的时代［……］难道不是有什么消融性的东西吗？［……］如今所有伟大的画作和艺术品都在博物馆里，不属于任何人。有人自然会说：那它们就属于所有人。但是我根本不能适应这种公有性；我从来不信。现在一切极为珍贵的东西真的变成天下共有了吗？"

[158] 壁毯上狮子和独角兽披挂的是里昂的乐·维斯特（le Viste）的家族纹章。壁毯可能是克劳德·乐·维斯特（Claude le Viste）的订婚礼物。

[159] 皮埃尔·德·奥布松（Pierre d'Aubusson，1423—1503）：圣约翰骑士团（又称医院骑士团，Johanniterorden）大团长（GroBmeister）。有研究表明壁毯是在他的授意下织就的，里尔克可能是在博物馆目录中读到相关信息。

[160] 伽斯帕拉·斯塔姆帕和葡萄牙女人：参见第58、66节手记注释。

[161] ①1920年8月16日给Hélène Schatzmann的信中，里尔克写道：“花边和首饰，正因为它们大多只被看作是装饰性的东西，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吸引了我——我受到诱惑，想在它们之中发现艺术本身，也就是说，创作者在作品中完成自身且得以神化的圆满转变和魔力。”里尔克自己也有一小套花边收藏（vgl.1909年8月8日给Julie von Nordeck的信）。

[162] 原文法语：Points d’Alenon，阿朗松是诺曼底南部城市。

[163] 瓦朗西纳（Valenciennes）：法国北部城市。

[164] 班什（Binche）：比利时南部城市。

[165] 里尔克解释此处说：“孩子们的愿望没有色差，就像原色，浓烈、鲜明。”

[166] 布雷德伽德大街（Bredgade）：哥本哈根的街道名称，字面意思为“宽阔的街道”。

[167] 布拉赫伯爵讲述的这些故事以拉瓦特尔旅行日记为原型。拉瓦特尔曾在1793年到哥本哈根旅行。另参见第33节手记注释。

[168] 伊曼纽·斯威登堡（Em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的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曾是欧洲最博学的科学家之一。1745年成为灵异体验的追随者，晚年从事圣经以及灵异现象的研究和写作。在1749至1756年间共写了8大册《灵界记闻录》，书中叙述了他在幻觉中对神灵和天使世界的所见所闻。斯威登堡认为上帝、自然和人是统一的整体，这对象征主义而言意义重大。

[169] 圣-日耳曼伯爵（Graf von Saint-Germain，1710—1784）：神秘人物，身世不明，是冒险者、发明家。有人说他会耍蛇和腹语术，是炼金术士，是蔷薇十字团员或被驱逐的国王，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的私生子，预言了法国大革命。据说死于Eckernforde。下文中的贝尔马勒（Belmare）侯爵是他无数化名中的一个。

[170] 黑森卡塞尔的卡尔亲王（Der Land graf Karl von Hessen-Kassel）：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总督。圣日耳曼伯爵在他的宫廷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几年。

[171] 据说圣-日耳曼伯爵会炼金，能制造宝石，改善珍珠的色泽。

[172] 原文法语：Jardin d’Acclimatation。

[173] 原文法语：Figuerie。

[174] 指真理。

[175] 贝恩斯托夫伯爵（Bernstorff，1862—1939）：普鲁士外交官。

[176] 尤莉亚·雷文洛夫（Grafin Friederike Juliane Reventlow，1762—1816）：雷文洛夫伯爵夫人，婚前为西梅尔曼（Schimmelmann）的女伯爵。

[177] 原文拉丁语：Stigmata，与耶稣手上的伤痕同一个位置的痣，神圣的标志。

[178] 1906年3月14日里尔克的父亲死于布拉格，里尔克一天之后赶到，此时他已经离开布拉格十年之久。里尔克在布拉格的“金天使”旅馆住到3月19日。里尔克的母亲未参加葬礼。

[179] 19世纪，人们有种普遍的恐惧，害怕没有真正死去就被埋葬，因此愿意做这种手术。里尔克的父亲在做心脏穿孔手术时，里尔克全程在场。

[180] 贵族家族中最后一位成员死去时的葬礼习俗。

[181] 指哥本哈根。1904年7月3日给莎乐美的信中，里尔克评价哥本哈根时说：“一座绝无仅有的城市，无以言表，消融在微妙的色调中；老的和新的，轻浮的和神秘的，——处处如此，无法把握。”

[182] 朗格利恩（Langelien）和阿马利恩伽德（Amaliengade）均为哥本哈根港口附近的街道。

[183] 德罗宁根的特瓦拉伽德街（Dronningens Tvaeragade）：Bredgade大街的支路。

[184] 里尔克曾在早期的自传体短篇小说《Ewald Tragy》中描写过这一场景：“就连上了年纪的女士也对这位年轻的先生感兴趣。他走过的时候，她们把他放在她们宽广的目光里，打量着；她们作出判断：他的父亲是一个漂亮的男人，现在依然是。可Ewald不是。”（Samtliche Werke .Bd.4，S.515）

[185] 参见第34节手记注释。

[186] 1925年11月10日里尔克在信中对胡莱维奇解释说：“国王按照常规以第三人称对医生说话。”这里是国王询问医生的名字。

[187] 死亡，死亡。

[188] 菲利克斯·阿尔弗尔斯（Felix Arvers，1806—1850）：法国诗人。1906年，这位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诗人在100岁诞辰时被重新发现。

[189] 胡安迪奥（Jean de Dieu，Juan de Dio，1495—1550）：葡萄牙教士，预言家，修会创建者，1690年称圣。1886年成为医院和病人的守护圣人。

[190] 里尔克曾在谈话中提过，他在彼得堡期间（1902年7月28日-8月22日）遇到过一位拉小提琴的邻居。

[191] 普希金（Alexander Sergejewitsch Puschkin，1799-1837）；涅克拉索夫（Nikolai Alexejewitsch Nekrassow，1821-1878）。1924年2月26日给文学史家Alfred Schaer的信中，里尔克曾提及他对这两位俄国诗人印象深刻。

[192] 德文Zeit（时间）的首字母（译注）。

[193] 德文Bank（银行）的首字母（译注）。

[194] 德文kaiserlich（皇家）的首字母（译注）。

[195] 这个医学生的故事以里尔克1907年6月在巴黎的一段亲身经历为基础，在1907年6月19日给克拉拉的信中已有故事的雏形。

[196] 里尔克解释："眼睑下垂是明确的紧张的表现。这个大学生对此感到绝望，就用力把盖子扔到地上，以发泄他无计可施的怒气。"

[197] 在1902年9月17日写给Heinrich Vogeler的信中里尔克解释说："这种生活［巴黎人的生活］是一面有框的小镜子，里面除了照镜子的人自己，什么也没有。而且——正如镜子——归根结底，严格地说，里面一无所有，没有人，没有物；——想要走到它后面的那些，则是供人取乐的猴子。"在里尔克的后期作品中，镜子意味着无法进入的空间，比喻着"不可见的"。

[198] 里尔克下文中的描写让人想到尼德兰画家博斯（Hieronymus Bosch，约1460—约1516）和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约1564—1638，继承了博斯的艺术风格）的画，以及福楼拜的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1874）。1907年11月8日给Sidonie Nádherny von Borutin的信中里尔克提到"勃鲁盖尔怪胎般的特异之处"；1926年6月7日给NannyWunderly-Volkart的信中再次提及"无与伦比的勃鲁盖尔"。

[199] 里尔克认为孤独是艺术家的共性，例如在1902年9月5日给克拉拉的信中，里尔克写道："托尔斯泰家中让人泄气的状况，罗丹房间的不舒适，这些都如出一辙地说明：一定得做出选择，或此或彼。或者是幸福，或者是艺术。"

[200] 这段手记中许多细节都能让人想起塞尚，比较1907年10月（尤其是7日和8日）里尔克信中描写塞尚的片段：“我知道他最后几年的一些事情，那时候他老了，衣衫褴褛，每天去画室的路上都有孩子跟在后面，往他身上扔石头，就像砸一条狗。”“暴躁，多疑，每次去画室的路上都被嘲笑，被讥讽，被欺负。”但里尔克在1907年10月13日给克拉拉的信中提起，这段手记并非针对塞尚，塞尚只是众多“孤独者”之一，孤独者以其存在反抗着“人们”的看法和价值判断。

[201] 格里高利·奥特列别夫（Grischa Otrepow）：伪沙皇，1604—1613年在位。伊凡四世（伊凡雷帝Iwan Grosnij，1530—1584，又称“恐怖的伊凡”Iwan der Schreckliche，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打死王储伊万之后，只剩下两个继承人：弱智儿子费多尔（Fjedor，1557—1598）和幼子季米特里（Dmitiri）。最终伊凡四世宣布立费多尔为王储。费多尔于1584年3月18日登基，成为俄国沙皇费多尔一世（Fjedor I.1557—1598）。1598年费多尔卒，无嗣，他的大舅子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Godunov）谋杀了应该继承王位的季米特里，成为沙皇（1598—1605年在位）。在此后的权利斗争中先后有四个人宣称自己是侥幸逃生的季米特里。其中最有名的是教士格里高利·奥特列别夫，此人在遭到戈东诺夫追杀后逃到波兰。后在波兰的帮助下打回莫斯科近郊。戈东诺夫1605年去世，其子费多尔二世即位，派出督军瓦西里·舒伊斯基前去率兵抵抗，一度击退了伪季米特里，但舒伊斯基向来对戈东诺夫心怀不满，有意取而代之，所以并未认真抵抗伪季米特里，很快就把伪季米特里放进了莫斯科。费多尔二世即位49天即被杀死。1605年6月20日，伪季米特里入主克里姆林宫。在宫内的阿尔汉格尔教堂里停放着伊凡雷帝的灵柩，伪季米特里来到灵柩旁，抚棺恸哭，令周围的王公大臣无不动容，对伪季米特里的身份更是疑云顿消。

[202] 大胆者查理（Karl des Kühnen）：参考第55节手记注释。

[203] 伪季米特里被拥戴登基之后，宣布要把母亲，也就是伊凡雷帝的末任妻子玛丽娅·诺盖（Marie Nagoi）迎回宫中做太后。太后抵达莫斯科后，伪季米特里亲自出城迎接。

[204] 写于手稿边缘。

[205] 里尔克对胡莱维奇解释说："太后承认伪季米特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的骗局的无限性，这没有强化他的自信反而使之消解。"

[206] 玛丽娜·姆尼舍克（Marina Mniczek）是奥特列别夫的波兰妻子，奥特列别夫当年在逃亡波兰的途中与之相识。但玛丽娜不是东正教徒。婚礼和波兰贵族们的到来使莫斯科满城怨声载道。

[207] 奥特列别夫死后，玛丽娜·姆尼舍克又嫁给了第二个伪季米特里。

[208] 舒伊斯基舒伊斯基（Wassili Schuiskij）是戈东诺夫时代沙皇手下的重要武将，当他知道奥特列别夫是伪季米特里后，就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他联络俄国的大贵族们，谎称波兰贵族妄图谋害沙皇，起兵勤王，计划在乱军之中杀死伪季米特里，趁机夺权。

[209] 在舒伊斯基的请求下，沙皇的母亲宣布了真相，称季米特里是骗子，之前她因受到生命威胁，不得不被迫承认他是沙皇。

[210] 夺权者把伪季米特里的尸体扔在红场上的一张桌子上，暴尸三日，并给他戴上面具，以便让迷信的民众相信死者是与魔鬼勾结的巫师。

[211] 大胆者查理（Karldes Kühnen，1433—1477）：最后一个独立

的勃艮第公爵。是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三世与葡萄牙的伊莎贝拉之子，生于第戎（勃艮第都城）。他努力扩张勃艮第公国的力量，企图使之成为完全独立于法国的政治实体。1476年3月和6月，他在格拉松（Granson）和穆尔腾（Murten）被瑞士人打败，从此一蹶不振。1477年1月5日在南锡（Nancy）战役阵亡。几天以后他被野狼啃掉一半脑袋的尸体才被从冰冷的湖水中打捞出来。

[212] 洛桑（Lausanne）：瑞士西部城市。

[213] 格拉松（Granson）战役：1476年2月底，查理开始进攻阿尔萨斯地区，率军1万多人攻打位于格拉松的堡垒。

[214] 塔伦特亲王（Prinz von Tarent），克莱夫大公（Herzog von Cleve），巴登的菲利普（Philipp von Baden）和吉永堡主（Herr von Chateau-Guyon）都是查理的同盟者。

[215] 格拉松、穆尔腾和南锡战役中，与查理为敌的瑞士军队在向前推进时伴有号角。乌里（Uri）是瑞士最初的行政州域，位于瑞士中部。

[216] 天主教会把1月6日定为“三王来朝节”，以纪念耶稣生时东方三王（即三位博士）来朝拜的故事。南锡战役发生于1477年1月5日。

[217] 洛林公爵勒内二世（Herzog René II von Lothringen，1473—1508）：查理曾于1475年占领洛林公国，勒内二世在南锡战役中将其夺回。

[218] 南锡城（Nancy）：洛林公国的首府。洛林公爵勒内二世为了

从查理手中夺回南锡城，曾驻兵围城，导致城内饿殍遍野。

[219] 坎波巴索伯爵（Campobasso）是查理的亲信，南锡战役前投奔了敌方。

[220] 查理的宫廷小丑叫作“Le Glorieux”，路易昂则（Louis-Onze）是法国皇帝路易十一世（1423—1483）的宫廷小丑，这里可能是里尔克的混淆，也可能是对法国国王的讽刺。

[221] 指查理的侍童科罗纳。

[222] 奥利维尔·德·拉马什（Olivier de la Marche）：查理的宫廷总管。

[223] 指查理的侍童科罗纳。

[224] 原文法语：Monseigneur。

[225] 写于手稿边缘。

[226] 里尔克解释：“发现所有生活阶段的同时性和始终如一，本是一件有福之事。但许多使人幸福的观点如果落到不能承受它们的孩子身上，最初就会很沉重，好像一件不明确的任务压在身上。”

[227] 巴格森（Jens Immanuel Baggesen，1764—1826），于伦施

莱格尔（Adam Gottlob ohlenschlager，1779—1850）和沙克斯特拉菲尔（AdolphWilhelm Schack von Straffeld，1769—1826）是三位丹麦作家。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历史小说家和诗人。卡尔德隆（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和诗人。以上提到的作家对于里尔克均意义不大。

[228] 指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德国著名女作家，诗人布伦塔诺（Clemens von Brentano）的妹妹。在歌德死后她发表了《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Kinde.Seinem Denkmal，1835），书中收录了1807年贝蒂娜写给歌德的大量情书。里尔克在1908年8—9月间读过此书，并在贝蒂娜身上看到了他理想中的“伟大的爱者”。在1908年9月5日给Sidonie Náherny的信中里尔克写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准备写新作品的时候读了贝蒂娜·阿尼姆写给歌德的信；我只提到她的信；因为他那些阴郁而尴尬的回答让我疲惫心烦。作为一个男人他多么怯懦，作为一个情人他又是多么心不在焉陈腐守旧，他居然用如此可鄙的垃圾和这位高尚的女士对话！”

[229] 指歌德。

[230] 歌德的回信谨慎，十分简短或是干脆不作答。

[231] 帕特莫斯岛（Patmos）：希腊岛屿，中文《圣经》作拔摩，罗马统治时期为流放地。传说第四福音的作者使徒圣约翰被罗马人流放到此，在岛上的山洞里得到了天启，写下了《启示录》等圣书。1906年里尔克在Brügge看到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1430—1495，尼德兰佛兰德斯画家，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杰出代表人物）的圣约翰祭坛，得知他两手并用。里尔克常用这一母题象征神启性的写作。

[232] 手记的波兰译者胡莱维奇曾向里尔克询问这句引文的出处，1925年11月10日的信中里尔克答道：“我想，是贝蒂娜的札记，可能

是《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里的。”

[233] 先知以利亚（Elias）乘火焰车升天：“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和合版旧约，列王纪下2：11）

[234] 命运和生活在《布里格手记》中代表截然相反的两个范畴，命运是偶然的、历史的、戏剧化的、人为的，而生活则是普遍的、永恒的、无情节的、自然的。

[235] 里尔克笔下的圣人，如福音书的作者圣约翰（参见57节手记），选择孤独，自愿禁欲苦行，以此摆脱命运的束缚，达到自我的解放。

[236] 爱洛漪丝（Heloisen，1101—1164）与哲学家皮埃尔·阿贝拉（Petrus Abalardus，1079—1142）相爱，爱洛漪丝怀孕后二人秘密结婚。爱洛漪丝的叔叔在得知这段秘密的激情后，雇人阉割了熟睡中的阿贝拉，后者被迫出家，爱洛漪丝后来也成为修女，最终二人都死在修道院中。两人的通信流传至今，这段感情也成为后世许多文学家反复使用题材。

[237] 指葡萄牙修女阿尔科弗拉多（Marianna Alcoforado，1640—1723）：被认为给Chevalier Noel Bouton de Chamilly写过五封情书。1907年里尔克曾为这五封信写过一篇文章，并在1913年把它们翻译成德文。

[238] 萨福（Sappho，约前630或者612—约前592或者560），古希腊著名的女抒情诗人，被视为描写女性爱情的圣人。曾在累斯伯斯岛上创立女子学院，从19世纪末开始，萨福成为了女同性恋的代名词。

[239] 巴黎市中心公园。

[240] 法语：报纸。

[241] 原文为Pietà，冯至对这个词的解释如下：“在西方雕刻绘画中表现耶稣死后他的母亲玛丽亚对耶稣悲痛的情景，叫作Pietà。（Pietà是意大利语，有悲悯、虔诚的含义。）这类的作品有时除玛丽亚和已死的耶稣外，还有其他的人，其中最常见的是玛丽亚·马格达雷娜（中文《新约》译为“抹大拉的玛丽亚”）。”参考里尔克的诗《Pietà》：耶稣，我又看见你的双足，/当年一个青年的双足，/我战兢兢脱下鞋来洗濯；/它们在我的头发里迷惑，/像荆棘丛中一只白色的野兽。 我看见你从未爱过的肢体/头一次在这爱情的夜里。/我们从来还不曾躺在一起，/现在只是被人惊奇，监视。 可是看啊，你的手都已撕裂：——/爱人，不是我咬的，不是我。/你心房洞开，人们能够走入：/这本应该只是我的入口。 现在你疲倦了，你疲倦的嘴/无意于吻我苦痛的嘴。——/啊，耶稣，何曾有过我们的时辰？/我二人放射着异彩沉沦。 （冯至译，选自《里尔克读本》，第84页）

[242] 圣叙尔比斯教堂（Saint-Sulpice）：卢森堡公园以北的教堂。

[243] 写于手稿边缘。

[244] 指圣经中聪明的和愚拙的少女，愚拙的少女忘记带油：“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聪明的拿着灯，又盛了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看，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挑亮她们的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你们还是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与他进去共赴婚宴，门就关

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合和本马太福音25：1—13）

[245] 指查理六世（Karl VI，1368—1422）：被称为“疯子查理”（Charles le Fou）。

[246] 宫苑是强权在握的其他国王曾经存在过的证明。

[247] 查理六世在位43年间，他的无数亲眷和臣仆死去。正是他的疯癫，使他在危险和动乱中生命无虞。

[248] 让-沙利耶·格尔森（Jean Charlier Gerson，1363—1429）：巴黎的神学教授和牧师。

[249] 这是格尔森在1405年说过的原话。

[250] 原文为拉丁文：Perva regina，指查理六世的情妇奥黛特·肯迪佛斯（Odette de Champolivers）。事实上奥黛特死在国王之后。

[251] 朱维纳尔（Juvénal des Ursin，1369—1431）：查理六世的亲信。他在史书《查理六世的历史》（Histoire de CharlesVI.）中描写过查理六世爬满跳蚤和寄生虫、沾满污渍的身体，也提到国王只能被强制更衣清洗。这本书也是里尔克所参照的文献。

[252] 查理六世病后，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和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为争夺摄政权混战不休。

[253] 指奥尔良公爵路易一世（1372—1407）：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之子，查理六世之弟。1407年在巴黎街道上被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1371—1419）派遣的刺客刺杀。

[254] 瓦伦丁娜（Valentina）：奥尔良公爵的妻子，维斯康蒂家族的米兰公爵吉安·加莱阿佐之女，死于1408年12月。她深得国王宠信。

[255] 勃艮第公爵的亲信、神学教授Jean Petit1408年3月在巴黎公然为勃艮第公爵谋杀奥尔良公爵的罪行辩护。

[256] 阿尔吉利（Argilly）：法国地名。

[257] 原文法语：Hotelvon Saint-Pol。

[258] 指1382年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二世（1342—1404）在鲁斯贝克（Roosbecke，位于今天比利时境内）成功镇压了起义的弗兰德人。战场上流血很少，多数人被压死、闷死。当时查理六世只有十四岁，菲利普二世把他一同带到战场上。

[259] 1380至1388年，在查理六世未成年期间，菲利普二世与他的两个兄弟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和贝里（Berry）公爵宽宏的约翰摄政法国。

[260] 据说鲁斯贝克战胜前，查理六世曾梦到一头鹿。

[261] 原文法语：RueSaint-Denis。

[262] 基督受难兄弟会（Passionsbrüderschaft）：1402年成立的普通教徒团体，在圣丹尼斯大街的三一医院中（Trinitatshospital）演出圣经中的神秘剧，查理六世曾大力资助。

[263]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1364—1430），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诗人。其父为查理五世的皇家占星师。

[264] 1402年皮桑把她的书《漫长的求学路》（Le Chemin de long estude）献给查理六世。

[265] 皮桑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梦，梦中女预言家希贝尔带她升天，她因此听到了一场讨论谁是世间最好的国王的辩论。

[266] 皮桑还在书中描写过她的婚姻、她的寡居生活和长达十三年的悼期。

[267] 指库迈的希贝尔（Sibylle von Cumaa），古希腊女预言家。

[268] 由宫廷画师Jacquemin Gringonneure发明的纸牌。

[269] 文策尔一世（WenzelI）：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波希米亚的“卡莱尔一世”，KarelI.）之子。波希米亚国王（1378—1419年在位，称瓦茨拉夫四世，VáclavIV），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1378—1400年在位）。1397年查理六世曾与文策尔一世在兰斯（Reims，法国国王加冕处）会谈，商讨解决教会大分裂（Schisma）、恢复一个

教皇的事宜，未果。

[270] 1398年查理六世的祖母布兰奇皇后去世，1409年查理六世的女儿、英格兰皇后、理查德二世的寡妇伊丽莎白去世。

[271] 指大分裂时期（1378—1417）同时存在两个教皇的状况。

[272] 阿维尼翁（Avignon）：法国东南部城市。1309—78年期间，天主教教廷从罗马迁移至此，后来出现两地各立教宗的情形，史称“大分裂”。查理曾于1398年应教皇之邀下榻阿维尼翁。

[273] 指阿维尼翁的教皇宫，由教皇本笃十二世（Benedikt XII）修建，于1362年竣工，前后共有7位教皇在这里居住。里尔克曾于1909年9月参观宫殿。

[274] 原文法语：Estrade。

[275] 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的教皇称为“阿维尼翁之囚”，先后担任阿维尼翁教皇的有克雷芒五世、若望二十二世、本笃十二世、克雷芒六世、英诺森六世、乌尔班五世和格列高利十一世。这几个人全是法国人，全都依附于法王，并把整个教廷和红衣主教团都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

[276] 教皇若望二十二世（Johannes XXII，1245—1334，1316—1334年任教皇）是第二位阿维尼翁教皇。

[277] 里尔克对Inga Junghanns解释：“由于灵魂需要一个立足之地，

迫不得已中迅速出现了一个肉身。”参考1909年10月23日给莎乐美的信中里尔克对阿维尼翁教皇宫的描述：“我在这里逗留了十七天，几乎日日见到巨大的教皇宫。当年教皇们感到自己已从边上开始腐烂，于是决定将自己像装水果罐头一样装进这座与世隔绝、密不通风的城堡，在一种最后的真正激情中蒸煮自己并密封保存起来。这座绝望的建筑尽管人们见到过千次万次，它却是悬筑在一块未必可信的岩块上，只有超越了迄今经历的、可信的一切才能步入其中。”（此段译文选自《里尔克传》，第149页）

[278] 1316年若望二十二世当选为教皇时已是71岁高龄。

[279] 独角兽兽角用于验毒，如果接触食物后变色，则说明食物有毒。

[280] 原文拉丁语：simulaker，指蜡像。

[281] 1321年广为流传的谣言：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头领委托犹太人向基督徒复仇。犹太人则收买麻风病人，让他们污染井水。

[282] 三钟经（das Angelus）：若望二十二世把当时只在傍晚敲响的钟声和祈祷改为每日三次。

[283] 指德国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Ludwig der Bayer，1314—1347），后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若望二十二世多次干涉他的皇权。

[284] 俄国人和亚美尼亚人求助于教皇，以对抗土耳其人。

[285] 教皇布道这年正好八十五岁。

[286] 若望二十二世在1331年11月1日讲解教义时，说蒙福信徒只能在末日审判后才可能见到上帝，这一见解被指控为异端。1334年12月3日若望二十二世撤销此说。

[287] 奥尔西尼（Napoleon Orsini）：帝党红衣主教，若望二十二世的反对者，出身罗马最显赫、古老的家庭。若望试图与之和解，但未果而死。

[288] 即若望二十二世，他的受洗名为雅克·杜埃兹（Jacques Duèse），籍贯在在法国南部的卡奥尔（Cahors）。

[289] 利尼伯爵之子（Pierre de Luxmbourg-Ligny，1369—1387），17岁成为红衣主教，18岁死后称圣。

[290] 此处指圣人死后在天堂复活。

[291] 1925年11月10日里尔克在给他的波兰译者胡莱维奇的信中谈及若望二十二世时写道："卡奥尔的雅克（教皇若望二十二世，流亡教皇中最智慧、宗教上最让人感动、最有创造性的一个）撤销了他的教令。［……］恰恰是这个论点显示出教皇的信仰多么可憎多么脆弱。没有人在彼世进入极乐，这只有在最后审判之后才会发生，彼世和此世一样都还在焦急的等待中，您想一下，对当时的基督徒而言了解到这些意味着什么！这是怎样一种时代困境的画面，基督教的领袖［……］居然把他的不自信扔到了天上去。（马尔特那种寻找确定性的本能一定注意到了这点）而年轻的卢森堡王子，十一岁的红衣主教，十八岁死后立刻被追封为圣人（那个利尼伯爵的儿子），

[……]无异于是对[他的]猜疑的驳斥[……]”

[292] ①在这一段手记中里尔克将若干14世纪的历史事件拼接在一起。参考1912年3月1日给莎乐美的信："我惊奇地注视着，注视着这永远让我不可思议的14世纪，与我们的世纪截然相反：那时候一切内在的就永远是内在的，内在到底，没有特殊的需求，也几乎没有希望为那些程度和状态找到外在的等价物（这也正是当今戏剧的造作、虚假和尴尬）。"1912年3月5日里尔克在给IlseSadée的信中写道："外在过于丰满的世界可能在那时候开始退回到内部。[……]您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在16世纪内心体验向可见的外在转化已经登峰造极，无法再超越。爱和希望，复仇和恨，永远能从外部找到直接、闪亮的现实，这些事实代表它们，描述它们，又很快就违背了它们。一个人在爱，——他的爱就是情人[……]。如果一个人积聚了许多恨，愈演愈烈，这恨就会付诸行动，在谋杀的冲动里成为明确的、悲剧的。"

[293] 指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Jean sans Peur）与奥尔良公爵路易。

[294] 指旺多姆伯爵和拉马尔什伯爵的纠葛（die Grafen von Vendome und Marche）。

[295] 圣丹尼斯（Saint-Denis）：巴黎北部的修道院。

[296] 1936年11月10日里尔克给胡莱维奇的信中解释此处说："所有这些地方都是指国王为了让奥尔良公爵和他的敌人无畏的约翰和解所作出的努力[……]。人们尽可能表演出看得见的行为：就像亲吻、喝同一杯酒、骑同一匹马、同榻而卧，但这场和解的可怕正在于，这些亲昵进一步加深了二者的仇恨。诸如此类的和解还有，比如，因遗产纠葛而追杀的兄弟；[……]受到兄长嫉恨的那个人不得安宁，就算另一个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离他远去。即便如此，兄长的恼怒和嫉妒还是像星星一样留了下来[……]；终其一生都是被追杀的人：他没有自己的生命。"

[297] 富瓦伯爵加斯东·福布斯（Graf von Foix，Gaston III Phobus，1331—1391）。

[298] 富瓦伯爵加斯东三世杀死了他的表兄埃尔诺特（Ernault），因为后者拒绝把卢尔德的宫殿交给他。后来加斯东又意外地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299] 1925年11月10日里尔克在给胡莱维奇的信中解释道："至于富瓦伯爵加斯东·福布斯，我希望您能花点时间，查阅一下福瓦萨尔（Froissart）的编年史中关于他的段落。这里提到的场景是，公爵怀疑他的儿子策划了一场谋杀（他也许是毫不知情地成为了别人的工具），失手杀了他。这个孩子被锁进房间，绝望地扑倒在床上，脸朝着墙壁。公爵走进屋子的时候满心都是怀疑和愤怒，认为男孩一动不动地背对着他是在挑衅，为了让他转过身来，公爵抓住他的脖子，却忘了放下手中的指甲刀，直到刀锋刺穿男孩的动脉他才发现。"

[300] 教皇塞莱斯廷五世（Colestin V）设计的修会僧袍。

[301] 这些都属于葬礼仪式。

[302] 原文为Minstrel，指13到16世纪非骑士出身的行吟诗人。

[303] 原文为Devise，指在氏族纹章上的铭文。

[304] 祈祷开始时的句子，法语，直译为："高贵的神主"。

[305] 晨曲（Tagelied）：12到14世纪出现的一种特殊题材的宫廷恋歌，描写破晓时情人的分别，也译为破晓惜别歌。

[306] 恋歌（Diengedicht）：宫廷骑士文学的一种，主题为骑士对于一位通常已婚的、地位比他高的女性的敬仰和爱慕。

[307] 在1925年11月10日给胡莱维奇的信中里尔克解释道："以弱音，表现出当时某位预感到自己将会被谋杀的人的内心独白。他［……］想到了上帝，想到了复活。他所剩无几的尚有的存在，它本质上的空虚和广阔，使他深受触动。［……］他再也无法自鸣得意于种种风流韵事；那些女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好像被恋歌和诗篇歪曲了。［……］只有私生子，那是他爱过的女人的孩子，在他仰望着的时候（他也并不在场，甚至他的目光也只是在回忆中）她的目光又回来了，他再次认出了她。"

[308] 指富瓦伯爵在傍晚洗手时死去。

[309] 指上文中私生子的目光让他想起的爱人。

[310] 兄弟会创立于巴黎的三一教堂（Dreifaltigkeitskirche），这里可能是里尔克的混淆。

[311] 大天使米迦勒常与魔鬼斗争，是耶稣受难剧中常常出现的人物。

[312] 国王在神志不清的时候（一切都无意义地动着）想起了一桩灾难：1393年的一次婚宴上，国王和宫廷臣仆化妆为野人。年轻的奥尔良公爵很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于是拿着火把走近他们。化妆服起

了火，四个人被活活烧死，国王则被救了下来。为了平息谣言，国王次日在教堂现身，安抚听闻此事的巴黎民众。第61节手记中所写的“平民们于是渴望见国王”可能就是指这件事情。

[313] 奥朗日（Orange）的古罗马圆形露天大剧场，始建于公元1世纪。里尔克在阿维尼翁期间（1909年9月22日—10月8日）曾到此地参观。

[314] 教堂中殿与圣台之间的隔墙。

[315] 里尔克曾在早期作品中试图借助象征主义的戏剧手法、以比利时诗人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的风格摆脱这一困境。

[316] 古希腊的戏剧在素材上都是选用人尽皆知的神话，而现代戏剧的素材可以随心所欲、千变万化，完全不用考虑共性的诉求。据此也可以理解下文中所谓的“共同困境的墙壁”（vgl.Marginalien zu Nietzsche，In：Samtliche Werke.Bd.6，S.172f.）。里尔克也曾向IngaJunghanns强调过现代人共性缺失的这一事实：“人人都通过私下的小妥协解决问题和麻烦，因此不会出现真正的共同困境，也不会出在这种困境之后才会发生的集体的救赎。”

[317] 写于手稿边缘。

[318] 指爱莲诺拉·杜丝（Eleonora Duse，1859—1924），她是当时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曾出演易卜生戏剧中的诺拉。1906年11月6日在易卜生的戏剧《罗斯莫庄》（Rosmersholm）中里尔克第一次见到她，但直到1912年7月才真正认识她本人。

[319] 维罗纳（Verona）：意大利北部城市。

[320] 参见第58节手记注释。

[321] 在这一节手记中明确区分了被爱者和爱者。在里尔克的语汇中，爱者不限于爱某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心怀大爱。里尔克从神话和历史题材中选取女性形象，作为他理想中的“伟大的爱者”，她们都失去了爱人，却因此唤醒、保留下甚至升华出不占有的、“不及物的爱”。“不及物之爱”正是如此把女人们从被爱的客体解放出来，使她们成为爱的主体，最终完成从被爱者到爱者的蜕变。在1908年9月24日给Sidonie Nádherny的信中，里尔克写道：“如果我们想谴责被爱者令人尴尬的凉薄态度就错了，就太高估了他们的意义；他拒绝了一系列大发展的可能；然而，就连歌德也无法限制那种意指向他、不断超越的情感的发展和圆满，一如Graf von Chamilly无法遏止Marianna成长着的灵魂，或Collalt无法遏止爱他的人势不可挡的精彩。”

[322] 据奥维德《变形记》记述，太阳神阿波罗的孙女碧布莉丝（Byblis），爱上了自己的孪生兄弟考努斯（Kaunos），考努斯无法接受碧布莉丝的爱而逃离。碧布莉丝跋山涉水一路追寻到吕凯亚（Lykien），气力耗尽，倒地不起，哭泣不止，最后被变成一眼永不干涸的清泉。

[323] 参见第58节手记注释。

[324] 参见第58节手记注释。

[325] 伽斯帕拉·斯塔姆帕（Gaspara Stampa，1523—1554）：意大利女诗人，她在26岁时爱上Collaltino di Collalto伯爵，三年后被他抛弃。这段不幸的爱情成为她诗歌和日记的灵感之源。

[326] 冯·第伯爵夫人（Grafinvon Die）：13世纪初波蒂埃（Poitiers）的威廉二世的夫人，她爱上了吟游诗人奥朗治的朗波（Raimbaud），保留下来的她的抒情诗中有四首是写给后者的。

[327] 克拉拉·德·安迪兹（Clara d'Anduze）：13世纪普罗旺斯女诗人，她的诗只保留下一首。

[328] 路易丝·拉贝（Louise Labbé，1525—1566）：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女诗人。里尔克曾经翻译过她的24首彼得拉克风格的十四行诗。

[329] 马赛琳娜·德波尔德（Marceline Desbordes，1786—1859）：法国女诗人，她在诗中记述了自己和演员Prosper Lanchantin的不幸婚姻，以及她对作家Henri de Latouche的无望之爱。

[330] 艾丽莎·梅尔科尔（Elisa Mercour，1809—1835）：法国女诗人。

[331] 阿伊斯（Aissé）：法国女作家夏洛特·海蒂（Charlotte Haydée，1694—1733），她四岁的时候被M. de Ferriol在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买下，后来成为巴黎沙龙的核心人物。她的书信集出版于1787年，里尔克于1908年11月读过此书。

[332] 朱莉·勒斯皮纳斯（Julie Lespinasse，1732—1776）：以情诗闻名，她与吉伯特伯爵（Grafe Guibert）的通信发表于1906年，里尔克在1907年6月读过。

[333] 玛丽安娜·德·克莱蒙（Marie-AnnedeClermont，1679—1741）：克莱蒙公主，新婚不久其夫丧命于猎鹿途中。

[334] 克莱门丝·德·布尔日（Clémence de Bourges，1535—1561），未婚夫死后，她也因悲伤而死。路易丝·拉贝曾为她写了24首十四行诗。

[335] 扬·德·图尔奈（Jan de Tournes，1504—1564），里昂的印书商，1555年出版了路易丝·拉贝的作品。

[336] 迪卡（Dika）、安娜克托莉亚（Anaktoria）、吉莉诺（Gyrinno）和阿蒂丝（Atthis）都是萨福的女学生。

[337] 里丁格（JohannElisRidinger，1698—1769），版画家。

[338] 盖伦（Claudius Galenos，约公元131—210），著名的古希腊医生。

[339] 指人们对萨福女同性恋身份的批判和谴责。

[340] 这里指的是Eranna，萨福的一个女学生，可能是死于对萨福的爱情。

[341] 1901年8月17日新婚不久的里尔克在给Emanuel v. Bodman的信中写道：“我感觉，婚姻不是要通过拆除、毁掉所有边界去迅速建立共性，好的婚姻毋宁是这样的，其中每个人都委托另一个做他的孤独的守卫者，对其表现出他能给予的最大信任。两个人在一起是不可

能的，表象上的同在是一种约束，是剥夺其中一个甚或两个人的完整自由和发展才达成的一致。最亲近的人之间依然无限遥远，在意识到这个前提后，倘若他们能爱上他们之间的距离，倒可以毗邻而居。”

[342] 威尼斯特有的尖船。

[343] 参考里尔克1908年初夏的诗《威尼斯的晚秋》：如今这城市再也不象钓饵/捕捉每一个露头的白昼。/你目光所逮，玻璃的宫殿/发出的声音更欠柔和。 片片花园上空的夏神，/宛如一群疲惫、被害的倒悬木偶。/然而从古老森林的骨骼里/意志拔地起、昂着首：好像海军大将一夜之间/就在这警觉的武库中/使苦役船的数目翻了一个跟斗，为了用一条船队给次日清晨的空气抹上焦油。/这船队舵桨飞快，迎着狂风奋勇向前，/升起所有旗帜迎接黎明，闪闪发光，令人忧愁。（选自《里尔克传》，第147页）

[344] 本尼迪克特·冯·克瓦伦（Benedicte Reventlow，本姓为von Qualen，1774—1813）：丹麦作家巴格森曾写给她大量情书，但现存只有她的写于1797年7月4日的一封回信。

[345] 里尔克解释：“当你对于我太多的时候，我不把你交给别人，却可以把你换成某种东西，风和大海的声音，一种香气。你是千变万化的，这样我就可以独自一人而不失去你。”

[346] 里尔克的这首歌词写于1909年12月，背景可能与上文中提到的本尼迪克特·冯·克瓦伦与巴格森的恋情有关。

[347] 及物性是指动词支配直接宾语的性质。“爱”作为及物动词需要搭配确定的宾语，即具体的爱的对象。不及物的爱则摆脱了所爱的“某人”或“某物”的局限，更强调动词本身，是一种无对象的大爱。

[348] 对于里尔克而言，基督耶稣不是沟通世俗和上帝的中介，而是受苦者，是对象和目标，这种“化身”会危及“不及物的爱”。

[349] 马格德堡的麦希蒂尔德（Mechthild，1210—1282/83）：德国神秘主义者，《流溢的上帝之光》（Das flieende Licht der Gottheit）的作者。

[350] 阿维拉的特莱莎（Therese von Avila，1515—1582）：西班牙神秘主义者，1622年称圣。

[351] 利马的圣罗莎（Selige Rose von Lima，1586—1617）：秘鲁神秘主义者，1671年称圣。是利马、秘鲁及南美洲的主保圣女。

[352] 上文提到的神秘主义者与里尔克理想中的“伟大的爱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353] 里尔克对Inga Junghanns解释说：“是的，基督就是‘上帝的宽慰’，由于他，通向上帝变得容易，太容易了，对于那些没有他也能抵达上帝的人而言这太过轻松。”

[354] 指基督耶稣。

[355] 写于手稿边缘。

[356] 阿玛莉·伽利卿（Amalie Galitzin，1748—1806）：18世纪的

文化名人，曾在明斯特举办沙龙，哈曼（Hamann）也是其中的常客。

[357] 这一节手记是里尔克对圣经中浪子故事（新约·路加福音15，11—32）的改写，圣经原文如下：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他任意放荡，浪费钱财。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恰逢那地方有大饥荒，就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什么吃的。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粮食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拥抱着他，连连亲他。儿子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来吃喝庆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开始庆祝。'"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时，听见奏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一个僮仆来，问是什么事。僮仆对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吃光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庆祝。'" 里尔克1905年在马尔堡大教堂中看到一幅壁毯的时候初次产生了运用这个素材的想法。1907年里尔克读到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s）的小说《浪子回家》（Le retour de l'enfant prodigue1907），并于1913年将它译为德语（出版于1914年，莱比锡）。

[358] 海盗岛（Tortuga）：位于海地北海岸多岩石的岛屿，是历史上著名的海盗基地。1630年左右由于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海岸劫持西班牙商船而被法国政府驱赶的海盗就定居于此。

[359] 原文法语：Bucanier。

[360] 坎佩切（Campêche）：墨西哥东南部的一个州。

[361] 维拉科鲁兹（Vera-Cruz）：位于墨西哥东南沿海坎佩切湾的西南岸，是墨西哥东岸的最大港口。

[362] 德奥达·冯·戈丛（Deodat von Gozon）：圣约翰骑士团骑士，违禁杀龙后谦卑地服从了大首领的审判。

[363] 在圣经原文中，浪子离家是为了“任意放荡，浪费钱财”（路加福音15，13）。但在里尔克笔下这个人物离家的动机显然不是为了满足低级的感官欲望。圣经原文中宽容的家人，在此处却成了面目模糊的软弱庸人。

[364] 圣经原文中是放猪。

[365] 雷堡（Les Baux）：也译为波城，是普罗旺斯小镇，位于阿尔勒山脉核心区域，教皇城阿维尼翁南部的军事重地。里尔克1909年9月22日至10月8日在阿维尼翁期间曾到此地游玩。1909年10月23日里尔克在写给莎乐美的信写道：“这是雷堡。是一座城堡，绕其四周的房屋并非堆造而成，而是在石灰岩层上挖出的空洞。”同年10月23日给莎乐美的另一封信中，里尔克描述他的雷堡之行：“吃过早饭，我很快摆脱了监管和店主。之后只和一个话少的牧羊人打交道。我们只是并排站着，两个人都一直看着一个地方。羊群散开，在疏阔的地上，吃着草。”1925年给胡莱维奇的信中，里尔克说：“雷堡：普罗旺斯的风景胜地，牧区，时至今日依然以波城王子的宫殿遗迹著称，在14和15世纪，这个家族以英勇无畏、以男人的伟岸和女人的美貌而闻

名［……］。牧场广阔：因此把牧人放到这里来，紧邻奥朗日剧场的此处，还有雅典卫城。他带着羊群，柔和，永恒，就像云，飘过那些大起大落后依然躁动着的地方。”

[366] 里尔克对此处的解释是，这个家族源起于东方三王中的巴尔退则（Balthazar），因而氏族纹章中有伯利恒马槽上的星星。这颗星有16道光芒。但迷信之人认为16是不祥的数字，他们试图以吉数7对抗16，他们拥有城市、村庄和修道院的数目均是7或7的倍数。”参考1925年里尔克给胡莱维奇的信。

[367] 奥朗日的凯旋门，建造于公元前1世纪，为纪念古罗马将军恺撒的战功。

[368] 阿利斯康（Allyscamps）：阿尔勒的罗马墓地遗址。里尔克本人为《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中的第十首作注时写道："是关于阿尔勒附近著名的古墓地阿利斯康的，在《手记》中也曾谈到此处。"这段诗文如下：向你们问好，你们这我梦萦魂绕/古色古香的石棺石坟，/罗马时代的小溪象一支变化的歌谣/欢唱着流贯你们全身。还有那些绽裂的石棺石坟/好似牧人苏醒，欢乐地睁开眼睛。/里面一派宁静，长满荨麻，/心醉神迷的蛾蝶飞出坟茔。 向你们问好，一切人们从怀疑手里夺来的东西，/这些再度张开的嘴唇/它们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沉默无声。 朋友们，我们对此知还不知？/两者都在人类的面容上/刻出了踌躇的时辰。（译文选自《里尔克传》，第154页）

[369] 原文法语：sa patience de supporter une ame.这句话可能出自圣特蕾莎（die heilige Theresa von Avilla），参考1925年里尔克给胡莱维奇的信。

[370] 罗丹的雕塑《祈祷》（Prière），又名《浪子》。里尔克在Rodin-Monogra-phie（1902）中写道："那不是一个在父亲面前下跪的儿子。这种姿势需要的是一位上帝，作动作的人是一切需要上帝的人。这块石头包含着天地，在这个世界上茕茕独立。"

附录

附录一

［217］手记开头初稿[1]

起初我相信他的脸是最为难忘的，可我觉得它无法描述。他的手也很特别，但我也无话可说。他的性格、声音、某些出人意料的小动作的方式——这一切都消散殆尽，一如他本人影踪全无。或许，这些印象（曾经十分深刻）会再回来，当我老了，变得更平静、更耐心。

倘若现在我强迫自己回想这个人——有段时间他和我一起生活，某一天又从我的生命中离开，轻轻地，就像离开剧院，走过开放的舞台——能想起的唯有那些晚上，那时他这个沉默的人说起话来，越过我不停地说着，好像在我们偏僻房屋的静寂中出现了一个问题，而他一定要去回答。是的，他作答似的讲述着，如果物品会提问，大概就要那样作答；有时候我以为听到了他对自己生命的回忆（我对此一无所知），更多的时候他却似乎掺杂、混淆着不同的生命，可正因如此，他的话才最为可信。

如今多年过去。我住在别处，再未听过他的声音，似乎所有使之颤抖的事情都是我在书中读到的。然而我知道，这本书并不存在，因此，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它应该被写出来。

附录二

［218］手记开头二稿[2]

最后几年一个秋天的晚上，马尔特·劳瑞茨·布里格十分意外地拜访了一位他在巴黎为数不多的熟人。那是一个沉重、湿润、仿佛在不断陷落的晚上；人们打着寒颤，却根本说不出冷在哪里，因为空气暗而温和。将两把靠椅移到炉火边是很舒服的。火漫不经心，慵懒地烧着；它一直躺在木柴上，似乎迫于内在的不安才抬起身，试图再次伸展开来，半睡半醒地扭来扭去。火光在布里格的手上来来回回，那双手以某种疲惫的庄严并列放在一起，就像墓穴板上国王和配偶的肖像。火光的跳动似乎感染了这双安息着的手，坐在对面只能看到这双手的人甚至会觉得它们在工作。马尔特·劳瑞茨·布里格的脸却在一切之外，隐于暗中，他开始自顾自地讲话时，语句从不确定的远处传来。“今天，”他缓缓地说，“今天我明白了。澄明来得如此古怪，向来出人意

料。上公交车的时候，坐下来读手里菜单的时候，侍者在身旁看着别处等待的时候，它就来了——；突然就看不到菜单上有什么了，甚至想不起来要吃东西：因为此刻一种澄明到来，就是此刻，当你以一种疲惫的、不疼不痒的重要性［219］读着食谱、读着酱汁和菜名的时候，它就在此刻走进来，好像灵魂不知道我们在某一个确定的时刻该做什么。今天，在卡波辛大道[3]，这种澄明找上了我，当时我正想走过湿漉漉的车道，穿过络绎不绝的车辆去黎希留路[4]，这时，就在过道中间，我恍然大悟，有一秒钟如此明亮，我不仅看到了十分遥远的回忆，也看到了某些奇特的关联，通过它们，从前我童年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事情与我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它们甚至以某种特殊的优势从所有其他回忆中脱颖而出；我似乎觉得，今后我所有生命之门的钥匙都在其中，那是我尘封的矿藏的咒语，是总能呼唤来帮忙的金号角。似乎当时我被给予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暗示，一种劝诫，一种教义——如今一切流离失所，只是因为我没有遵从教诲，因为我没有理解这个暗示；因为我没有学会，在它们出现、走过的时候不要站起来，它们本不该来，它们无法解释。父亲还能做到，他挣扎过，我看到他如何竭力不再跳起来，——最终他做到了；他一直坐在桌旁，可他的确没有我外祖父那种优雅的从容；它们经过时，他从来吃不下东西；他双手颤抖，面孔歪曲，陌生而可怕。可他毕竟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各地的奇迹［220］都像女人或动物似的，被他的勇气、他的美和坚毅所吸引，找上门来。”

一阵沉默。布里格来拜访的那个年轻人知道，他可能不会再说什么了，虽然很想听他解释、补充已说过的话，他却没有提任何问题，甚至没发出任何声音。可以说，为了不以任何方式影响或干扰他的客人，他努力打消了他心中滋长出的想要听下去的愿望。这时马尔特·劳瑞茨·布里格向前欠了欠身，他的脸探入火光，明明灭灭；现在，另一个人看着这张他从未如此见过的脸。他受到指引，看出这张脸上有着怎样的可能性：许多宏大且奇特的命运的面具从脸型中凸显出来，又再次隐退，沉入无人知晓的生命深处。这些面具上有华美虚浮的特质，但在无尽且迅速的表情变化中也会出现坚硬、闭锁、拒斥的线条；一切都那么强劲紧凑，那么意味深长，观察者几乎大吃一惊地看到了这张脸的舞台内部，他现在明白了，直至此日，他认识的只是这个舞台上堆叠得一成不变的帷幕。

那一刻，炉火灭了，布里格的嘴巴模糊起来，他说：

“那年我十二岁，或至多十三岁。父亲带我去了乌尔内克罗斯特。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去拜访岳父。［221］这两个人自从母亲去世已多年未见。布拉赫伯爵晚年搬回去住的那座古堡，父亲也从未自己去

过。外祖父过世后，那幢奇怪的房子落入他手，我之后再没有见过。我在童年的记忆里找到的，不是一幢房子，它已在我身体里七零八碎；屋子这一间，那一间，走廊不能把它们连接起来，走廊被保存下来，只是一段自在自为的残章。就这样在我体内散落着——房间，楼层，凌乱不堪，各居一隅，另外还有一些狭仄的陡梯，在它们的昏暗中行走，就像血液在静脉里流动。一间间塔屋，高悬的观阁，从小门挤入则不期而至的阳台：——这一切都还在我体内，也永远不会消失。仿佛这房子的景象从无限高处坠下，冲入我，并在我心底碎裂开来。我的每一个器官里都有一块房子，最大的那块在我心中。在那里完整保留下来的，似乎是我们每天傍晚七点聚餐时的大厅。我从未在白天见过这间屋子，我一点也记不起它是否有窗，窗开向何处；每一次，全家人一进去，枝形烛台上就燃起蜡烛，几分钟后我就忘了白昼和外面见过的一切。那高高的、我猜是有拱顶的房间比一切都强大；它以它模糊的高度，以它从不曾被看清的角落，从人的身体里吸走所有的画面，却不给他任何明确的替补。［222］人坐在那，就像溶解了；没有任何意志，任何知觉，没有兴致，也没有抵抗。人就成了虚空。我记得，这种毁灭性的状态最初几乎让我有种晕船似的恶心，我撑不住，只能伸出腿，用脚碰了碰坐在对面的父亲的膝盖。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似乎理解了、或至少容忍了这奇怪的行为，虽然这样的举动在我们之间那种近乎冷漠的关系里无从解释。正是这轻轻的触碰，给了我熬过漫长晚餐的力量。拼命挨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以孩子那种几乎无限的适应力习惯了聚餐时的阴森，无需挣扎就能在桌旁坐上两个小时；现在时间甚至过得相当快了，因为我忙着观察在座的人。外祖父称这是家庭，我也听过其他人使用这个专横的名称。虽然四个人之间有远亲关系，但他们绝非同类。坐在我身旁的舅舅是个老人，他坚硬的焦黑的脸上有几块黑斑，据我所知是火药爆炸的结果；他阴沉而幽怨，以少校身份退伍，现在在古堡中一间我不知道的屋子里尝试炼金，听仆人说他还和一家监狱有往来，［223］每年有人从那给他送一两具尸体，他就把自己和尸体关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切割着，用秘方处理它们，以防止腐烂。他对面是马蒂尔德·布拉赫小姐的位子。她是那种没有明确年龄的人，是我母亲的远房堂妹。她与一个叫做诺尔德男爵的奥地利招魂师频频通信，完全听命于他，不论多小的事情都要先征求他的许可，抑或是他的恩赐，除此之外，我对她一无所知。那时候她特别胖，那松软而慵懒的肥胖浇注进同样漫不经心的宽大的浅色裙子里；她的动作疲惫而模糊，总是泪眼朦胧。然而，她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我想起我柔弱而纤瘦的母亲。每一次久久地观察她，我就能在她的面庞上找到所有那些母亲去世后我再也记不清楚的微妙而温和的线条；直到那时，每日见到马蒂尔德，我才知道死者有怎样的相貌；是的，也许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直到那时，成百上千个细节才在我体内聚集成处处与我同在的死者的面容。后来我才明白，

布拉赫小姐的脸上的确存在所有那些决定了母亲容貌的细节——只不过这些细节扩散开来，就像其中插入了一张陌生的脸，它们扭曲了，彼此再无瓜葛。这位女士身旁坐着一个表亲的小儿子，他大概与我同岁，但比我矮，比我瘦。［224］他细细的苍白的脖子从打着细褶的领口中伸出，又消失在长长的下颌。他薄薄的嘴唇紧闭着，鼻翼微微翕动，他那双漂亮的深棕色眼睛只有一只能动。有时它安静而忧伤地看我一眼，另一只眼睛则永远盯着同一个角落，好像吓呆了，不敢从那移开。长桌上首赫然立着外祖父的那把大沙发椅，一个再无他事可做的仆人把它推到他身下，而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只占用一点点空间。有人称这位重听的、霸道的老先生为阁下或者御前大臣，还有人叫他将军。他自然拥有过这些头衔，但是他任职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到这些称谓几乎不可理解。我甚而觉得，没有哪个固定的名字能安在他身上，他那种在某些时刻格外鲜明的个性总是随时又化开、散掉。我永远下不了决心叫他外祖父，虽然他有时对我很和蔼，还会用一种逗笑的声调叫我的名字、把我喊到他身边去。面对伯爵，全家人都敬畏交杂，只有小小的埃里克才和这位白发苍苍的一家之长有某种亲昵。他那只会动的眼睛时不时默契地飞快看他一眼，而祖父也同样快速地回应着他；漫长的午后，有时候能看到他们出现在幽深的画廊尽头，他们手牵着手，不说话，沿着昏暗的古画走来走去，显然，那是另一种默契。［225］我几乎整天都待在公园里，在外面的山毛榉树丛里，或是在原野上。幸好乌尔内克罗斯特有狗，可以陪着我；或这或那有一户佃农或者管家的院落，我能拿到牛奶、面包和果子。我相信我曾无忧无虑地享受过我的自由，至少后来的几个星期我没有因为晚上的聚餐担惊受怕。我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因为独处是我的快乐；偶尔和狗简短地说几句：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再说，沉默也是家族的特性；我是从父亲那了解这点的，晚餐时鸦雀无声我也不会惊奇。我们刚到的那几天，马蒂尔德·布拉赫格外健谈。她向父亲询问早年国外的熟人，她回忆着遥远的印象。想到死去的女友和一个年轻人，她动容而泣。她暗示说他爱着她，对他那份恳切而无望的爱慕，她却无以回报。父亲礼貌地听着，间或点头同意，只做出最简要的回答。桌子尽头的伯爵垂着嘴角，一直在微笑，他的脸显得比平时大，好像是戴了个面具。有时他自己也会插句话，他的声音与任何人都无关，虽然很轻，却能在整个大厅听到；它就像钟表那种稳定而不知疲倦的滴答声；［226］只要它响起来，静寂就似乎有了一种低沉的共鸣：听得到每一个音节的来和去。布拉赫伯爵认为和父亲谈论他的亡妻、我的母亲，是对他以礼相待。他称她为希比拉女伯爵，他每说完一句话都好像在询问她。不知何故，我甚而觉得，随时会有一个穿白衣的年轻女孩加入我们。我还听过他用同样的声调说起“我们的小安妮·索菲”。有一天当我问起这位似乎外祖父格外喜欢的小姐，才得知他指的是大首相康拉德·雷温特洛的女儿，她曾是弗里德里希四世并不

门当户对的妻子，已长眠在罗斯基勒大教堂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了。时间顺序对他毫无意义，死亡只是他完全无视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凡进入他的记忆，人就存在着，死亡也改变不了什么。这位老先生去世若干年后，人们都在传说，他怎样以同样的固执把未来当作眼下。有一次他和一位年轻的女人说起她的几个儿子，还特别说到了其中一个人的旅行，而这年轻的女士才刚怀孕三个月，她坐在滔滔不绝的老人身旁，吓得几乎晕掉。”

这里停了一下。马尔特·劳瑞茨·布里格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向外看去，年轻人则困惑地坐在椅子里沉思着，直到炉火熄灭成急遽颤抖的红光，他想起来要添柴了。［227］在木头的噪声里，布里格转过身：“我要继续讲下去吗？”他说。

“您讲得累了——”另一个跪在炉火旁答道。

布里格走来走去。他的熟人再次坐下时，他在屋子深处站住，匆匆地说：

“事情开始的时候，我在笑。我大声笑着，静不下来。那个晚上，马蒂尔德·布拉赫缺席了。几乎失明的老仆人走到她的位子上，恭敬地递过去菜肴。他就那样站住不动，过了一会儿才心满意足、又郑重其事地走开，就好像一切都照常继续着。我观察着这个场面，看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但过了一会儿，正当我把一小口食物放进嘴巴里，笑声突然在我脑中腾起。它来得那么快，我呛住了，发出巨大的噪声。虽然我十分尴尬，虽然我极力让自己严肃下来，笑意却反复袭来，完全控制了我。似乎是为了掩饰我的行为，父亲用他缓慢低沉的声音问道：“马蒂尔德病了吗？”外祖父以他的方式微笑着答了一句话，但我自己正手忙脚乱没有留意，那句话大概是：她只是不想见克里斯蒂娜。我身旁黝黑的少校站起身来，含混地嘟哝一句抱歉，向伯爵鞠了一躬，离开了大厅，我也没看出这是哪句话产生的效果。我仅仅留意到，在房主背后门口的地方，［228］少校突然转过身，对小埃里克，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也对我，眨了眨眼、点了点头，似乎让我们跟他出去。我惊讶得止住了折磨我的大笑。我平素从未注意过少校，我不喜欢他；我发现小埃里克也不怎么重视他。晚餐像平时那样没完没了，正吃到甜点时，半明半暗的大厅深处发生了一个动作，我的目光被攫住、朝那看了过去。那扇我以为是永远紧锁的、据说是通向夹楼的门，缓缓地打开了。那一刻我又惊又怕，以全然的新鲜感盯着那里，开启的门口昏暗中，一位瘦高的、穿着浅色衣裙的女士走了进来，又慢慢地走向我们。我不知道我是否动了一下或是叫了一声，椅子翻倒的声响把我的目光从那个诡异的身影上扯开，我看到父亲一跃而起，正脸色死白、垂着紧握的拳头，迎向那位女士。而她，毫不

为这情境所动，悠然而冷漠，一步一步地，穿过没有障碍的空间，穿过只有杯子在某处微微颤抖的、无法描述的静寂，又消失在门对面大厅的墙壁里。［229］那一刻，我注意到，小埃里克深深鞠着躬，在陌生女人身后关上了门。还坐在桌旁的，只有我，我在椅子里沉重不堪，似乎再也无法自己站起来。好大一会儿，我看着，却看不见。接下来我注意到父亲，发现老人还一直抓着他的手臂。父亲怒气冲冲，满脸通红，外祖父笑着他面具般的微笑，手指像苍白的利爪死死地握着他。我还听到他说了什么，听到了一个个音节，却听不懂他的话。可是，它们都深深地落入了我的听觉，两年前的某一天，我在记忆底层找到了它们，那时起，我就懂了。他说："你太冲动了，总管，这不礼貌。你怎么能不让人做他们自己的事？""那是谁？"父亲喊道。"她有权在这里。不是陌生人。克里斯蒂娜·布拉赫。"——彼时又出现了那种古怪的、稀薄的静寂，杯子又开始微微颤抖。然后，父亲猛地挣脱，冲出了大厅。我听见他整夜在房间踱步；因为我也睡不着。快到早上的时候，我突然从某种类似睡眠的状态中惊醒，恐惧让我从心底瘫痪，我看到床边坐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最终，绝望给了我力量，我把头伸出被子，因害怕和无助哭了起来。我哭泣着的眼睛突然清亮了；为了什么都不看，我在泪水下紧闭着它们。可是，一个很近的声音在对我说话，它在我脸旁温柔而甜蜜，［230］我听出：那是马蒂尔德小姐。我立刻平静下来，虽然已经彻底安了心，我却继续让自己被她安抚着；我觉得这种亲昵过于女性化，可还是享受着它，且认为这理所应当。"阿姨，"我终于说出话，并试图在她洇开的脸上集中起母亲的轮廓："阿姨，那位女士是谁？""唉，"布拉赫小姐叹了口气，那叹息让我奇怪，她回答说："一个不幸的女人，我的孩子，那是个不幸的女人。"那天早上，我在一间屋子里看见几个忙着打包的仆人。我想我们要走了；现在离开，也合情合理。也许这也是父亲的打算。我却永远无从得知，在那样一个夜晚之后，是什么让他继续留在乌尔内克罗斯特。我们在那幢房子里又待了八九个星期，忍受着它诡异的压力，又见过克里斯蒂娜·布拉赫三次。那时，她的故事我一无所知。我并不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她在第二次分娩时死去，生下了一个命运多舛、经历残酷的男孩——我不知道，她是死人。但是父亲知道。那个情感强烈，看重因果关系和明确性的他，故作镇定，不去过问，是想强迫自己忍受这奇遇吗？我看到，却不了解他如何挣扎。我经历过，却不明白他最后怎样战胜了自己。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克里斯蒂娜·布拉赫。这次马蒂尔德小姐出现在桌旁。但不同于往常，她像我们刚到的最初几天那样［231］滔滔不绝，讲话没头没尾、乱七八糟。她身上有种不安，使她不停地摆弄头发和衣服——直到最后，她突然大声地叹了口气，出人意料地起身离开了。就在那一刻，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那扇门看去，真的：克里斯蒂娜·布拉赫走了进来。我身旁的少校急遽地动了一下，这个动作也在我身体里蔓延

开来，但他明显已经无力起身了。他棕色的、苍老的、长斑的脸转向一个又一个人，他张着嘴巴，舌头缩在坏掉的牙齿后；然后，这张脸突然不见了，他灰白的脑袋垂在桌上，手臂断掉了一样一上一下，一只枯萎的、长斑的手不知从哪里伸出来、颤抖着。克里斯蒂娜·布拉赫走了过去，一步一步地，像病人一样缓慢，穿过无法描述的静寂，作响的似乎只有一条老狗的呜咽。这时，从那只插满水仙花的银质大天鹅花瓶左侧，突然挤进来老人那带着灰色微笑的大面具。他把酒杯举到父亲面前。我看到，当克里斯蒂娜·布拉赫刚好从他的椅子后面走过时，父亲拿起杯子，仿佛那是极重的东西，把它举起来，离桌面一掌之高。那天夜里，我们离开了。

附录三

手记结尾初稿 [5]

倘若上帝在，那么一切都已完成，我们只是悲哀的、多余的幸存者，无所谓以何种假象的情节终了。我们看不到吗？那个伟大的怕死的人，毁掉了他天性中被赐福的土壤，难道不正是因为他越来越斤斤计较地接受了一位现存的、共有的上帝？当初他抗争一切、发现了他的转换工作 [6] 时，上帝曾怎样鼎力相助啊。不正是在工作中，在极乐的辛劳中，他才开启了他唯一可能的上帝，而那些在他的书中有此经历的人，不也是个个都急不可耐，要从自己心里开始吗？接着却有诱惑者来到他面前，让他看到他所做的微不足道。可依旧自负的他想做大事。引诱者又来了，说服他不要负责，他描写的是想象者和发明者的命运，现实的人却无法掌控命运。最后，诱惑者日日夜夜留在亚斯纳亚（Jassnaja）的乡间别墅 [7] ，壮大了起来。他像一个益发错愕的迷途者，甘愿离开自己心上的事业，绝望地做起所有他不会的行当。在这点可怜的机巧之后，生活对于受惑者缩减为企图。他再也不能明白，生活是不可理解的；他想像读文本那样逐字逐句地分析。不能马上清楚的，他都排除在外，很快一切可以到来的都被划掉，大半个过去都被判处了死刑。而这个时辰，［234］当他弯腰坐下摆弄一只并不想被他制作的鞋子，这个可怜的沉重的时辰就像是最后一刻。鸻鸟在背后潮湿的树丛中鸣叫之时，死亡就在眼前了。他想起那个十三岁时死去的男孩，为什么，凭什么？他想起耶尔（Hyères）残酷的日子， [8] 那时他的兄弟尼古拉突然变了，顺从起来，任人照顾。他自己也变了：他会死吗？他有一种空前的恐惧，他意识到，自己唯一的上帝几乎还没有开始；如果现在死掉，他就无法在彼世生存；人们会为他发育不全的灵魂羞愧不堪，会像早产儿那样把它藏在永恒里。攫住他的，是他的骄傲的全部恐惧，在诱惑面前，恐惧或许能催促他更抓紧创造他私密的上帝，只要他还在做。现在他却不给自己时间，每

一次内心悸动他都会撞到自己意识中坚硬的驳斥；在绝望的好奇里他反复强迫自己忍受死亡的困境，它来了，相似得能以假乱真；然而更可怕的是，他却无法一并获得将死之人把痛苦的力量据为己有、与其合而为一、甚或达到极乐的果决。这幢变了样的房子里发生过太多冤屈，每个人都颓丧地穿行其中。曾经，那个温柔而不自知的公正者 [9] ，她在楼上小屋里安静的此在就如同这房子的守护，可她已经不在了。她是否以她伟大爱者的清明视界预见出死亡之恐怖的入侵？死前几年，她突然在房间避而不出，请求人们给她一间更差的屋子，以防她的死亡在这间好屋子里意犹未尽，以后毁了它。而后她不是也死得那样谨慎、那样干净。她的没有价值的物品被朴素地摆在一起；看起来就好像她留下了它们，因为她想不出什么属于她。出于对现实的畏惧，她什么也没毁掉；一切都在，甚至那只珍珠缀成的小袋子，里面装着有她旧秘密的纸条 [10] ；纸条在那里，仿佛它也不是她的心收获的所有物，而一定要认真地归还到上帝一丝不苟的财产里。为了不引人注意地秘密实现心的庄严，这位伟大的放弃者克止住她爱的音乐，她是否意识到他是在爱里成长起来，是否预料到克止住他的创作将是他悲剧性的错误？直到最后，她无意识地恳求着的目光难道不是在告诉他，她压抑的不是她的创作，而只是他尘世的虚荣？难道不是在她的小屋里，工作的强大力量一次次袭来，不容他想到反对？当他站起身来，十足热忱地走下楼写作时，难道不曾感到理应如此？当他后来窃贼般忙着从作品中拔掉爱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更好的爱者吗？——那时塔季扬娜·亚历山卓夫娜已经不在了。那时他独自一人；独自带着对他内心危险的无名恐惧；独自带着对他不可能的选择的预感；独自和诱惑者为伴；他如此孤独，以至于他惶惑地决定转向那个即刻就能拥有的现成的上帝，那个不能创造却需要上帝的人们约定出来的上帝。从这里就开始了他命运的漫长战争，对此我们无法忽视。他还活着，命运却不再悬于头顶。［236］命运在某处，在我们心的地平线上，堆聚着、威胁着。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传说而忍受，关于一个曾经多产、却想变得贫瘠的人的传说。他的绝望之崖在我们面前拔地而起，上面粗暴的浮雕里他的意志扼杀了他的创作。被他据理镇压之物用惶恐折磨着他，这惶恐说起来就像地震：它变得如此巨大，他竟为了自己的安宁扰乱了世界。

我想象着，在某处草木蔽日的公园里有一块我没找到的纪念碑；一根柱子，上面除了六月的一天和年份什么也没有，那时候他再一次被自己击溃，静静地仰望着，写下来：香气是怎样的，草是怎样的；槭树的叶子变得多么惊人，一只蜜蜂探访着黄色的花，在第十三朵之后它带着收获飞走。这样就会有一种把握，此刻他在着。即便他形销骨蚀的身影在没有日期的灾难里永远消失。即便日渐明了的是，他虽然有任意支配上帝天赋的潜在力量，却无法证明拥有上帝，正如那些败

坏、虚空的人沉沦于上帝，好像上帝是他们尚能沉沦的最简单、最普遍的放纵。

附录四

手记结尾二稿

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起那个异乡的五月清晨？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我会理解它吗？就算不闭上眼睛，我也知道坐在那辆荒诞的三驾马车 [11] 里心情如何，我不明白它为什么有时候急速飞驰，却突然之间，没有过度地，行驶得极其缓慢。有时候我来得及分辨出缓山旁紧密簇集的一棵棵勿忘草，然后，再一次，仿佛我们疾驰而过的风能吹翻离路边太近的潦倒茅屋，最后，同样出人意料地，车行柔软了起来，磕磕绊绊的车轮声消失了，只有三驾马车饱满的铃声和鞭响留在听觉里，轻快地蔓延开来。就在此时，草地上的小路猛然陡转，沿缓坡而下，划入谷底由两座粗胖的门塔标记出来的停车场入口。在老公爵手下，这里曾经站着哨兵；如今只有树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并不弱；我跳起来，摇晃着车夫，请求他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停车别走了。带着婚礼上农人的欢呼，贴着近在咫尺的伟大生活，驶近庄园主宅，虽然还看不到，我却感到它像一个庞然大物。我在第一排树下等着，直到马车转弯远去。我需要静寂。现在是静寂的。那是荒芜而幽深的院子里无序的静寂，园中凋败的砧木气味潮湿，因之而微醉的轻柔春天在它上面萌动。我别无所求，只要这园中的一个小时，为此应付出什么？然而，我已经身在这桦树荫蔽的大道上光影的图案里，我向主宅走去，尽我所能地缓慢。如我所愿，树林右侧有什么在开花，从路上辨认不出；我强行而入：那是一丛陌生的灌木。［238］这是最后的借口了。我以此推后了那个时刻，可这一点延迟又多么微乎其微。此刻除了返照在玻璃门上春天空气的光泽，再也没有什么把我和他隔开。是否有那么一秒钟，他的脸穿透了这反光？我觉得它太小，太老，太凄凉了。然而它就在那，在我面前，事实上，那张脸在很短的时间里衰老了太多太多。成堆的衰老，挖不松的衰老。同时，睁得太大的眼睛仿佛白色的探照灯，投下目光凌厉，眼上鼓起的双眉怒气冲冲；宽大的鼻子显现出不同寻常的克制，倾泻的胡须里则有强大的力量。接着，支撑头颅的萎缩的身体背转过去，走到我前面。现在我看到了长及脖颈的头发，它以细小、柔软的弯曲填满耳后凹陷的空间；它有种羞怯、动人的东西，是小屋里的头发，在房间中生长，习惯了枕头的温暖。

我再也没有在这样的同时性里体验过同情和畏惧。我站在楼上大厅中，里面没有什么比那些家族肖像更昏暗，我对自己说，我有理由高兴。窗户大敞着，清晨成堆涌入，茶炊的银质在宽阔的家宴席桌布上

极度孤独地玩弄着看不见的飘荡的明朗。然而太迟了。如果有人逼迫我，这就是我能说出的全部。我沉浸在肖像里，好像那里有什么必须忘掉的东西，最后我在一幅真正让我全神贯注的画前停下。［239］画的是一个修女，一个女修道院的院长，穿着她严严实实的修会服，可能画于17世纪末，明显出于俄国人之手。画上的一切，连脸都不例外，全都平淡无奇；教规的俗套显然压倒了对象的影响。可突然，在那双手上，发生了奇迹：那是双明确的、十分奇特的手，不对称地交叠成平时祈祷的常用姿势。上帝知道这怎么会发生：质朴的农奴画家放弃了他以前学绘画的手；他突然想到去模仿在眼前现实中看到的，——我必须承认，他惊人成功地达到了它们的真实。他很重视它们，好像除了这双衰老的、合拢的手什么都不存在，好像不忘掉它们对许多事情都至关重要。他渐渐发现了所有的细节，努力把它们全放在轮廓里，因此这双手变得太大了，如今它们在肖像前方，教堂塔楼般高耸着，永永远远。我脑中想，画中女人的命运真的随着这双手会流传下来，然而我同时感到自己和它们纠缠得太久了。我能对这个修女有什么兴趣呢？大概从来没有人知晓她的名字吧。我知道，当时我认为这是我给尴尬找的借口，甚至还在继续看画的时候也没把它当真。然而，绝非如此。如今，过去了这么久，我明白了，这幅画与我休戚相关。［240］一如那些司空见惯的老画，它挂在大厅里，在一个无名女人的表象之下，包含着房子里已存在的灾难。女修道院长无关紧要，或许她的生活对其他人也没有意义。那是她的手，这当然不会让我感动；可在这双怪异的大手上是画家决定性的、摄人心魄的经历，他体察到世界，第一次感同身受地在这双手上尝试他生命的一切幸运和一切艰辛：我在自己心里看到了这些，此刻它正是从内里触动了我。因为，在这幢宅子里一次又一次被压抑下去的，正是如出一辙的经历。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心为那双手的精彩而绽放，他却把许多年月消磨于否决自己。他偏执地支配着他的生命，抗拒着，别有所求。他企图不断用新活动扼杀他内心的使命，使命的催促让他充满惶恐，最后这惶恐如此庞大，他竟为了自己的安宁扰乱了全世界。他现在平静了吗？我站在他面前，强迫自己向上看去，我不知道。我不由自主地环顾左右，任何地方都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在良心上斤斤计较的老人心里停止过斗争。倘若创作的挑战增长得无比巨大，再次在他心中升起，会怎样？若他有权深恐死亡，又会如何？此时终结，他就会像一个最初就停步的人。他害怕死于房子里任何一间屋子。他曾在这里的某处来来回回，想着那个十三岁就死去的男孩，为什么？凭什么？［241］或者他突然想起耶尔残酷的日子，那时他的兄弟尼古拉突然变了，顺从起来，任人照顾。他自己也变了：他会死吗？他有一种空前的恐惧，他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几乎还没有开始；如果现在死掉，他就无法在彼世生存；在那里人们会为他发育不全的灵魂羞愧，会像早产儿那样把它藏在永恒里。他看不到，这恐惧是他骄傲的恐惧。为

了纯粹地展示爱，他从作品中扯出它，用它向所有人施暴，他没有觉察到这里有多少急躁和虚荣。他想赶走荣誉，却不知道他的新声音只是对荣誉更响亮的呼唤。没有人告诉他。我们追踪着这诱惑的过程，几乎不忍心不去寻找也许曾被需要过的天使的痕迹。可真的在这生命近处发现了那个徒然存在过的伟大爱者的时候，我们还是大吃一惊。虽然那时她已经不在了。孩童时起，他不就凭借全部心的本能跟随着塔季扬娜·亚历山卓夫娜吗？后来，不正是在她的小屋里，创作之力一次次以那样本质的喜悦向他袭来，根本想不到拒斥？她曾以爱者的清明视界预见到一切，这样想是迷信吗？彼时她一定知晓将会闯入房宅的死亡的恐怖，难道不是吗？死前几年，她突然在房间避而不出，请求人们给她一间更差的屋子，以防她的死亡在这间好屋子里意犹未尽，以后毁了它。［242］而后她不是也死得那样谨慎、那样干净。她的没有价值的物品被朴素地摆在一起；看起来就好像她留下了它们，因为她想不出什么属于她。或许出于同一个原因，她什么也没毁掉；她不把任何东西看成心里最后的所有物，她认为一切终究都要归还到上帝一丝不苟的财产里，这是符合她心意的。抑或，在那个珍珠缀成的小袋子里留有她旧秘密的纸条，这竟是她沉重的爱最后的任务？它应该到他的手中吗？只要她还在他就无法理解的东西，他应该去读吗？她所有的放弃都不是要克制她内心的创作，而只是他尘世的虚荣。他读了。他责怪她只是为了他父亲的缘故才爱。他几乎处以她死刑。他再也不会明白了。

---

[1] 此版本基于1904年2月写于罗马的手稿。

[2] 此版本基于1904年晚秋写于瑞典的手稿。也可能这段手稿是1904年3月写就草稿的誊清本。

[3] 原文法语：Boulevard des Capucines。

[4] 原文法语：Rue Richelieu。

[5] 在里尔克的手稿中，以下两段关于托尔斯泰的文字依次紧跟在第71节手记之后。这两段手记可能写于1909—1910年间。里尔克与莎乐美曾两次同游俄国（1899年4月25日—6月18日，1900年5月9日—8月22日），其间二人曾多次拜访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晚期否定艺术自主，坚称艺术应该有其社会公用，这种观点里尔克是强烈反对的。

[6] 指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

[7] 指托尔斯泰的庄园。1900年6月1日，里尔克和莎乐美曾到访此地。

[8] 托尔斯泰的弟弟尼古拉在1860年9月20日死于法国南部的耶尔。

[9] 指托尔斯泰的姨妈塔季扬娜·亚力山卓夫娜（Tatjana Alexandrowna），托尔斯泰幼年丧母，由姨妈抚养成人。

[10] 托尔斯泰的父亲曾向她求婚。

[11] 原文俄语：Teljeg。

后记

感谢我的父母。

感谢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导师卫茂平教授。感谢我在鲁尔波鸿大学交流期间的导师Carsten Zelle教授。

鲁尔波鸿大学汉学系的Rüdiger Breuer博士和Alexander Saechtig博士为我解答了许多细节上的问题。在德期间我的法国室友Floride Mahieu帮助审阅了译文中出现的所有法语，一并致谢。

感谢我的编辑彭文曼。

感谢所有翻译过里尔克的前辈。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说明

参考书目

序言

布里格手记

附录

后记